

467636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上海明日書店出版

丁

譯者序

這本譯稿的完成，恰在五卅慘案四週紀念的時候。大家怕還記得南京路上的血痕罷，怕還記得先烈精神的激昂慷慨罷？更易于回想得到的就是那時候反帝運動的風起雲湧，以及民衆力量表現得非常偉大。但是現在呢？

在這樣時代的中國社會裏，竟還會有聯美的主張，而且擁護的人多着哩。美國不是煤油帝國主義者之一嗎？不錯，她國家富些，手段高明些，面目姣好些。可是惡魔固可怕，狐狸精更可怕喲！這本書便能把煤油帝國主義者的真面目道出來。

蘇俄與世界列強的關係，不是一天天險惡起來了嗎？難道世界列強與俄羅斯有夙世的怨讎不成？這其間的內幕還須請這本書來解釋。

煤油的確是世界經濟的重心。戴着假面具的外交家們：天天搗着「和平」

「友善」的鬼，暗地裏都在那裏偷覷着煤油這類的東西。他們的醜態，他們的陰狠，毒辣，刁鑽，……是這本書所描寫的。

這本譯稿，因時間匆促之故，簡直我自己也很不滿意。爲了急切地要把原著者所揭穿的帝國主義者的面龐介紹過來，也就顧不得這些地方了。所以一切的錯誤都由我個人負責，希望讀者能給我以批評，指摘，甚至痛罵。

譯者

導言

這本手稿，在於莫斯科柏林倫敦及紐約，是根據在各該都市所搜集的材料與見聞而成的。我要利用這個機會，感謝德國外交部的文書長徐克博士 (Herr Dr. Zeck)。蘇俄外交委員會的圖書館員佛洛貝涅夫氏 (A. E. Vorobyov)，他會以有趣而寶貴的資料，供給我整理。此外還要說及各國的官吏及煤油業者，他們給我的意見與智識，實在是個莫大的幫助。

除了在書中明指為由布爾希維克代表得來的地方，其餘關於蘇俄政策的陳述，是我個人的意見。但是，在每一椿事實裏，我曾訪問過，俄國的官吏，推解過共產黨員的戰術與心理，研究過蘇維埃的刊物和文書，而且還把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間在俄國蒐集的印象來仔細考慮過。

幾種完全或部分摹抄的文件，未曾印刷。同樣關於莫斯科及他處的租讓條約的事實，迄今還是秘密的。

我非常感謝聯合報社柏林通訊員菲爾德氏的詢問。菲爾德氏說：我們始能述時，全靠他獎勵我，才能進行至完成。同時也要謝新華報（The Nation）的大主筆柯契威氏（Fveda Kirchwey）。

斐西爾路易

一九二六年三月于紐約。

目 錄

譯者序	
導 言	
緒 論	
第一章	巴庫之今
第二章	熱內亞會議與煤油
第三章	在荷蘭首都
第四章	煤油封鎖政策及其結果
第五章	美孚公司與列強承認蘇俄
第六章	蘇維埃油田的租讓

錄 目

第七章	美國日本與俄羅斯
第八章	在波斯王國的種種
緒論	

緒論

列強及強大煤油托辣斯，欲奪獲俄國煤油之努力，便是牠地位重要的最好證據。若是莫蘇爾(Mosul)的石油富源，開始形或歐戰中的軍事行動，其次促進英美間外交上的嚴重危機，最後幾乎把土耳其與英格蘭捲入活躍的敵對中——，暫且不論其範圍是依然不曉得，而且有一個倫敦的專門家，自願要把該地發現的煤油，完全吸盡：那末，各個國家及煤油貴族們，想攫取俄國的巴庫(Baku) 古羅士尼(Grosni) 厄姆巴(Smba) 買麻發(Maikop)的煤油產地，其時間的久長，也就不難想像了！——這是在一國國旗下之任何地方，尋不着有這麼多煤油的土地喲！

煤油會激動墨西哥的革命，會推翻該共和國的許多總統，而且使敵軍越過

其邊境。但是，高加索的石油，比墨西哥更多呢。因為北波斯的油田，一桶油都沒開採過，所以波斯內閣倒了，波斯議院解散了，一位美國領事被殺了，借款被拒絕，美外交部怒得發狂。煤油大王們，一定會覺得，爲了俄國油田的原故，便是再多一些外交騷動，財政陰謀，政治擾亂，軍事活動，以及生命損失，也是值得的。因爲那裏已生產一百餘年，而其地下屯積，還沒有那一個國家能超過牠，便是美國都不能。

估計產油地域的地下油藏，其艱險好像臆測襁褓中的小孩，生了風濕症時，應吸幾許杜松子酒。地質測量的統計，礦務工程師的估價，以及愛國者對于這點的誇大狂，僅足滿足標榜方向的目的而已。但是每一個判斷此地面下之暗櫻綠色液流的體積的人，都一致的把俄國列在一般國家中的頂點附近。

例如，美國石油會的法專氏(E. M. Fanning)說，俄國的煤油富藏，比美國有過之無不及。而其餘的專門家，也有同樣意見。所以我們與俄國石腦油新

狄嘉的經理洛麻夫氏 (G. Lohor) 的觀點相同，即他相信：「關於地下油藏，蘇維埃聯邦實佔世界第一位。除了厄姆巴，與最近發現的大煤油地，以及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 以外，單是牠的最富的煤油區，估計為八千兆大桶。總數還是更多。在另一方面，美洲 (美國與墨西哥) 油田的完全富力，估計為八千萬至九千萬大桶。波斯與土耳其，合計起來，有五十萬至六千萬大桶。」

又有，美國地質測量的彙刊，推想俄國東南部，西伯利亞西南部及高加索地方的石油富藏，總計為五，八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大桶。同時，俄國北部與庫頁島 (Sakhalien) 的估計為九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大桶。換言之，其總量是六，七五五，〇〇〇，〇〇〇大桶。同一統計記錄，波斯，土耳其，及莫蘇爾 (Mosul) 的不過五，八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大桶。同時，依據柯立芝 (Coolidge) 總統所設立的保護煤油同盟部 (Federal oil conservation board) 的最近報告，則在美國的油藏，統計不能超過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大

極了！

無論誰不能否認煤油普遍地日趨重要，所以也沒有人能否認俄國富源，在世界經濟及世界政治上所佔的地位。現在，俄國油田祇生產國際產額的一小部份，但在布爾希維克之處理下，其出品總數是堅定地增加的。而且，現在工業上已採用美國技術，至少巴庫（Baku）地方的四分之三，已經電氣化了。其煤油品的體積，應該是進展而沒有阻礙的。

俄國以外，歐洲祇有極有限的煤油富源。波蘭與羅馬尼亞（Roumania）的油井是衰微了，其餘國家的生產，或是不足輕重，或是依然為一空洞的計畫。眼前美國祇有輸入墨西哥的石油，只供給自己的需要，而美國的大煤油公司，也有開始恐怕喪失牠們海外主顧的徵兆，（這在下文中當詳細討論）因為在西半球可以覓得的任何煤油，都需供她自己的消費。所以今後不到十年，美國將不得不輸入俄國及波斯的瓦斯。這是很在可能範圍內的。

商航，海軍，鐵路，已一天天採用煤油爲燃料了。工程師在每一罅隙及僻地，在數大洲的沙漠及山脈中，不論如何檢索，下十年中的「煤油荒」，是不可避免的。數年內，美國的煤油托辣斯，或不得不放棄外國營業，視爲不可能的負擔，而世界其餘國家的揮發油，徧陳，火油，機器油等，將倚恃蘇俄，波斯，以及莫蘇爾。

普通人都不願把五年或十年後，將要到來的發展，煩擾他的腦力的。但大營業不應如此近視，更不應當作崇高的政爭。昔久以前，有眼光及理解的人，早就投其貪饕的眼光於俄國油產地，尤其是豐富而愉快的高加索地帶了。而且，在歐戰以前，俄國石油工業的大部份是由外國資本直接經營，或間接控制的，如洛特柴爾德 (Rothchilds) 莫荷亞細亞公司 (Foyai Dutch-Shell) 諾貝爾 (Nobels) 等等。

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的戰爭，和俄國內亂與糾紛，以及隨後立即發生

的布爾希維克革命實給列強以武裝爭取高加索（以及太平洋裏的庫頁島）的良好機會。他們從未爲此計劃而有所畏縮。生命，金錢，以及戰爭的合理進行，都因煤油渴慾而犧牲了。爲了煤油之故，漢士氏（Hans）與弗立志氏（Fritz）馬幾默德氏（Machnud）與克麻爾氏（Kernal）都跑到哥倫比亞（Gouria）剛嘉（Ganjia）及其他各地，這種地方，是他們曉得很少而不大留意的。而且，世界安全了好久後，倫敦士人及其威爾士礦夫，依然替英政府及英國石油聯合會（Britishpetro）Association，握着高加索的鐵路。

經過戰爭失敗的不幸災難後，德人與土耳其人，不能再保持高加索了。因爲機械的某種意外結果，英國事業也就結果了。但是，這不能說，牠們對於俄國油田的慾念，就此平息，而且反是激昂起來了！

歐戰勝利，未能把俄國煤油的獎品，給予聯邦中任何國家，他們內部就因此而鬥爭了。大不列顛，法蘭西，比利時與美國——都是和平爭奪中的主角。

今天英法聯合起來抗美，明天法又扶助美國對英，同時英國與美國又覺得表同情是正確的。結果，牠們又同意於分開。因此變化一直繼續。現在。在某種限度內，描寫蘇維埃煤油，在國際政治上，及爭取石油富源時的地位，是一部歷史。但是，這爭鬥是繼續發展的。當然，莫斯科政府的力量，可使軍事動作不適於用，而且可以減少像熱內亞(Genoa)及海牙(The Hague)那樣的戲劇。所以關於這一層，現在的事實，不會像本書所品評的那樣悚人聽聞，神出鬼沒。但是，牠們決不因此而減少興味及重要。真的，對於這巨魔的狡獪法術的研究，如統御世界的煤油托辣斯，能時常秘密的，或公開承認的，運用牠政府的維護之力，一定會像戰時的軍事，戰後的外人煽情，及國際會議的詭計，那樣引人注意。

多麼可悲啊！看到那煤油的鑽石，如何販賣大批軍隊到高加索去。多麼迷亂啊！探究煤油公司，如何動員外交力量，在熱內亞及海牙會議的舞台後面及

綠桌子 (Green Table) 上打起仗來。多麼會使人恍然大悟啊！研求國家的外交政策，如承認及借款等事，受那神通廣大，滑潤而強烈的煤油的影響，究竟到若何程度？以及世界上兩大石油托辣斯間的關係怎樣？——美孚與荷蘭，(Royal Dutch) 及美孚與沁克雷 (Sinclair) 公司間，早受蘇俄煤油富源的影響

了。

第一章 巴庫之爭

一個人酩酊大醉的時候，他的天性便會暴露出來，於是言行都真實了。戰爭時期的國家，也是如此。和平時期，錦冠危服的外交家們，日夕鑽營於利益地位。但當公開爭鬥開始時，國家便立即武裝起來，而「可掠奪時便掠奪」了。

戰爭舞台中，我們未見有比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間，在近東更表現得明顯些的了。在世界大戰的側面觀裏，大規模的軍事活動，不過比隱晦時，能使列強有更廣大的機會，以洩露牠們的貪慾罷了。法國的自衛，大英的侵略，在凡塞爾和約以前，就很早的顯現了；塞佛爾斯條約 (Sevres) 則給牠們以合法與光榮的批准。對於英，這條包括巴勒斯登 (Palestine) 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a) 高加索，北波斯，南波斯，而以第三十五行緯線為中軸。從地中海

伸至印度的廣大的帶子，是表示牠的大帝國地盤及煤油罷了。這兩種是很難判開的。

三國同盟，對於這些地方，也是垂涎欲滴。在大戰的初二年中，德國機密的官僚，爲了同盟國的原故，要求克服阿富汗王。同時在波斯附近的德國軍隊也自己退回了。這個動機便是造成「大帝國。」但是伯林至巴格達（Bagdad）鐵路的理想，不單是「大日耳曼主義」而已，他還沾濡了煤油的氣味。這鐵道是終止於巴格達莫蘇爾石油油田的。對於德國以及英國，美索不達米亞是天然兼備土地與煤油的肥肉呢。

在可能範圍內，歐戰中的德國軍事領袖，曾竭全力以固守伊拉克。失陷時，他們就爲了石油退至高加索。整個戰爭時期中，土耳其帝國也拚命的侵奪俄國以擴展他的土地，雖說爲了「大以色列主義」，但也是石油之故。

戰爭的結果，是近東帝國主義者對於煤油衝突之閉幕，而英國大獲勝利。

在巴勒斯坦，及米索不達米亞，英國的企圖，獲得恆久的成功（恆久不遠是現代可用的意義而已）；在波斯，則有暫時的報酬。不過對於德國的高索英帝國軍隊有二重目標，即巴庫煤油與成大英獅子的另一巢穴。不料英國却被布爾維克主義挫敗了。整個的講起來，這次以「德謨克拉西不天下」的戰爭，却把大英國的煤油富源增加許多倍，並給他以數處新殖民地，更在她日趨崩潰的舊領地上緩衝不少。

收獲的農場，是近東與中東、對於貴重液體及貴重土地的一箭雙鵰事業，是早就開始了。

美石油會的法寧氏這樣寫着：「土耳其反俄的經營，是以巴庫油田為其目的地。英國美索不達米亞的初期經營，（自一九一四年始）主要目的也是保護斯油田的預防策略而已。」但是，很久以前，這個「預防策略」一變而為有計劃的進攻了。一枚英國兵，慢慢地從埃及壓入巴勒斯坦的時候，另

一枝兵同時向北開進美索不達米亞。顯然，這不是看守波斯油田，簡直是攫取莫蘇爾罷了，

簡言之，一九一七年三月，在一種特殊戰役以後，伊拉克（美索不達米亞）的京城巴格達，入於英國手中了。此役外觀爲土耳其圍庫特阿爾伊馬刺（Kut-el-Amara），一百四十七天結果爲坦僧德（Toanshend）將軍之降服。巴格達失陷時，德國及土耳其在波斯美索不達米亞的軍隊，完全集中於莫蘇爾省，因爲同盟國重視伊拉克，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愷撒王發一特令，命豐法爾斐亥因（Von Falkenhayn）再取該國的京城，但頑強的和恩柴倫（Hohenzollern）不管不保，巴格達遂終于留在英國掌握中了。

此時，土耳其其人雖在戰事舞台中遭受英兵的嚴重壓迫，但他們還是調動大批軍隊到俄國前線去。這行動竟如此熱烈！一九一八年六月，敘利亞（Syria）的土耳其軍總司令商杜氏，（Limon Von Sander）埋怨在君士坦丁的德國大

使彭斯篤夫伯爵 (Count Bernstorff) 說，「土耳其人是爲了他們在高加索的無意義的事業，把阿拉伯、巴拉斯登及敘利亞完全犧牲了，」但是這位大使，盡力撫慰他。因我們可以看到，在土耳其的發狂中，還有德國的方略在。商社大人，急於要保持他自己的地位及名譽，當然別有一種興趣；而在君士坦丁及柏林的人，他們對於整個的歐亞戰局，也有更廣大更正確的觀念，也更能在整個策略上，判斷敘利亞與俄國高加索的比較地位。這便是他們決定犧牲前者以加強後者戰線的理由。

當時俄國發生什麼呢？

一九一七年三月，沙皇棄去皇位，恰當英人佔領巴格達時，恰當從特刺俾崇 (Trebizond) 至埃爾斯倫 (Erzerum) 及巴格達的六百里的英俄聯合戰線可以實現的時候。嗣後不久，斯拉夫前線旋即破裂了。俄國農夫渴望和平，急於回到他們的農村及田疇裏去，發揮生產動力，於是解甲而還。現在，抗阻土耳其

其前進的勁旅已經沒有了，蘇丹 (Sultan) 軍隊遂打進 俄國的亞美尼亞 (Armenia)

當時，萬花鏡般的事變，搖動了俄國。彼得格勒 (Petrograd) 的省政府成立了。不過，克倫斯基 (Kerensky) 及其黨羽，玩過數日，倡議繼續戰爭。這樣的統治，不久即無結果地失了羣衆信仰。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只消布爾希維克黨略加顛簸，克倫斯基 的枯朽的根基，立被摧毀。列寧 與 脫洛茨基 領導下的共產黨，工作於「和平」——一切權力屬於蘇維埃」的口號下，現在獲了統治權而開始廣泛的對任何國家休戰了。接着許多緊要的枝節後，布爾希維克黨，被逼而簽訂同盟國所規定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Brest-Litovsk Treaty) 時期是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

俄國的軍隊瓦解，是土耳其進攻喀斯 (Kars) 巴統 (Batum) 以及最後奪取巴庫的信號。四月十五日，土耳其佔巴統。高加索的軍路上的大門，遂失陷

於三國同盟的手裏。後數日，（四月二十二日）亞高加索諸國亦即宣言自治，而建立喬治亞，（Georgia）亞美尼亞，及亞齊爾（Azarbaijan）諸民主國的「外高加索同盟。」這許多小國的領袖，雖曾鄭重宣言，既要維持和平，互相友愛，但一月未過，他們又口角起來了。民主的孟希維克派的喬治亞，原為同盟國的領袖分子，却向亞美尼亞及亞齊爾拜然宣戰；發生的原因好像脫洛茨基所說的爲了「彈丸大的土地」而已。

現在喬治亞又要求德國的親善援助了。此舉正合於德國計畫。三國同盟早已垂涎於巴庫，——而喬治亞又是到巴庫的康莊大道。當孟希維克派，（他們大言不慚的目的，是要在地球上建立社會主義的天國）來請他們到他們美麗的山居裏去的時候。誠想威廉第二，與登保（Hindenburg）盧登多夫（Ludendorff）、豐替爾（von Tirpitz）以及威動的皇黨的目的，是貴族徒羽，多麼額手相慶嘯！在烏克蘭（Ukraine）與克里木半島（Crimea）的德國司令

部，毫不遲疑地立即派出部隊。五月二十五日克蘭遜斯坦(Kress von Kressenstein)將軍部下的三千德軍，在喬治亞的浦的(Poli)港登陸。同日，第夫方斯的高加索議院，被逼解散，而孟希維克首領諾約但及亞(Noi Jordania)宣讀喬治亞孟希維克共和國的獨立宣言。但這獨立，實在是一種很特殊的，因為五月二十八日，德國官僚，與這「獨立」共和國的全權代表欽克利氏，(Chenkeli)簽訂了一個盟書。那上面說，喬治亞的鐵路及全部海軍設備，要在戰爭期間，讓交德人。而且，土耳其有權由巴庫—巴統的油管裏免費徵取石油的盟約，也施行了。此後，直至德人離開時，孟希維克共和國，不過是他們手中的傀儡工具而已。補充部隊由德國開來之後，德軍便打入北波斯，佔領大不里士(Tebriz)，而且土耳其也進一步窺伺亞塞而拜然了，他的首都便是巴庫。恰巧在這個階段，高杜氏(Liman von Sanders)對彭斯多夫伯爵抗議，不肯從他的巴勒斯登敘利亞前線抽調勁旅。但是，到那一天，盧登多天將軍

纔正確說明，當戰事是還決勝負於西部前線時，爲什麼要費這許多精力於高加索。

盧登多夫寫着：「在斯坡（Spa）會議上，欽使大臣同意於任命由巴拉斯登前線回德的克蘭斯大佐（Colonel von Kress）與11衛兵赴第夫斯爲欽使的代表；這是我們對喬治亞的政策。那是加強我們實力上所必要的了。那地方，完全不會有我們所希望的軍事上的補益，但是爲了原料上的供給，我們不得不這樣做。土耳其人在巴統的行爲，更足證明關於這一點，我們不能依靠他們。他們已完全奪取了可利用的軍需品了。所以唯有我們自己去取來，纔得希望巴庫的煤油。」

這位大元帥進一步鼓吹德國燃料來源的悲慘竭蹶。因爲要減少石油消費之故，城市的街道是黑暗的，德國飛機隊的活動力也限制了。關於這方面的事，開始顯露了大禍將臨的現象。盧登多里接續着：「羅馬尼亞的石油生產，

是儘可能的格外增進了。但要想他來彌補匱乏，是在問題以外的，假使轉運輕便，調度得法，在外高加索尤其是巴庫，似乎是可能的，……」於是決定「有許多在巴統至第夫夫斯及巴庫的鐵道上的鐵甲車，經土耳其人之同意，歸克蘭斯大佐運用。自然，最後的問題，還是我們怎樣能取得巴庫。」武夫盧登多夫，悍然吐露了這樣的老實話。

佔領巴庫的計劃，開始形成。亞塞爾拜然共和國採納土耳其所貢獻的助力，而努立 (Nuri) 大人，(有名的恩味氏 (Enver) 的異母兄弟) 他把軍隊開進牠的境內。過後，布爾希維克派曾一度統治巴庫。但也與俄國的其餘部分隔離着，祇能由海道維持一個完美的關係。加之，布爾希維克派斬斷截鐵地反對外人干預的，亞美尼亞國民黨 (達西奈克斯 (Dashnaks)) 則極力主張請英國到巴庫來；因此產生很多的內部軋轢。事實上，達西奈克斯曾真正派一代表至波斯恩柴利 (Enzeli) 的鄧斯忒維爾 (Dunsterville) 陸軍少將處，拍賣巴

■

使鄧斯忒維爾將軍的鄧斯忒軍至恩柴利的冒險事業，是有趣味的。這些冒險事業都是這位將軍自己說出來的。這裏姑且簡單地說一說。將軍于一九一八年二月，同一班官吏們從巴格達地方出發。他的目的是到西波斯去的，在那裏他或許是去抵擋那渺茫的「德國進攻印度」就是用這些少數官吏去阻擋德軍向印度的進兵！這樣的經過數千里既無康莊大道又無鐵路地域的進兵，恐怕需要數百千人，數月時間，及一完善設備的食物，水，及後援辦法罷。怕印度會受由俄國來的武力威嚇，是癡人說夢。巴爾福先生(J. M. Balfour)，是一九二〇年波斯政府的英國財政顧問斯密士先生(Armitage-Smith)的副官，他本身是一位熱烈的擁護帝國主義者，在他的波斯最近事變中說及：「祇須有波斯「行路難」的最少經驗，便足證明要移動大軍經過波斯的計劃，是要受到幾乎無從避免的困苦的。」在鄰近印度的阿富汗，也是如此。可是英國的言論家從未發

于向恩夫愚婦搗這樣的鬼。鄧斯忒維爾的差使的真目標是巴庫，而且有不少人，像波斯的英軍司令珀息雪克爵士（Sir Percy），見到他們凶來，而反駁「印度問題」的宣傳者。他說：「巴格達離巴庫有八百英里呢，決不會有大軍派來的。」

所以，當局決定速派一軍事差使，去把這國家的精銳份子編成一軍隊，以抵抗土耳其人及其主人德人的進攻巴庫。一般人都希望許多小國（喬治亞，亞美尼亞，及亞塞爾拜然）能為祖國而戰，但亞美尼亞人絕無這有做。鄧斯忒維爾少將被任命幹上述工作。他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同一批官吏，從巴格達出發，乘車四十輛，越過西北波斯。恩柴利是他的目標，他希望從那海港進展至巴庫，而後至第夫力斯。」

換言之，不是印度。巴庫煤油纔是目標。他們希望所謂「精銳份子」的土人能幫助英人達到目的。鄧斯忒維爾至西北波斯，即招收白俄將軍畢秋拉可夫

及其部卒一千二百名。最後接受由巴格達來的補充隊，等待明春時機，以跨越裏海直抵巴庫。八月十三日，布爾希維克派決定離開此市。八月十六日鄧斯忒維爾與一千兵丁及許多職火，便露一角於這個舞台上。

雖然，數星期後，大隊土耳其步兵，預備把這城市包圍起來。因此，鄧斯忒維爾未經開火，即偷地坐船回波斯去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土耳其人立即佔領巴庫，（十一月十四日，）立即廢除油田國有了，因為，布爾希維克派曾於五月裏明令宣布油田為國有產業的原故。

土耳其人的駐留，為期甚短。十一月裏，協約國與德國的休戰約簽定了。

結果是土耳其人退出巴庫，而英人於十一月十六日捲土重來。他們從波斯趁船而來，旗艦上載了這次遠征隊的首領湯姆森（Thompson）將軍船上國旗招展的是英國，美國，法國，以及最可注意的久已壽終正寢的沙皇帝國國旗。眨眼英國的整師部隊，屯紮於高加索而英國遂宣布任何同盟國的軍隊，均不得染指其

所得。

從此，英國就在高加索動手了。他們佔取國家銀行，郵局，及電報，法庭等等，而且還擅行國家治安及處理民食的事務。在喬治亞，他們指使孟希維克統治者，說誰是共產黨就要逮捕，誰不是，便釋放。孟希維克派隨時準備執行大英將軍的指使，好像他們在數月前服從德國大佐的命令一樣。

英人對於掌握中的巴庫，自然表示特別興趣，他們第一步手續是在第夫力斯建立英國鐵路管理部，努力於輸運煤油出口的巴庫至巴統的鐵道工作。而且，巴庫—巴統的煤油管經一度查勘，及油站也大大修葺了。

平心而論，英人在巴庫的方法，不是強盜式的。他們幹起來，好像他們的目的不是要儘量竊取些石油就滾蛋的樣子。他們的行動，像子孫萬世居留那裏。他們待遇巴庫，好像是大英帝國裏的新進份子，而不是可掠劫的過路財物。

現在，英人可以綜集其成就，把獲得物引以自傲了。高加索，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及巴勒斯登都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之內。或許更適當些，愉樂的享受，應留給畢畢歐拜煤油公司（Rubi Ebat Oil Company）的董事長，這個公司，是幾個英國公司的結合，牠在巴庫有鉅額的產業就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在倫敦的常年會中，這位實際政治家名喚阿倫氏（Herbert Allen）的，宣言：「在高加索，從里海岸的巴統至裏海岸的，巴庫，以及由富拉狄高加索（Vladikavkaz）向南至第夫力斯，小亞細亞，美索不達米亞及波斯，英國軍隊登場時，幾乎受每一民族與每一宗教之歡迎，因為我們看到我們解放他們之故。——許多是從土耳其的束縛之下，許多是從布爾希維克主義之下。」

接着，更實際的話來了：「在英倫羣島的歷史中，從沒有這樣使英國勢力及商業，可以從和平侵入的機會來創造第二印度，或第二埃及的……」

最後，又把這迷離的形勢坦白地道破如下：「俄國煤油工業，若在英國庇

蔭之下，寬大地籌算，適當的組織，便是英帝國的饒富資產。……好一個絕好機會，自己貢獻給英國政府！使她發生有力的影響於古羅士尼、巴庫，及外裏海油田的無限生產。」

英格蘭是該驚喜的。英國政治家，從比康斐爾爵士 (L. Baconfield) 至柯崇爵士 (L. F. Curzon) 所做的夢，是有絲毫實現性的。俄國佔了四分五裂了，似乎在近東不是一員主角了。英帝國得了土地與煤油，却失了一個世仇。

英格蘭的政策，始終是分化俄國。因此，牠勸告像鄧尼金 (Denikin) 及柯爾卡克 (Kotchak) 那樣的反革命領袖，而供給他們以軍械，軍火，官吏，金錢。薩焚科夫 (Boris Savinkov)，是鄧臬肯的駐巴黎及倫敦代表，因這個資格，他常與察赤爾 (Churchill) 魯意佐治 (Lloyd George) 等人交際。一九二四年八月，在莫斯科受訊同時，他證明：「例如，英國人時常堅執地告訴我，希望建立一獨立的俄國東南部的聯邦，包括北高加索及外高加索。而且

說，蘇聯不過是發報而已，以後亞塞爾拜然及喬治亞會得加入。在這許多話裏面，我感着煤油的氣味。」

英國希望俄國破裂，以便她自己各部份的贊助者和保護者。這可說明鄧臬肯為什麼能受英國的扶助。（他的基礎便是俄國的南部。）因為他們已經扶助了鄧臬肯，所以覺得自己不妨退出了。一九一九年八月，英國的佔領軍隊離開高加索。但是，英國在裏海的海軍分艦隊，裝設新式巨砲；早就暗地裏從巴門移到德彭忒（Derbent）從那裏再遷至鄧把肯那裏。（免得激動亞塞爾拜然的國民黨，所以不公開。）而且在巴舞港還留着衛戍兵在那裏保持門戶開放呢。

齊采林（Cherifin）是蘇維埃的外交委員，解說英國的行動如下：

「一方面，這（退兵）是英國民衆及軍隊的公意造成的，因為公意能使英格蘭不能用英軍繼續鬥爭的原故而英領印度的軍力，又太薄弱。——另一方面

面，這時候，英格蘭是肯定她的敵人（俄國）已經癱瘓了，此外又沒有別一個敵人存在。所以她放寬了心，把高加索放在其工具，即高加索的反動政府手中。」

齊采林同時又說，「在一九一九年，英格蘭肯定我們（布爾希維克黨）不能很遠的進展至高加索的。秋天，魯意佐治在梅休爾士家的宴會上說，這是必然的，在俄國的南俄中俄間，正在醞釀大破裂的時候，南俄無從征服中俄，而中俄也不能併吞兩俄。這樁事對於英格蘭是最好沒有的。因為這是表現始終與大不列顛競爭的大敵人之衰微，也是完成比康斐爾所常常夢想的事情。」

保持軍隊重心於巴統，是有意義的。英國企圖有一天能夠再去。巴黎和會裏，英國政治家倡議承認巴統如國際聯盟保護下之自由國。以前，這意見是列入塞佛爾條約的草案裏的。直到最高會議終於把牠否決了，英國衛戍兵纔離開

巴統（一九二〇年七月七日）。這城市雖移交與喬治亞孟希維克其和國不過英國依然保持着居高臨下的監視態度。

英人注視喬治亞，不是偶然的。無限誠的信任鄧臬肯之成就，加上英國勞工運動方面的激烈反對進一步在俄境侵佔，最後促成高加索的退兵。可是孟希維克的喬治亞，還照舊開放着希望之門，在那兒等候呢。

巴統——巴庫之諸油管，貫通喬治亞。所以她是高加索的鑰匙，管轄着由歐洲至巴庫的道路。巴庫者油的出口必須通過喬治亞。孟希維克在第夫方斯統治一天，英國的機會一天不會消滅。但是，一九二〇年四月布爾希維克派打進巴庫，一九二一年二月，高治亞就布爾希維克化了。

土耳其，德國，英國方面，謀取高加索（特別是巴庫）的七年鬥爭的結果，便是如此。在世界大戰很重要的一章裏，巴庫佔居可判斷勝負的地位，是無疑義的。卡爾治氏（W. J. Childs）以前是英國海軍軍事偵探局裏的職員，而

且是一個公認的東方事務專家，他寫着說：「巴庫若沒有煤油，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一年近東及中東的事變，與實際遭遇的，將有可駭的不同。」事實證實了他的意見。因為巴庫不單是「伸向亞洲的手指」，（好像齊采林看到這城市的地勢後，這樣的形容她。）或許也是世界油田中的巨擘。況且，巴庫的主
人同時還管理得着古羅士尼呢！

要在高加索獲得勝利，軍事耗費是難于避免的。例如，土耳其攻打高加索的戰役，蘇丹損失的兵士，比其餘任何戰事活動要多。德國很遠的從根據地跑來，削弱了前線勢力來佔領這地方。站在軍略的觀點上說，至少在那時候，她是虧本多而贏利少。所以這樣的舉動理由，照盧登多夫坦白地證明的，無非爲了煤油。但不折不撓的莫格蘭反爲長驅直入巴庫的第一人。

所以此後列強努力爭奪高加索煤油時，採取稍和緩圓滑的方法，應該是無理由可驚駭的罷。

第二章 熱內亞會議與煤油

熱內亞是大煤油托辣斯的第一次壟售計劃，由各國外交部之維護，用和平方法來樹立在高加索的地位的。這會議原要召集來加速戰後歐洲的經濟復原的，可是俄國問題，立即淹沒了其他問題，結果釀成會議的崩裂。在全體會議中，或是代表們所交換的公文及覺書裏，竟未能提及俄油問題，連名詞都沒見着。會議紀錄裏明示着，對於石油，像對於氮氣一般的很少涉及。公開的，聚集於熱內亞的魯意佐治；或法國的拔騷（Barthou）；或俄國的齊采林，利文諾夫（Litvinov），克雷沁，（Krassin）拉柯夫斯基（Rakovsky）；或意大利的相士歐，（Schanzer）法克泰，（Facta）或德國的刺斯諾，（Rathenau）威爾士，（Wirth），或貝尼士，（Benes）修尼士，（Theunis）斯柯蒙特，（Skirruniait），以及其他世界上的大政治家，在六星期的會議中，想都沒有想到石油那樣的

可鄙的問題。雖然，煤油佔了熱內亞舞台的中心，是不難證明的。從這點比從公開討論的實際基本問題，更能捉着這會議中誤會與危機的關鍵。蘇維埃煤油，在熱內亞會議的深籌熟慮中，實佔最後決定的位置。而且可以看出，美國由一位「參觀人」為代表，到場不過一部分時間，但是她是最重要的，或許是參與煤油競爭的健將。這是在會議的後台玩的，終於爆裂了會議。

外交家會集於古意大利海港以前數月，美孚煤油公司及英波煤油公司 (Anglo Persian Oil Company)，對於北波斯，巴爾斯登，及美索不達米亞的油田，已經互相同意。但是美孚公司與英荷亞細亞派，對於高加索問題，不能同意。兩公司在高加索都有很濃的興趣，這一個想阻止另一個在那豐富的石油地域上捷足先登。斐德福氏 (A.C. Bedford) 是美孚董事部的主席，在四月十二日，即熱內亞會議開幕後兩天，與倫敦日報的新聞記者的會談中，講及他的公司的地位，非常明晰。

他說：「我們覺得，不論熱內亞會議，或是幾個國家間的私約，應該是沒有開拓俄國富源的企圖。這是該懂得的，經濟機會均等，須保留給全體有關係者。」

現在，煤油業者，尤其是沈默寡言的斐德福式的美孚煤油業者，竟會允許接見這不單是幫助新聞記者而已。至少他，在這「全體有關係者」裏面，自己是行號裏的最高的。他的言論，對於別個有關係者，尤其是英荷公司，有一個很廣泛的暗示。就是，分配巴庫富源時，美孚是讓步到「機會均等」了。這也是明顯的，斐德福先生希望這事情，在會議上，能公開的或不公開的討論一下。最後，斐德福的語氣，要這日報的讀者，設想，開拓俄國石油富源的談判，已經進行，而美孚董事，怕這樁事真的會同意而簽字於熱內亞。在那裏他的競爭者是便于接近布爾希維克的巨頭的。

實在，俄國的倫敦公使克雷沁氏，與英荷公司確在談判。同時，斐德福氏

則利用諾司克力夫的報紙的編幅，刊登警告，說任何人不得侵害他在俄國的利益。而浪漫的波以耳大佐，則在高加索捧英荷公司的場。波以耳以前曾與克雷斯沁氏在倫敦進行談判，現在又跑到南俄去研究英荷的原有資產了。他的接近克雷斯沁，是由柯崇爵士的一封信介紹的。我們記得，柯崇爵士，是在羅散地方，斷言他一生從沒有與煤油業者交談過一次。但柯崇却叫他的副官寫這樣的信：

克蘭沁先生：

波以耳大佐，通知愷特爾斯敦的柯崇侯爵夫人說，英荷公司，很希望能得到蘇維埃政府的租讓，使他們可利用其南俄及高加索的資產，生產煤油。

她囑我來告訴你，茲事是受我們皇帝陛下的政府的批准與保護的。波以耳大佐將爲了這樁事來見你，皇帝陛下的政府深信這談判可以成就，而事體得早日圓滿地解決。

你的最忠實的僕人

奧維，埃斯蒙特 (Esmord Ovey) 簽字

一九二一，十，十九，于外交部。

幾天後，克雷心的秘書的回信說：「波以耳中校，已向克雷沁先生把他所代表的石腦油團體，關於他們以前在南俄及高加索所有的油井的租讓開拓事，說明其觀點與希望了。」

第一，我們必須注意，英荷公司要得着俄國石油租讓的努力，是有英政府的庇護及扶助的。更進一步，柯崇爵士說是「他們在南俄及高加索的資產，」「克雷沁的答覆，則說：「這是他們以前的油井」。二者的差別是很重大的一點。

英荷煤油公司的產業，是以前俄國油田的最大業主。牠創始於一九二二年，這公司購買洛特柴爾德弗而爾氏 (Rithschild Freres) 在巴庫的財產的百

分之八十，其酬資是英國煤油公司股份二四一，二二七磅與荷蘭孔寧克力傑公司 (Dutch Koninklijke Company) 的股金三，八七九，〇〇〇古爾敦 (Guilder) (荷德幣名——譯者註)。以後不久，又從法國商行買進百分之十，因之洛特柴爾德立即僅為英荷公司在巴黎的銀行代表而已。

革命以後，英荷的董事長是特忒定爵士 (Sir Henri Deterding) 斐西爾海軍上將會讚許他：「有拿破崙的勇氣，有克倫威爾 (Cromwell) 的深刻。」他想做高加索大煤油產業的唯一主人。爲了這個目標，以及幻想蘇維埃之沒落，或是牠們的最後承認私有財產權，這條鉅大的鯨魚，開始儘量併吞小魚。於是凡是小公司，完全收買。一九二〇年七月，特忒定先生的會社裏的最富的分公司之一，——勃泰斐西石油公司 (Batavische Petroleum Company) ——在兩個最大的獨立的俄油商行裏買了大批股票——孟泰希夫 (Mantashov) 與梁諾沙夫 (Lianosov)。同時，這公司又獲得俄國最大的製管廠尼可泊爾馬留泊爾

製管廠，貨價二五〇，〇〇〇磅。特忒定佔有這個以後，希望完成他在高加索的所有物，因為這許多工廠可以隨意設置他所需要的油管。

現在，英荷煤油公司的高加索領地的唯一重要競爭者，便是美孚煤油公司。在大戰以前，就有謠傳說，洛克斐勒族垂涎於諾貝爾公司，諾貝爾是幾乎管轄巴庫生產量的百分之四十的，當熱內亞還在開會時，美孚發表下列的言論：

「大戰結束時，諾貝爾公司及新澤稜 (New Jersey) 美孚煤油公司的代表，即開始談判，要把諾貝爾產業的一部分，賣給美孚。很早的在一九二〇年夏，這交易就完成了。在諾貝爾的俄油產業裏，諾貝爾與美孚是同等的股東。從那時起這情形沒有改變過。」

熱內亞舞台就這樣發動了世界兩大煤油巨魔的鬥爭：美孚與英荷。此外，還有別個公司參加。事實上，在熱內亞會議以前，有一百六十個簽名的小公

司，像力敵萬人的煤油公司一樣，主張要求巴庫、古羅士尼、厄姆巴、買麻滋等地的產業。現在當布爾希維克派奪取得高加索時，他們把這些產業收歸國有，因之，任何私有者對於牠的要求，都被拒絕了。雖然，私有者仍謗譏蘇維埃收歸國有的行爲是非法的，且繼續把高加索的某一塊土地某一口油井，稱爲他自己的。各個高加索的煤油公司的現貨，擺在證券交易所裏販賣，還認爲是一種合意的交易品呢。

此時，布爾希維克派正進行煤油田的開拓。一九二一年，俄國平靖的第一年，產生了二四六，四〇〇，〇〇〇普特（Pod俄衡名——譯者註），即四，一〇〇，〇〇〇噸。這表示已有一九一三年標準的百分之四三·九了。但是生產費太大，煤油的家庭消費又很利害的縮減起來，鉅量的出口更不可能，因爲交通事業，殘廢和敵國托辣斯競爭的原故，而且改進及發展的資本，又幾乎完全缺乏，加之，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有些錯誤的，布爾希維克派一定相信在煤油

世界裏的偉大力量，假使不用租讓來解救，他們的政府將不能得鄰國承認，他們的工業將沒有存款，而他們的銀行，將沒有資金。

這是熱內亞會議開幕時的實際形勢。蘇維埃代表帶了煤油租讓的預定策劃蒞會，而克蘭沁在熱內亞對巴黎消息報 (L'Information) 的新聞記者說，以俄國保留一部份油田為條件，俄政府願予每一個列強——法，英，德，意，比，甚至美——以一片土地。克雷沁又接着說，租讓給外國的煤油地的面積，不能多於三千公頃（約七五〇〇英畝），這就是每國可得二百至一千公頃。

現在，熱內亞變成吸引地球上石油業人的磁石了。所以報紙上載着說，這會議是俄油開火的戰場。實際上，大小煤油王，開始麇集於意大利的城市了。他們是來做「參觀人」的。不過每一位的眞目的是想從俄代表身上刮一些東西下來。可是她們完全失敗而做了馬槽裏的狗的事體了。（這是說煤油大王們做了自己不能享受而又不肯給人的鄙夫了——譯者註）有幾位新聞家，以為這

是不可抗拒的進展。所以，四月十三日，曼徹斯特（Manchester）的商務警報（Guardian Commercial）上寫着：「有俄國代表列席的熱內亞會議，討論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煤油。」很早在四月六日開會前四天——路耳（Ruhr）地方重工業者的機關報 Rhinisch Westfälische Zeitung 的巴黎新聞記者拍電說：「許多人相信，熱內亞會議的經過，將完全是煤油的記載。這會議真是美孚煤油公司與英荷公司爭鬥的戰場。」

這樣相信的人，或許不少。因為這兩個世界煤油巨魔的比武，以前已經映現過影子了。認真的人正預備看一齣有趣的武劇。

熱內亞會議的公開議事，始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四月十三日，倫敦日報的主筆斯諦特氏（Wickham Steed）早已電告他的報社說「熱內亞已成布爾希維克派的舞台了，」三天後，他報告他對於這景況的悲觀說，「他們（布爾希維克派）已為這會議的仲裁者了。」開場時的有趣味的主要點，便是沙

皇及克倫斯基時代向外國債主所貸的債務，以及布爾希維克派所藉沒的外人私產。開會後幾天，魯意佐治拔騷及蘇維埃代表間，又開一對於這問題的半公開會議。「利文諾夫堅持著，不論俄人或外人，歸還私產與原主，是絕對不可能的。魯意喬治先生則倡議，一條出路是在租借九十九年的原則上償還。」在這個當兒，協約國宣告對俄國的要求，總計爲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磅。因之利文諾夫提出俄國的反要求爲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磅，因爲要賠償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的內戰及軍事期間，協約國軍隊及他們的俄國朋友們所加的損害。

這會議的公開及公開紀錄的爭執，便集中於這個問題。布爾希維克派拒絕剝奪他們所沒收的財產的國有權，或是承認任何私人對於產業的要求，更談不到賠償。所以在這列強會集的世界法庭上，他們公開的譏弄私有財產的神聖權。法蘭西與比利時都發怒起來了。但從開始時起魯意佐治就採取一種很友善

而懷柔的態度對付俄國人，他竟客氣到不但激起旁人的猜疑而已。

法比的不甘承認魯意佐治所吹噓的借地原則，便是協約國戰線破裂的直接原因。這個竟阻礙了與布爾希維克派的任何協商。

斯諦特於四月二十八日從熱內亞的來電說：「似乎一方面爲英國代表，別方面爲比國代表之間，對於協約國與布爾希維克派協商之基本決定，有一點不同的意見。英國的觀點似乎是，協約國可以採納布爾希維克派的國有主義，假使能把所得的私有財產在九十九年租借原則上，歸還原主。在反對方面呢，比國的觀點是，維持自由保有不動產的原則是必要的，以便保障在俄國的私有財產權，而且這樣纔不會給歐洲各國共產黨一個老大把柄，他們會請求布爾希維克派的先進者，要求宣布各私有財產的所有者，祇保有於九十九年租借的原則上。」

一天一天的，私有財產的問題繼續着。或是在報紙上，或是在會議中，沒

有一字提及煤油。各種討論都集中於「債務」「債主」「沒收」「歸還」等等。英法代表間的關係是堅決的冷淡起來，矛盾也堅定的擴大起來。狡譎的魯佐治也顯然無法緩和英國與法比間觀點的齟齬了，雖然，這分歧不過是學理上的。事實上，在蘇維埃統治下，九十九年租借與自由保持不動產的所有權，其差別好像是六個與半打。若是原主覺得，因為有一天會恣意的取消保障，所以一世紀的協定還是不夠，那末，他們一定會明白對於布爾希維克派歸還他們財產的信念，也是一樣的微乎其微。有一天，俄國也會恣意的取消所歸還的！這是顯然的，英國人與法人及比人間最後所發展的尖銳的破裂，不是他們觀點上這樣比較小的差別所能說明的。原因還要深刻呢。

當時，德國人向這會議擲了他的有名的開花彈，與俄國人簽訂了刺帕羅條約(Rapallo Treaty)。在他的條件上，德國正當的承認了蘇維埃國家，而雙方拒絕了相互間的各种要求。法國人與比國人都勃然大怒。魯意佐治與意大利人

在這運動裏，也是一樣的意見，因為這是很拙劣的，而且在這樣一個不適當的時間，所以很容易激動公怒，反對柏林代表。但是在他們的各部進行中，德俄造成條約的談判的進展，是通知魯意佐治的，過守着秘密罷了。英國代表份子，由刺斯諾及威歐士的通知，是深知底蘊的。對於刺帕維協約的風雨，第一次發作的時候，刺斯諾發表這事實的一相。為避免殃害起見，魯意佐治否認這事實，說他是不曉得這條約的。但是代表團裏的副官們却曉得造成這條約的談判。以後，刺斯諾跟着魯意佐治的正式否認，再肯定他的陳述。他爲了山崩地裂般的抗議，幾乎壓斃了那時候的德國人，所以採用自衛的態度。若使不是老實話，他決不敢發出這樣挑戰的。爲來的。英國人沒有反對俄德間在一九二二年的契約，雖爲緩和同盟國起見，他們會裝腔作勢。但是法人與比人是激烈的。他們要求把德國人從這會議裏摺除出去，而且請求把這件飛來橫禍作爲解散會議的藉口。爲什麼？

五月十一號，柏林的（Lokal Anzeiger）報，一個反動的君主主義者的報紙，無疑的非同情於蘇俄的一份子，曾刊載下列的說明：

「這是他們（美孚煤油團體）僵化了法比的反對刺頓維條約的。這許多商人並不反對俄國的開拓，不過他們以為，現在蘇維埃政府的財政恐慌，是十有利於使他們最後得到俄國油藏的共有權的，而俄國油田又是除美國以外的最大世界富藏。充當美國托辣斯的護衛軍的法國，若沒有美國的協助，將不會這樣的反對大不列顛。」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實在的陣容：法國與比國是受美孚的庇護而主張牠的觀點的。就是允許美孚佔有這份產業而照常號稱為與諾貝爾的交涉。或是抑止各商行，使不能與蘇維埃政府發生關係。在另一方面，英政府扶助英荷公司的努力，以便從布爾希維克派獲得很大的租讓。意大利很冷淡的做英國的手，而德國則守中立。

這許多星期裏，會議中的協約國，碌碌于想爲私有財產問題，起草對俄的哀的美敦書，但沒有得到各方同意。魯意佐治既不能容許法比的原則，法比集團也不肯向英人讓步。

不久，高加索煤油完全租讓與英荷公司的謠傳，開始流行了。騰普斯報 (Temps) 的熱內亞新聞記者羅丹氏 (Rodin) 把一篇長而駭人聽聞的消息，電告他的報紙，他肯定地說，租讓與英荷的事已經簽定了，這激動是不可限量的。否認與宣言閃爍於空氣之中。五月二日路透社 (Reute Agency) 從熱內亞送來這樣一個電報：「俄國代表坦白地否認任何租讓與英煤油公司或是荷蘭公司的事實。雖是今天克雷沁先生允許英國公司，荷蘭公司，英波公司，與蘇維埃當局對於這問題有所商榷，可是，蘇維埃是反對任何租讓原則的，所以一定不會與一普通性質的同意起來。他們可以協定局部的租讓，可是這還要等到蘇維埃政府承認後纔行。克雷沁先生又說，美孚煤油公司，並未開過價。」

週日，向倫敦亞細亞族(Shell House)探問，關於這謠傳的煤油租讓，也是徒然的……「從熱內亞的報告裏，證明與否認都不能得着。」同在這一天，莫荷代表波以耳大佐，已經從高加索到熱內亞了，他由路透社宣告道：「在不列顛與蘇維埃政府的商務協定之下，對於煤油租讓，他已與克蘭沁談判數月了。從他到時起，他即與克蘭沁會晤，而且告訴他說，除非等到熱內亞會議的結論，以及有關係政府的關係確定後，他是不能談任何種的營業的。這是實在的情況，至說與蘇維埃政府已有協定，那是完全不確的。」

協定雖沒有簽定但在克蘭沁與波以耳大佐認定的字裏行間，可見租讓正在討論中，或許祇未結束罷了。無論如何，不管是蘇維埃代表或是英國煤油業人，外交家在敵人陣營中的陳述是不可信，且亦得不着什麼慰藉的。這一天，他們使法國代表的領袖拔騷氏，離熱內亞至巴黎，覲見勞卡累氏(Poincare)磋商所發生的事件了。

現在，一般人的注意力都集中於煤油。這會議關於私有財產問題，送給蘇維埃代表的覺書，是實在空掉了。全體會議，是沒有開過，對於這會議的附屬委員會的協議的平靖風波之勸說，也是沒有。報界真覺得這環境的震盪，而反映着牠的緊張呢。

五月七日，倫敦日報的巴黎新聞記者打電說：「今日這裏的報界已充滿了煤油氣了。煤油貴族們的運動，以及布爾希維克派祇等着會議的結果而簽訂的協約草稿，都是煤油關係鋪張煤油將在將來的德國租借地何等重要，是不必的，復明白的，講到現在大商人的大衝突以及實際的困難，或許是爲了推進或反響各個讓受人的目的之故。對於這問題的觀點，應該十二分慎重務好採納。可以斷定的是，法國人是終於覺悟着，希望對於煤油的事情，能在熱內亞有特別代表，而航空部副官倫恩諾克先生，(M: Lavrent Eynac)已跑到那裏去注視外國煤油談判的進行了。

吾人應該記着，革命以前法國公司在高加索或其他俄國油田是沒有大財產的。依據摩忒納爾博士 (Dr. W. Mauney) 在維也納柏林核的石叢雜誌上的一篇文章，(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的倫敦石油日報曾認「而援引着的」)說道：「法國在俄國油田的利益，若以少數重要公司為代表，統計共六七，七八五，〇〇〇金盧布。」(三四，〇〇〇，〇〇〇元。)一個國家，決不會因為區區少數，便破壞堂堂大會議的。比利時人對於俄國煤油公司的投資，是比較更小，其總數不過二一，〇〇〇，〇〇〇元。但英國的投資超過法比兩國的總和——一七一，四二四，三〇〇盧布(八五，七一一，一五〇元)。

那末，法蘭西關於煤油問題，為什麼需要特別代表呢？盧倫恩諾克的使命，分明不單是保護革命前法國的小小利益，而是替要求巴庫利益百分之四十的強大公司做偵探呢。

現在熱內亞新開界裏的獵犬，奔跑於煤油氣味中。這會議是自行解散而為

這貴重液體的爭逐地了。新聞記者在舞台裏，拚命瞭解這事實發展的途徑。爲什麼會議停頓起來？是不是這會議的主要的公開關係，——即俄國的私有財產歸還問題——不過是幾個競爭的國家的煤油業人，在他們的外交家背後，運用出來的煙霧般的銀幕？租讓是否已經交割？什麼是美孚煤油公司的地位？美國政府想干涉否？等等。這許多便是陰謀之謎。

倫敦的「世界新聞報」(News of the World)的新聞記者，對於這些問題差不多得着一個答案。世界新聞，是一種離婚案及暗殺訊問式的日報，不是一種常常可以援引到這種地方來的。但是，特殊的情形，使他適宜於這兒。這報紙是魯意佐治的親密朋友列特爾爵士(Lord Riddick)所辦的。列特爾爵士自己也在熱內亞。所以這是有理由可以相信，這報紙在會議地點的代表，由他的啓示，直接從英國代表團，或是他們的領袖，得着消息，雖不見得會得着全部消息。他的五月六日的通訊說：「美孚煤油公司，世界大潛力之一，現在正竭

力阻俄國租讓地的解決，他們深信，這可使英國煤油商人的管理俄油大工業，可以化爲烏有。

美孚煤油公司極其自信：問題經一度解決，即可使英荷公司對於高加索煤油，徒有管理的虛名。第一點，大家曉得特忒定爵士對於這方面是有野心的，他希望收買全部，巴庫或許還要收買整個的古羅士尼。但是直等到五月二日的「聯合」覺書，做好遞交與俄國之後，這暴風雨纔爆發起來。爲什麼？因爲在那個公文的基础上得到一個解決，便是要把美孚在高加索的非求完全註銷。

五月二日的覺書，是這會議的整個風潮之中心點。論爭點是允准租讓的性質。布爾希維克派，原來預算把各煤油業人聯合在一個混合公司裏，在那裏蘇維埃政府都可以參預。事實上，處理在熱內亞的俄國煤油租讓談判的克蘭沁，確曾對一位馬丁（Martin）代表略述租讓的梗概。克雷沁說，莫斯科政府主張爲自己保留巴庫的四分之一。其餘的可分爲三份或四份。一份給英國，另一份

給美國，其餘的給法比等國。該政府也曾準備與以前的俄國原主，作一個解決，使他們可以同樣在任何一種方式下，做這「營業團」的一份子。但是，克蘭沁主張，整個的工作，應在同一工廠監督之下。

這樣的擺佈，是英荷公司所不滿意的。這就是給牠的主要敵人，——美孚煤油公司，——與自己權利相等。加之，他又把會議以前，特武定撤母耳(Deteding Samuel) 諸人與克雷沁在倫敦開判中所贏得的權利一筆抹殺了。是以在熱內亞的英國代表，盡全力以謀得一個專利的租讓，或是至少要有一個英國公司可得優越地位的租讓。此事竟於五月二日的覺書裏完成之，

這張有歷史價值的未能決定的紙上條款，是第七項。中間的一段是要蘇維埃政府擔保不把沒收了的產業「移交與別個團體」，分明這是防阻俄政府把油田允准給一個公司所專有，因為每個油田都是許多油業者所共有的。但是接着下去的一段，用廢除牠的方法，解除了這困難。

這條文說：「是項產業若祇准某大團體所開拓，上項條文不能適用，則該產業的前業主亦得參加大團體，其應享利益以原有利益為比例。」

現在，油田已歸諸混合租讓，但美孚公司及其他競爭者仍有參與的餘地。所以，英國人又插進第三段的條文闡明所謂原主，是在布爾希維克派實則國有政策以前，曾保有產業的個人或是團體。美孚公司從諾貝爾買得牠在巴庫的財產是一九二〇年，正是布爾希維克派實行國政策以後二年。換句話說，這第三段條文便是根本上攔阻美孚公司參加混合租讓。這也是制裁法國大部分的經營，牠是從一九一八年在巴黎證券交易所裏買來的契紙所以傍卡草氏令拔騷不得為「聯合」覺書簽字，原非不可思議的。比利時人也因此沒有簽字。

「混合團體，」若果在第七項條款之下成立，亦必被英荷托辣斯所控制。幾個法國與比利時的公司，以及少數英國小商行，如斯丕斯石油公司（Spies）

Petroleum) 及庫聯合(The Bakin Consolidated)等。也許會加入組合，但他們必受亞細亞公司的財政力量所壓服與排擠。

美孚煤油公司利用牠種種力量，甚用至美政府的干涉以反對這樣的解決，這是不可以非難的。這樣的解決使牠有損失價值數千萬元產業的危險，而牠的勁敵英荷反得獨佔世界第一油源巴庫，或許古羅士尼也列入此項買賣中洛克斐勒的理事們，為其所認為公司正的權利在努力奮鬥着。

英國人也不可譴責。這是實在的，俄國人曾預備一國際的無以不包的租讓計劃，在這裏，各國都有不偏不私的參預權。這是成立於原有要求完全撤除而遺忘的假定上的。但是當資本家開始要求或是賠償或是歸還為必要條件時，俄國的計劃，就一律而為事實上辦不到的了。原主一面要求他們財產的交還，一面要以他們的產業為比例而賠償。事實是這樣的，既往不咎，在幾個強國的煤油公司中平均分配這是問題以外的。什麼要求是蘇維埃要承認的；什麼是不

的，倒是必須考究的問題了。他們不承認國有政策以後所得權利，那是無可更改的共產黨原則。布爾希維克派告訴你，他們不願尊重依據私人辦理的一種要求，那是一部份人把產業讓與別人，而雙方都曉得國家已宣布這是牠自己的了。諾貝爾美孚煤油恰巧是這樣的一種事項。美孚曉得諾貝爾的財產已經宣布國有了。但是牠還要買。俄國人的意見以為這是牠的損失。像這樣的申請，他們是不預備磋商賠償。現在假使英國人堅持着與蘇維埃承認一九一八年以後的權利，這解決就不可能了。以是他們編制五月二日的覺書的第七項，這樣纔使布爾希維克派比較容易採納。雖然，這要記着，他們是很樂於這樣做的，因為牠的條款擦除了一個危險的敵手——美孚煤油公司。

我們現在要回到德熱內亞送給列特爾爵士的每週雜誌的消息了。在鼓吹俄油的重要，以及國有政策後的工業史以後，他即講到英荷與布爾希維克派間的談判。

於是這電訊繼續着：「自從坎鎮會議（Cannes Conference）決定了熱內亞會議以後，各種交涉，立即停頓起來，英荷方面要曉得這會議的效力，曾利用種種種所能達到的關於私有財產的普通解決。

這談判沒有繼續討論，而且絕對沒有合同，也無協約的簽訂。一言以蔽之，這便是那時的局面，同時牠支配各種謠傳，使與事實相反。波以耳大佐反對把他與克蘭沁的談判的要旨，宣洩出來，但是俄國方面，不反對美國煤油業者公布這事的巔末。她說維埃大約要把屬於王室的公有油地，一部分租讓給英荷公司，而且任命一員分撥給英荷的幹事，出來把屬於蘇維埃政府的煤油支配。美孚煤油公司的代表，曾在熱內亞許多星期，但未能從蘇維埃得着什麼。於是報告來了：；那英荷已得重要的租讓。不管波以耳大軟及英荷董事長撒母耳先生怎樣否認，這事蹟（租讓）大大的增加了熱內亞的懷疑空氣。

現在我們又讀到一段很駭人聽聞的啓示，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正確的。」

這是可信的，在這件事（英荷的租讓）發表以前美國煤油業者，活動於比利時及巴黎，預先知照各政府反對所謂大英的貪慾。比利時的要求交還私產，不讓俄國選擇賠償方法，以及法國的修正俄國覺書，都是受了這影響。美國煤油商人，又從美政府獲得贊成俄國開放門戶政策的宣言，以及加強牠在華盛頓的壓力。這宣言立即就發出了。

這兒有一直白的暗示，即以前法比的反對，是美孚煤油公司鞭策起來的。許多徵兆，似乎證實這樣的懷疑的。法比方面，對於私有財產，主張無條件的交還，絕不管俄政府的相反意見，牠的條款是要保持國有財產，而用租讓或租借的方法，賠償原主。在每一細節裏，法比常常與美孚及美國政府的態度符合的。

致察大政論家斯諦特（Wickham Steed）的態度，可以達到證明這理由的目的。他是倫敦日報的主筆，與英國代表團是沒有關係的。這日報是英國政界

裏的重要因子，是不屈不撓地反抗魯意佐治的。對於這會議，斯諦特堅持着一種策略即在整個進行中，他坦白地攻擊英國政策，而左祖法比。他是公認為法國代表的留聲機器，他的電訊，與巴黎電報局的，非常一致。這會引起許多猜疑，甚至衆議院都討論過這樁事情。在會議的開始時期，他有意對於熱內亞所發生的煤油問題，不發一言。他這樣做，或許是要點示法比政策，是有正確基礎的。

「事實已進展到煤油問題闖入政治範圍的一點了。各個歐洲的主要代表團，早從美國大使得着提示，即是他的政府，堅持着牠有名的關於在俄國的工商利益的私人協議，或普通協議。而且美國是不承認何種協議的。」

契爾特先生 (Mr. Child)，是羅馬的美國公使，現在到了熱內亞，無時無刻不使與他接見的人感覺他是做「參觀人」來的。這意思是他利用「暗示」法，在舞台後舉行活動，但是，這也有哀的美敦書的力量。主要的是，英政

府從不幸的經驗中，曉得美政府的希望，除非對美煤油公司門戶開放，是不能阻撓的。韋寧街 (Downing Street) 已在美索不達米亞油田的十八月競爭中，得着教訓了。戰後美國之經濟及政治力量，是太強大了，一國或許多國家的聯合都不能輕敵。

「再回到斯諦特先生，他的消息繼續如下：「除非等到在俄國 工業機會均等，確定在美國所能則上，無論什麼已訂定或將訂定的協議，一定會受英國態度的影響……。」

斯諦特的耳目是很多的。他與法代表也有深切的親密關係。在另一方面，他是任何英國新聞家所不會有的，與英代表雖得很遠。而且始終一貫的反對他的政策。但是我們看到他與英代表的心腹，世界新聞報的新聞記者，得到樣結

論。

斯諦特寫着：「講到在美國握着大權威的美孚煤油公司，必須記着以前牠

的獲得南俄諾貝爾兄弟公司的煤油權，是給牠在俄國煤油談判中一個特殊地位的。

「這地位分明是，關於俄國私有財產，美國給予法比的態度以極大援助。而且額種代表團，還受美國公使的大宴請呢。」

換言之，美孚煤油公司，買諾貝爾在巴庫的財產的一部份，以致造成美國在熱內亞，援助法國及比利時的事實。關於這一點，斯諦特的同事們，是不是暗示得多呢？

數日後，（五月十一日）契爾特公使發表一篇坦白地宣言他的政府的地位的言論，這言論敘述：「關於石油問題，報紙上的論戰，或許是太誇張了。美國覺得這是牠的權力，也是牠的職務，當在歐洲或任何地方的美國公民的財產或權利，需要保障時，美國應極力保護之。不管牠是國家或是國際的，美國不願承受任何策劃的運用，除非牠感到關於各國的寧放門戶政策以及權利均

等。一

從這宣言，可以回憶到美孚公司的裴德福先生，與泰晤士報的訪員的談話。這個與美孚煤油公司的立場有一很直接的關係。因為在這月初旬，裴德福先生曾拜訪過在華盛頓的國務卿修士氏 (Hughes)。裴德福先生報告他把憂着美國將完全被擯棄於俄國煤油富源的開拓事業以外。但是修士氏懇勸地安慰這美孚煤油公司的董事長，而且允許他說，美國將不容許擯除美國資本於俄油租續以外的任何協議。於是就來了契爾特的論調了。

斯洛孔。(George Slecombe) 在五月十五日從熱內霜給倫敦日日新聞 (Daily Herald) 的電訊裏，談及契爾特先生在熱內亞的活動，更為明白。斯洛孔先生討論一個提出來的動講說要在海牙召集一委員會，商量俄國的問題。他電告說：「這許多動議，雖以披羅為後援，根本是美國公使契爾特先生所發動的，很明顯的是美孚煤油商人所指示的……把這情形簡略地說：美國干涉熱內

亞會議，對蘇維埃作有意的敵對。」

契爾特拔騷計劃，是規定着把與俄國交涉的各種條約停頓起來。（德國的刺帕羅條約也在其內）而美國的代表，則從種種幹事會中排除俄國。海牙會議是建立於債務，私存款等等上面的。斯洛孔又說：「昨天齊采林形容這動議算是俄國的封鎖政策的回敬。」

日日新聞的新聞記者開始援引齊采林的話如下：「美國是各國中最敵視我們的。雖是契爾特所發起的計劃，有樊特立普（Vandellip）及現在在熱內亞的美孚「參觀者」的擁護，可是華盛頓否認牠，以為非正式的。不過，他是代表美政府的觀點的，而且牠要在那個基礎上參預在海牙或他處所發起的會議。」

契爾特先生的活動，是熱內亞這齣喜劇之最後一幕。因為美國不容許給英國公司以租讓。英荷也是不能採納。布爾希維克派現在曉得，牠們都不是這賒買在接受者，而英荷公司及英政府的好意的承認，倒反變待了。加之，這會議

已到進退維谷的地步：蘇維埃代表不能屈從法人與比人的意見，因為那是要遺累到廢棄共產主義最根本的教訓的；同意於英國觀望也是無用，因為牠的主要目的，租讓與英荷公司，是辦不到的。美孚煤油公司，於是大獲勝利。這公司對於俄國的政策，是虎視眈眈地候着。牠不希望蘇維埃預備允許的條款下，去獲得租讓。牠覺得與莫斯科協議的時機，尚未成熟，有一天一定會來，那時候布爾希維克派受了嚴重的壓迫，會自願把在巴庫的美孚財產，完全交還，或是在百分之百的有利條件下，租借給「正確」的主人。但是這時候，像英荷這樣強大的公司，正與俄政府簽訂條約，這政策是絕對不足取的。這樣的協議，不但損害美孚的事件，而且經濟上可以加強蘇維埃，而增添牠的抵抗力。這是洛克斐勒商行在熱內亞的方針：現在應該不預備與俄國協商，必須犧牲一切，阻止別個公司的探納租讓。傾覆這會議的，便是這「狗在馬槽裏」的方法。

布爾希維克派真的用他們有名的五月十一的覺書，結束了這會議的進行，在那裏他們拒絕協約國對於私產財產的要求，此後得意志治，他政治上的將來，是以他在熱內亞成功或失敗來決定的，他絕望地努力着，想把這會議保持在一起，但是，這是徒然的。法比集團贏得牠的目的，或是寧可說是美孚公司的目的：就是沒有誰從蘇維埃得着什麼協議或讓讓，現在他們急于要停頓這幕戲了。

這會議推過幾天不幸的生涯，更加死氣沉沉了。雖然，在牠的將死時的奮鬥中，這會議集中充分的力量來，決定在一月內，復活牠自己於海牙。海牙會議，完全是討論俄國問題的。但是因為實行起來，若是不待美國同意，普通是沒有會議能獲得真實及實際的成就，所以牠決定到華盛頓去邀請。於是，這就成爲熱烈的問題了：美國是否可以參加呢？

現在，在五月十九日，從容的舉行了葬儀以後，各外交家都引退到他們的

國都裏去了。祇有布爾希維克派多住了一星期，以便如期踐各位固執的資本家的約，以及與意大利政府簽訂一種另外的條約。

缺 页

第三章 在荷蘭首都

海牙會議是熱內亞繼續下來的。但是，舞台佈置，是大不同了，幾個國家演員間的關係，也發生一種變化，加之，登場人物，也自不同。熱內亞的外交宇宙中的大明星的蒞臨，是非常莊嚴的：如魯意佐治，齊采林，利文諾夫，刺斯諾，威爾士，貝尼士，拔騷，以及其他。海牙呢，恰巧相反，協約國的代表，都是祇有「容待斟酌」的權力的二三等專門家。如魯意格利姆 (Lloyd Greame) 阿爾方特 (Alphard) 喀提歐 (Cattier) 以及他們的同事，都不是很有名，或是很有勢力的。但是石油大貴族們，却有權勢地出現了：特忒定的荷蘭托辣斯的董事長，散姆耳是英國煤油公司的董事長；郎蒲 (Louis Lambo) 和勞倫忒 (Charles Laurent) 又是法比新狄嘉的副董事長和祕書，此外還有一羣小皇帝們，以及美孚的代表們，波以耳大佐是不消說了，他是加拿大

的工程師，曾在熱內亞扮飾過一次重要角色。

對於這些石油業人的活動，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倫敦的煤油新聞報 (Oilnews) 曾發送這樣譏刺的評論：「在熱內亞會議周圍的重要煤油代表的人數，是很值得注意的。可是他們大家宣言，他們並不是來與任何人談石油的事務的。我們希望同樣的否認，不要在海牙出現。在那裏某種特式的以及世界性質的煤油代表，外觀上似乎很忙呢。」

這位不會厭倦的波以耳大佐，是因他無恥地移住於克倫帶克 (Kondike) 產金地而得名的，現在在一個旅館裏租了一套房間，因那裏有許多房屋是預備給蘇俄共和國代表團的。特威爾及撒姆耳兩先生想製造一種空氣，說明他們是爲了當時的商務瑣事來海牙的。但是每個人都曉得對於這些名人，高加索的煤油富源是比荷蘭的風景或斯撥汾寶痕 (Schavengen) 的海潮，更足欣賞。

從種種外表上看來，在海牙的煤油與外交勢力的陣線，可望與熱內亞的陣

線，沒有絲毫區別。實在，桂埃杜首 (Quai D'Orsay) 與童雷街間，在大砲尚未集中於荷蘭王國兩首都以前，所發生的小接觸，似乎是增進這種景象的。例如，六月一日，法國外交部電告一覺書與倫敦，這個實在不多於拔騷熱亞所提議的意見之摘要。九日後，英國的答覆，對於巴黎意見的幾點，予以尖銳的抗議。

英國的答覆說：「例如，關於私財產，法國政府主張，外國索取者有權要求歸還……英政府不能採取這樣的議論的。」

自從意大利會議地方發生大暴風雨以後，形勢顯然沒有什麼改變。還益發利害呢。現在英國人比從前更充分地預備立在自己的立場上，反對法比集團。他們的覺書，開首維護最激烈的布爾希維克主義，即激攻主義。英國致法國的通牒確認「不論性質怎樣，在付與相當賠償的條件下，每一個國家有權力強制獲取私有財產……或是俄國政府歸還從原主割讓來的財產，或是付出賠款，

這完全是俄國政府的事情。」

於是，在英國的租借觀點，與法比美的自由保管及絕對交還的觀念中，有一澄澈晶瑩的錦標在裏面。從熱內亞至海牙的間歇中，分明沒有一個會改變宗旨。這是會議開了五天，英國外交的意見披露於報紙以後的懷疑空氣。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海牙會議開始牠的評議。同一天，一個非常重要的會議舉行於巴黎。這便是法比石油新狄嘉的成立大會。這新狄嘉的基礎，是由法政府的公開發表盧倫恩諾克先生建築於熱內亞的。在他被遣赴熱內亞會議時，盧倫恩諾克報告道：「第一步，我們着手於計劃比利時及法國團體的結合，這有兩種主要目的：（一）保障大戰前所得的權利，以及一九一八年後從原來地主所購得的權利。（二）最後，兩國公民所有油田之聯合開拓。

這聯合會的份子，大部分是俄國油田已收歸國有以後，在巴黎證券交易所購買高加索煤油股票的公司及團體，現在是採取了法比新狄嘉的形式了。

記着，這新狄嘉成立大會的主席，不外是品腦 (M. Pineau) 先生，法國商務部的「芳香物及煤油業務指導員。」他曾與盧倫恩諾克同往熱內亞，現在的召集會議，是享受着政府的好意與獎勵的。很重要的，這新狄嘉的綱則裏，啓示着牠成立的主要目的，是重行獲得布爾希維克派所保有的煤油產業。賠償祇能在沒有別種解決法的極少情形下，纔得採取。

新建立的新狄嘉的第一步，是派遣代表至海牙會議，這種代表是法比專家所易於驅使的，以便在重要事實的發展及蘇維埃計謀的意義上，易於啓迪。這是適當的手續。因為什麼人能比煤油業人，把這種半外交專門家訓練得更好些呢，什麼人能更明白地洞悉這會議的真目標呢？在熱內亞，高等人物，許多新聞，和許多謠言等等，是掩蔽着討論中的真正的煤油面龐的。但是在海牙的風平浪靜中，會議場上閃爍的鈣光，比較不眩目些，世界大人物來去的喧囂，也比較不震耳些了，那裏多一些確定真面目的可罷了。加之，在熱內亞表

演過後，假面具的效力是減少了。至少，少數人早已看出，日報上努力叫喊着的全體會議席上之轟轟聲，比之有舞言，更輕而靜的聲音那麼重要。

大約一星期前，這會議將於平坦而愉快的途上。六月二十六日，蘇維埃全權大使們到了，由利文諾夫為領導。債務，資金，存款的討論，跟礙了一個多月後，現在回復活了。利文諾夫，不肯輕輕放過，在開始時即把俄態度說明，在討論俄國改組以及外國資本在俄國進行中所佔的地位以前，在莫斯科政府須交還或賠償以有產業以前，在討論給協約國資本家租讓以前，利文諾夫代表蘇維埃希望給俄國以可以得到借款或存款的保證。這是對於莫斯科的必要條件，他們需要資本。他們祇有得到這個，纔肯備談何營業。

爲了俄人的執拗，以及以約國的不一致，大家預期牠是種演熟肉亞趨劇的縮影。但是有一天，人們們耳傾聽時，忽聞舞臺的背景推移且變換。突如其來，布幕專開，英國法蘭西及比利時，發現於脚燈附近，着了微笑的衣服，交

相接觸而同心擁抱了。第二幕說，美國也加入演劇中了。他是坐在煤油箱上，從和平的烟管裏，噴出第一口烟，這預備傳遞給他的同伴了。

協定的形迹，立地出現了。例如，七月十二日，英代表團領袖，格利姆爵士在私產委員會的會場上，（他便是這會的主席，）宣布着說：「這是對於什麼人都一目了然的，目前關於俄政所奪去的財產，唯一有效的賠償法，便是當可能時，把有關係的財產，完全歸還。我們到此地來，是研究什麼能夠交還的……」

此時格利姆爵士擁護法比的觀點。分明英人是降服了。在六月十日至七月十二日之間，有一點事情是發生了。六月十日的倫敦電書告訴法國說，英國政府的意見，以為外國索取者是無權要求他國財產的交還的。但是在七月十二日，英國政府在海牙的專門家，卸主讓財產的交還，在巴黎，他宣言唯一可採取的賠償方法，便是歸還魯意治會允許黑內亞會議說，實可歸結於不幸

的失敗，對於賠償與歸還問題，不使英國地位讓步一寸，因為這是他政治生涯中赫變的光榮。這位英首相危害了國際聯盟，又冒着激起法國敵愾的險，但他又不願收回一絲一毫的意見。對於法比要有爾希維，派歸還取去的產業之計劃，英內閣至少又繼續反抗一個月，直至六月十日，沒有經過什麼變化。於是倫敦實行了一個完全可驚的政治空變，急轉直下地採取了法比觀點，祇加上一個毫無意義的平穩的假定，「當可能時。」

考查海牙會議全體大會上的一點一滴，或研究牠的委員及分委員會的每次會議草約。對於英國方面，這樣奇怪的屈服，是沒有說明可以找到的。

或許有人會設想，以前的英人不明瞭俄國的情形，直到在海牙，纔曉得布爾希維克派是有方法賠償原主的，所以他們現在主張，歸還是這種環境裏唯一的實際解決法。但是這樣的臆測，是不正確的，熱內亞的代表們是深悉蘇維埃共和國的大局的，不但他們有官吏在那裏，而且報紙上，特別是英國的，

會依次用深黑色刊載俄國的圖影，加之，布爾希維克派，不論在熱內亞或在海牙，是不掩飾他們的艱苦與需要的。事實上，俄國採取協約國之邀請，而派遣全權大使赴熱內亞會議，這是表示列甯或許不能照顧飢荒了，因為飢荒，根本顛覆了這國家的經濟組織，所以急需胡佛氏 (Hoover) 的美洲賑災處之救命工作。否，「英國之謎」的線索，必須向別方面去找。

我們必須探求，在海牙會議裏，與公開會議同時舉行的雖不公開而很能牽動大局之煤油磋商之進行，那裏可以得着這會議重要發展的種種解釋。論及這個重要的側面觀，達文普 (Davenport) 與庫克 (Cooke) 在他們的煤油托辣斯與英美關係一書中，寫着如下：

「應該提及法比間在熱內亞所突然跳出的「煤油聯盟」，表面藉口莫俄奸謀的危險，以後就根據法政府的建議，發展為法比新狄嘉，以保障法比在俄國煤油工業中的利益。這新狄嘉派遣代表至海牙，與特忒定和荷英亞細亞公司

的其他代表，在大門後秘密談判。人們以為這便是海牙會議真正有關係的。」
濟文普與盧克等是很受尊敬的英國士大夫，但是他們以為格利姆，格提，以及列強的其他代表，在各種幹事會委員會上所作為的，比起那些祇有在少數石油公司顧問的姓名中纔會提及的人們的私人談話來，實在無足輕重。這兩位作家的這種表示，都正確的。

記得混合式的租讓，是布爾希維克派自然傾向着的，但未能做熱內亞協議的基礎。布爾希維克代表，在海牙又試行了一種不同的方針。這條新途徑，是七月七日，利文諾夫發表於私產委員會（這會議裏最重要的機關）及蘇維埃代表的聯席會議上的。

「格利姆居主席座。利文諾夫說明可以允許租給私人資本家的情形，而且宣讀可以辦理租讓的產業的表格，尤其是油田。」

利文諾夫所宣讀的公文，會附加於這委員會的草約上，當作附錄。他在這

當兒所指出的租讓，包含未開發油田的部份，以及在巴庫，古羅士尼，厄姆巴，庫邦 (Kabon)，土耳其斯坦，以及斐加那 (Ferdana) 的舊油田。雖然，這陳述於會場上的政策，不是表示俄人企圖把每公司在前俄會保有的產業，分別交還。沒有這樣的事情。這不過是說，莫斯科當局，願意應付榮成一次的租讓請求，所以讓他們挑選某個列舉出來的產油區域，以便他們的投標可以集中起來。原主以及原來在那兒完全沒有財產的商人，都合式於這次的大競爭，雖是在第一類的團體中，鑑於他們的經驗和特別要求，會得着好一些的解決。但是，蘇維埃不論怎樣，不能摘出一大批的租例起來，使任何租讓候補者都能在那個基礎上獲得一片租地。每一請求，應分別考量於莫斯科，在那裏將按其特點判斷之，最後的決定，是部份依照當局對於每個公司的請求態度而判斷的。

沒有一個滿意布爾希維克派的提議。英人與法比，同樣聯合起來反對

牠。當然，關於燻濬關係，蘇維埃政府是被拘束於很小而僅有的難於允許。所以利文諾夫的宣告的直接效力，是膠合了協約國的隊伍。這個造就了西方列強的聯合與妥協，七月十日的格利姆的論調，不過是一個回響而已。

公開會議上的統一，不消說，是發生效力於「海牙會議真正有關係的，」意見一致之反映。這次煤油的傾談，是特忒定召集的，曾「經過海牙會議的會長及各代表」之同意。這個至少是巴黎騰普斯所斷言的。但是不論公開的海牙會議，自己袒護一個不公開的，而從那裏接受牠的暗示與否，事實上，煤油談判是發生的。特忒定是主席。亨利爵士 (Sir Henri) 偶然跑到海牙的家鄉來了。因為，他的公民籍雖是英國的，他的商行也在英國統治下，他的名號又是英王的欽賜，然而，亨利與他所指揮的公司一樣，發端于荷蘭。或許這不完全是偶然的，公開與不公開的會議，適合於大英荷托萊斯的兩大都會之一。

英荷亞細亞公司，當然急於與蘇維埃政府達到一個了結。好像發生的事情

可以證明，這是牠聰明的部分。若讓煤油貴族們，在一九二三年曉得他們現在所知的，他們會無疑的依照特忒定的勸告及方針，而不在他的道途上安置荆棘。但是在這個當兒，希望與信心，——蘇維埃的墮落與最後讓步的希望與信心，——是營業上的損友。這兩者把工業家、財政家，以及我們認為極狡黠的人們，竟引入損失數十萬元的歧途去了。我們不能講這還是特殊敏慧呢，還是想像魯地向牠的大敵（美孚）進攻，荷蘭公司堅持着合理的態度，對付布爾希維克派。不過歷史是一定把褒獎資賜與亨利爵士的。

對於七月七日的俄國提案，特忒定是沒有力量的。全體煤油業人是固執地反抗他。Carriar des Petrols 的海牙新聞記者，描寫討論蘇維埃意見的石油會議的會場情形如下：

「……上星期，俄油外國投資者的特別代表會議，舉行於海大，那裏出席者是法比及英國的商人。他們剛注意到，蘇維埃發出的一種印刷公文，這公文

說，願意允許租讓煤油地的某一部份，這本是各商行的產業。因此到場的英代表，斯丕斯石油公司的特陸氏，(M.H.G. Trew) 與巴庫聯合油田有限公司的忒惠特，(Richard R. Tweed) 向他們的法比朋友們提議，要立即召集一會，發表宣言說，在任環境下，公共否認接受屬於別人的產業之租讓。他們更大的努力，是完全傾向于獲得他們財產的交還，或是同等的賠償。」

忒惠特與特陸的反對蘇維埃租讓政策，是值得注意的。在熱內亞會議，特陸曾企圖妨害亞細亞的獨佔契約，而請求法人與比人勸員於其號召下。英此，忒惠特與特陸所主持的英國小公司，與法比同為美孚的天然同盟。租讓給亞細亞將排斥斯丕斯、巴庫聯合公司，至多是受亨利爵士的支配。加之，牠一定能給同樣的不利於這許多法比商人，同為牠們很像美孚，是在一九一八年的布爾希維克的國有命令後，得着牠們在高加索油田的權利的。

英國的小所有者，以及一九一八年後的商人的聯合前鋒，麻痺了亞細亞在

熱內亞的努力。牠在海牙的宿疾復作，再挫敗了特武宜的組合。對於這樁事件，亨利爵士的機警，完全無濟於事。況且，在荷蘭公司方面，假使所允許他的，比原來企圖少得太多的時候，牠真不能增加牠的勇氣呢。

「這時候，石油代表之態度，消息，開始洩入疆界，時常是故意曲解的襟子，布爾希維克派已轉入另一種地位了。或許寧可說，他們已回到熱內亞失敗後，他們所廢棄的地位了：混合專利的租讓公式又復活了。

七月十八日，倫敦日日電訊 (Daily Telegraph) 的海牙電說：「今天，布爾希維克代表有一重要承認，即是俄國要組織一進行種種工程的普通公司，以替代退還各個煤油產業與原主。並要求得此契約以運用全部油田的煤油公司，能滿足其他申請者。」

這宣告完全是德俄國租讓政策的記號。莫斯科領袖寧願避免與許多團體應付的責任，及煩濶的困難。這許多團體，對於蘇俄的產業，有一要求，或自

以爲可以要求的。同時，俄政府也不願承認原主對於國、富源的權利。直到今天，從沒有做得這般直截痛快的，一九二二年，布爾希維克派決定方針，傾向于租讓給一外國包工人，這是要提出徵求允可的，使他能滿求任何原主的要求，而把一切動產由俄國租借給他。現在他們也是同樣的選擇着。一九二五年與紐約哈里曼 (W.A.Harriman) 的協約，予他以不可估計的卡特里 (Critturi) 鑛礦契約，這是最世界上最豐富的，這租讓的性質就是這樣。哈里曼以前在卡特里從未遇過權利。而在另一方面則從革命前即保有這礦，而一直工作至一九二五年的二十五個外國公司。當哈里曼登臺，投了這鑛礦田的標以後，他就實行起來，驅逐沒收在那裏運用二十多年的全體有關係者。這並沒有觸犯莫斯科的租讓委員會。牠給哈里曼以租借地。而哈里曼，總是一個資本家，能承擔別個資本家的包工職務，不得已與幾個商行訂立他私人的協定，對於他的地方，他仍得着一個名號。這樣蘇維埃自己就節省了錢，與政治上的糾葛，以及

確認戰前外人的俄國產業的權利了。

若果布爾希維克派，能在海牙找出一條出路，英荷亞細亞公司，可以做第一偶哈里曼。特忒定的商行，願意承受一種租讓，包括許多大小石油公司在華拿。所有的油田或是賠付牠們的錢，或是聯合牠們在營業中，英荷托辣斯都會覺得滿足。

蘇維埃翻改牠們的主張，允許許多的租讓與許多個公司，以及恢復那初期的完全包括在內的混合租借，這是荷蘭公司武裝準備起來的。牠本來是這種有吸引力的租讓的最好候補員，現在立即與法比及英國小商人接近起來，希冀戰勝這個新計劃。熱內亞的經驗顯示着，在法比領導下，是得不着什麼協議的。所以我們現在是涉及「海牙會議真正有關係的」第二階段了。

在第一階段裏，特忒定爵士的最初計劃，是從他們的對抗人中，離間法比，以與俄國協定。若果他能把布爾希維克派大約預備租借給他的公司的煤油開拓

事者，供法比參加，而排列他們於自己方面；那末，美孚就要喪失在歐洲會議上戰爭的護衛軍了他一定覺悟到，假使他能成就關於高加索問題的英比協議，此外便沒誰能打擊他的訂約了。他或許想，這樣的三角同盟將有充分的力量與勇氣，對抗美國。或是他的私意，（蘇組埃是願意的）更想以後擲一塊骨頭給美孚，但這個祇能在他自己的條件之下，因為荷蘭公司與美孚是不共戴天的仇敵。亨利爵士一定是很厭恨，把他的堅韌與一略，可以獲得的利益，平均分配起來。

依據某一種謠傳，似乎從最初起，比利時人對於亨利爵士的提議，很冷淡的，但是法國人的態度，比較更便利些，以後就削弱了他們的反抗力了。

在討論時期內的法國煤油政策，必定是游移的。在大戰前，法國是沒有關於石油的政策。她在本國，祇有很少的煤油，在外國經營的，也祇有少數的重要法國公司。至十國內市場，幾乎完全在英荷亞細亞公司的掌握中。英荷

合的地位，更以洛特柴爾德弗而爾做這公司的巴黎銀行代表而加強起來，我們記得，赫武定的商行，是從他的高加索產業裏買來的，——而洛特柴爾德族還是一個鉅大的力量呢。

一九二〇年四月的聖勒摩 (San Remo) 協議，更進一步的固定了法國與英國煤油商人的煤油救路。因那個和解之故，兩個著名的強國，同意於分配在地球各部分的石油富源。事實上是，英國軍隊所征服的油地，讓出幾部分。特別在美索不澤米亞是如是的。因此，英法共同的煤油政策，是有充分的絕妙理由了。

另一方面，一九二一年美孚的卡德曼 (Cadmán) 談判，使那個組織成爲莫蘇爾的英法夥伴實在，僅言及伊拉克的關係，則卡德曼盟約，有固定美孚與聖勒摩協議之效力。因此此後的法國，能使她自身，或趨向于英國及英荷公司之後，我是美國及美孚煤油公司。增進這二者擇一的可能性；法國國內煤油

市場的情形，經受了一次變化。一九一四年前，英荷公司的優越權，是毋庸爭執的。但是大戰給美國托辣斯一個大利益。以後，柯崇爵士有一次很適當的評論「協約國飄浮於煤油波浪的勝利上面」，但是沒有講這煤油。美國的煤油。酬答一九一八年三月，克雷孟梭 (Clemenceau) 對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的狂亂呼籲，數百十的煤油槽船渡過大洋，來補充法蘭德斯 (Flanders) 及法國的枯竭貯油池。這是美國石油，在世界戰爭最後決戰的數月裏，推動協約國的飛機，唐克車，以及運送摩托車的。當美孚這種活動力在進行時，這公司自己建築一碇泊所於法國；並且還建立關係，砌築油槽，得政府之優遇等等。戰爭過了，戰利品保持着，做和平時期的營業商行的基礎了。等一會兒，英荷公司的勢力，受着法政府的維護，來對抗美國托辣斯的霸佔了。可是，很快的，美孚成爲亞細亞的重大敵手了。一九二〇年，法美孚公司，成立於蓋騷英 (Gassouin) 將軍的指導之下，他以前是法國參謀部的一份子，曾與品腦及盧

倫恩諾克合作於熱內亞。直到次年秋天，當斐德福遊歷巴黎時，人們纔曉得法國美孚與巴黎銀行是有結合的，這是歐洲最有勢力的商業銀行之一。慢慢地，這新分銷處，一天天多獲得英荷公司的主顧。但是除了這個新洛克斐勒支派的增進經濟力量外，法國的道德的，軍事的，以及超於一切的財政上的對美負債，給美國煤油公司以極大助力。美國自大戰後得着碩大無比的國威，使在外國的美國商行，不論能享得到各國政府自動的或被動的維護與否幾乎是完全有利的。

於是兩大石油巨魔，在法國競爭營業上的優越了；英荷亞細亞公司，是老牌的一早已建立的，牠的舊勢力是漸漸獲得了；美孚煤油公司，是青年的，取攻勢的牠的地位最近纔獲得，但是世界財政及政治上的許多重要環境，是有利於牠的。

這兩大托辣斯，不但在法國着手於激烈的競爭。在墨西哥，牠們也爭奪

優越權。在南美，荷蘭公司又是牠的北美仇敵的很活動的對手。便是在美國本部，荷蘭公司的開採，提鍊運輸，及出賣煤油的數量，儘夠擾亂洛克斐勒族。在每一個外國市場，這兩個煤油龐大物，互相衝突紛爭。中國是一個歷史上的例。在熱內亞及海牙對於俄油的競爭，不過是英荷及美孚間，衝突範圍很廣而波及世界戰爭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熱內亞美孚的成就勝利，大部分是動員法國及比利時於其維護之下的原故。現在英荷公司，匯集每種力量，來阻止在海大的同樣結合。特忒定的公司，並不是沒有勢力於巴黛及布魯塞爾(Brussels)等地的。此外，亨利爵士還有一很實際的問題，擺在法比新狄嘉「代表團」的前面。在他將欲國造就的租讓公司裏，他能供獻他們以一大部份的東西。這可以做緘默這新狄嘉反抗的賄賂，同時先發制對於英政府的任何妨害，因為聖勒摩的協議，是義務上要容許對於法國石油商人的公平待遇的。

法國人遂因而躊躇了幾天，受了特武定的督促，似乎傾向于採納了。他們可以從俄國的解次中，獲得很多。無論如何，這是很明顯的，當這幾個公司坐落於倫敦，巴黎，斯魯塞耳等地時，祇是培植着毫無價值的產業。同時，蘇維埃政府所開拓的，是俄國全部的煤油產業，連這些公司的產業都包括在內，而且出品是出賣到世界市場上去的，這有利於她們的。路真是不可以勝計。

若使法比新狄嘉的任何代表，祇消微微地看到將來的效果，我們就可以洞悉，爲什麼她們如此迅捷的同意於原則及詳細條件，爲什麼服膺荷國公司的領導了。或是他們畏懼孚煤油公司的震怒吧，他的權威，早就在熱內亞瞻着了。或是法國政府以及比國政府畏懼美國政府是震怒吧。無論如何，法比終于是猶豫而顧慮着。但是，這時候，海牙會議及華盛頓間，已建立一直接電訊機關。在荷國首領的美國公使團裏，有許多多的往來接洽。

現在，我們再回轉來說這些專門家的公開會議。恰似環境迫使俄人屈從煤

油業人對於租讓問題的一致意見一樣。許多政，關於債務的頑強反對，壓迫俄，改變策略。他們到海牙來，曾宣示除非他們獲得借款及資金，他們將不承認或償還他們的債務。但聯盟國是不預備墊付金錢給希爾希維克派的。可是，利文諾夫及其隨員是傾向於或種協議的。協議可以加強他們母國的力量，增進他們國外的威信，而更緊要的是，給予他們以貿易及外國資本。這兒，英荷公司似乎要籠絡一批較小的份子，以便祛除租讓上的困難。但是俄國人要允諾種種租讓，必沒有他們所引為附屬條件的借款與資金。這不是利文諾夫自己的權力所能做到的。他所受的訓令是，若是能攜一筆借款回去時，他可在債務上讓步而交出租讓物。但看到借款是不會到來，他必須請示於莫斯科。以此，利文諾夫在七月十九日知照這會議說，他要電告他的政府，以便請示新訓令。蘇維埃政策的根本轉變，是在他的特權之內的。便是聯盟國不交出金錢時，他是否可以進行於賠務賠償及租讓的談判，這個，他須請問他的上級機關。

這是絕對應取的正當而自然的步驟。同時，聯盟方面的代表，也沒有對於利文諾夫的意見，加以阻止。但是，隔了一天，他們沒有等到莫斯科的答覆，依着私有財產委員會的提議，很急促的召集一次無俄國代表的全體會議，而宣布這會議的結來了。

私有財產委員會，在海牙會議中的地位，可以在利文諾夫在莫斯科的人民委員會會議前的報告中看出來。「無俄代表委員會中的私有財產委員會的不妥協態度，它也能影響其他委員會的決議，是這次整個會議失敗的主要原因。因此，俄國與歐洲的經濟恢復的利益，以及大批俄國公債券的小主人的利益，是犧牲於強大的舊時私產主人的利益上了。」所謂「強大的舊時私產主人」當然是煤油貴族們啊！祇在俄人會宣稱「爲了很非常而被強迫的環境，一種遠大的妥協是可能的，宣告後一天，這樣立即閉會的聖誕行動便發現了。會議進行的最後幾分鐘，給探討「這是什麼？」的人以一個線索。海牙會議的敏捷法

令，是解決這問題上所應採取的，這上面說：

「會議止告，各政府，請其注意，不要忽視得關於其他外國國家的俄國產業，以扶助他們的國家。那產業，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日以後，未得外國所有者或讓受者的允可，而進行沒收的。或許這同樣的勸告是由派代表於海峽會議的政府，向未有代表的政府申說的，而且，除非與這些政府聯合，其他決議，不能產生。」換言之，這是禁止英荷公司的獨佔租讓，因為那個是要包括屬於大英帝國以多的國家的產業的。比國代表略提歐動議了這個決議，而且說美政府，核准這裏面的內容，而認可他公開宣布的。

這決議是海牙會議的唯一的實在結果。美國政府，她是有參加這會議，却見她加重她的影響於阻止俄國決定的運動上，這是不是含有深長意味的？究竟，若是美國有興味於俄國問題的，她可以列席這會議。她是被邀請的。若是她是沒有關係，那末，爲什麼又在最後決定的會議布中，自己插進來呢？這是

最不尋常的外交習慣。

喀提歐在海牙會議的大部分時間裏，與海牙的美國官僚，多所接觸。幾位報告會所進行的有經驗的新加家，是有這樣的意見。說，喀提歐反俄俄國租讓的決議，實在是起草於華盛頓，而後投遞給美國官僚，再由他交給恭順的比國代表手中，以與聯盟國代表。這或許是可能的，決議案正是表示美孚煤油公司關於蘇維埃煤油租讓的意見。這次美國並未派遣一個「參觀者」參加會議，却早就轉移了這齣把戲了。

美國在海牙會議的後決議條中，祇有一點利害關係。那便是煤油。革命以前，美國祇有很小的產業在俄國，這便是——一個國際哈佛斯特 (International Harvester) 的工廠，與屬於衛斯亨豪斯 (Westinghouse) 的另一工廠，蘇維埃並未把地收歸國有。所以，美國的「預海牙會議，祇有一種解說，這便是外交部希冀保美孚煤油公司在巴庫的發生問題的要求。

缺 页

第四章 煤油封鎖政策及其結果

海牙會議最後一天所採取的決議，是對於俄國煤油及蘇維埃租讓的世界封鎖以前的最後手續。會議的交通斷絕線，將要完成。這當那一個可以購買她的煤油或是請求她的租讓。她將沒有第二途徑可取，而不得不交割及歸還原主以石油產業。

七月二十四及二十五日，在海牙會議突然終結後幾天，新聞界就發出一種可能的世界煤油會議的消息來。一星期後，這形勢轉變得更是確定，而八月五日的煤油時報 *Corriere des Pétroles* 更能宣布着說：「將要到來的十一月裏，在巴黎有一會議，將聯合各國擁有石油權利的所有者於英政府保護之下。」同一煤油報的十一月九日的出版物上肯定着說：「外人已決定形成一種封鎖，不容許他們自己因各種引誘而脫離聯合戰線」。這是英荷公司以一個封鎖。

當此時美孚煤油公司鼓勵一種反蘇維埃聯合戰線的構成。她的董事長也很明顯的，特別急於要束縛特忒定的公司。可引替格爾（Hogg）所說的來作個例：「這是一目了然的，現在英國公司是沒有爲了自身的利益，而與俄人進行談判。這也是顯然的，若是俄政府不願歸還外國主人以俄國產業，或是同時不容許賠償他們以保障在俄國私有財產的安全，那末，恢復世界與俄國的和平貿易，將不可能，而開拓俄國煤油事業的新投資，也不能安然獲得」。

十一月裏這早已通知的會議舉行於巴黎。那兒的出席代表，是英荷公司的，美孚的，英波的，法比新狄嘉的，以及許多純粹俄國公司的，如梁諾沙夫（Lianosov）孟泰喜夫（Mentshiev）等等。美孚煤油公司，以諾貝爾（Yustav Nobel）爲代表，英荷公司，則以特忒定爲代表。「石油界的拿破崙」亨利爵士，被推爲主席。

特忒定握着這會議的主席權，是很有趣味的。因爲許多煤油商行，計劃着

要強迫英荷，擔任這一運動的領袖，對於這一運動，她本根本反對而就是半推半就地參加着的。原來這會議的真正目的，是對馴養英荷公司，因為祇有她在石油權威中，是沒有停頓她復獲高加索根據地的努力。有什麼更好的方法，比較推舉英荷為封鎖政策的保證人，監督人，以及保護人，更能束縛牠呢？

這會議自己組織俄羅斯石油會社國際團 (Groupement International des Societes Naphtieres en Russie)，或是大家曉得的「組合」。許多公司關於營業關係，仍保持獨立，但關於俄國事務的種種，他們誓約一致行動而不互相獨立。這組合的基本原則，是建立於第一次會議的草約中，牠的內容是：「由英荷組合及諾貝爾兄弟公司的邀請，在一致推舉特忒定爵士為會長的指導之下，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以前開辦於俄國的十八個俄國及外國團體的代表，會集於巴黎。」

「出席者，代表舊俄帝國的煤油工商業的大多數商人，宣布他們形成一聯

合戰線，以保障該工業的權利及利益。出席者，同意而允准，且不論爲自己或是在援助人的名義上，採取英荷代表的宣言，該宣言的大要如下：

「(一)不容許任何出席的商業派別，直接或間接反對現在的團體，以獲得蘇維埃法律所排除的其他所有的權利。

「(二)油田開拓事業，祇是在對於各商業團體的權利及產業，有同樣的復原及重建以後，纔是可能。

「(三)屬於國家的油田，代表煤油工業充分發展上所必需的公共貯藏，因此，任何商業組織，若未得全體同意，不能採取個別租讓。」

這組合的三大戒律，每個人是必須同意的，不是想與蘇俄着手互相諒解，甯可說是阻礙友善而已。若使某一公司，能與俄政府解決她的要求，她必需拋棄這利益，而等候組合裏聯合着的全體同盟者，能獲得同樣慶足。若使蘇維埃給一商業團體以一種油田租讓，那田從未經私人擁有（不論俄國或外國，對

于這油田，都沒有什麼問題）但是，也要毫無顧忌的被拒絕的。分明這問題再不會是一種賠償或是歸還了。一種比較激烈的口號提出：封鎖及絕交。便是俄人願意賠償幾個公司，便是俄人願意歸還幾種產業，這組合的份子也將答之以大聲的「呸！」現在的目的，是要壓迫布爾希維克派，使他們降服，使他們長跪伏罪。因此，這再也不是一樁交涉與磋商的事情了。勝利後的組合，預備指定條件，依據那條件，以前被沒收的原主，便得高視闊步地跑回他們的高加索油田去。

這是美孚觀點上的勝利，也是英荷的失敗。但是，英荷公司堅忍地接受這種地位，而且還掌執着鞭笞自己的鞭子。實際上此外是沒有怎麼可做了——是那時候的沒有什麼。

這組合登記了六國的煤油公司：美，英，法，比，荷，俄。這組織的激烈代表，法國與比國，是封鎖與絕交意見的最熱烈的擁護者。在另一方面，美國

商人維持着一種頗爲淡漠與懷疑的態度。這或許是因爲他們覺得在英荷的團體中，是不大安全。或許他們更不信任特忒定，所以謝絕他們的熱心來連累他們。

美孚與英荷亞細亞公司間的嫉忌，從開端起，便是破壞這組合的聯合戰線策略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純粹外國公司方面的反對俄人。有些沒有聯合這組合的組織，如大英的斯丕斯石油公司，以及英國的巴庫聯合有限公司，以爲允准俄人的參加，是會暗傷外國所有者的事件的。俄人的狀態，却是不同，因爲他們以爲，一個政府，若是認爲適當時，得沒收他國家裏的財產。所以，這組合裏的俄人，成爲聯合戰線中最易攻擊的弱點了。因爲若是祇有非俄人的份子，牠倒有前例及國際公法的扶助。俄人的理由，當然是可取而確鑿。但是，美孚公司在巴庫的權利，是由於與俄國公民諾貝爾的專務而來的，怎樣能允許牠呢？特忒定是從孟泰希夫梁諾沙夫及其他俄人購買產業的，又怎能首肯

這種爭論呢？而且，從證券交易所收買俄國紙據的法國人，又將怎樣呢？這樣，這組合裏幾個份子的自私的利害關係很早就中傷了整個策略的成就。

可是自私的利害關係，還沒有自私而競爭的傾向，更能摧毀這組合。

暴烈的法比的特殊作用，便是瞭望這種傾向。當危險將近時他們立即狂吠亂嗥起來。他們不肯守候任何機會。一九二三年二月，當這組合組織了四個月以後，謠言傳播着英荷與蘇維埃政府成交了一筆貿易。這是實在的。特忒定是再也情不自禁了。他買了布爾希維克派在巴庫生產的火油。於是他就做了封鎖與絕交的「奸賊」。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倫敦的石油日報，把全部事實的密謀詳情，序述出來。

這刊物的巴黎新聞記者寫着說：「購買七萬噸俄油，以及再挑選十萬噸的事實，仍在醞釀中。有幾種報紙對於英荷公司的戰略，發生嚴重的反響。當

然，任何人曉得，一九二二年九月，法比新狄嘉以爲，這組合的會員，應反對做任何事，以直接或間接損害被蘇俄沒收產業的個人或商行的利益及權利。除非蘇維埃已經歸還，俄國產業的開拓事業，不應承辦；而且，若未經公衆同意，國家產業不應有任何「單獨租讓」。大家確認英荷代表是最急于（原文如此）用種種可能的方法，以鼓勵俄油的封鎖的。但是，三月二十六日在巴黎的會議（這組合的）中，他們通知他們的會友說，他們已決定購買若干煤油，以維持「市場的紊亂」。他們以爲這樣是沒有違犯協議，因爲這是「關於油田而不是關於生產的」。新狄嘉（組合）是震驚於這樣的邏輯，而說不能在缺乏貨物的基礎上有所經營。而且，無論如何，向蘇維埃購買貨物，不過是供給他們以經費，以維持他們的萬惡的沒收政策而已。最後，這新狄嘉（組合）「請求」英荷公司拒絕應承十萬噸的採辦，還要取消訂定的七萬噸的購買。英荷公司的代表，爲了要緩和他們的會友的怒氣，願與新狄嘉分擔這次的購買。這是

被拒絕的。英荷不忠實於新狄嘉的感情，並沒有改善，雖是以後發現，購買的協議，傳說是訂定於三月二日，實際不過是簽訂於三月二十九日。——這會議以後三天。」

唯戰爭與煤油事業，不擇手段。事實是英荷反背了對組合聯絡的誓約，上文的紀錄，便是序述這公司的代表，撒了一個破天荒的謊。諒解的宣揚，很不能完滿。不錯，一個獨立的公司，是買俄國煤油，而蘇維埃的生產品，也在英國市場上，找着出路。但是，便是在嚴厲的商業觀點上，英荷公司的行動，也不會是正常的；至於「道德」方面，是更不對了。

雖然，這樣的「不忠實」，是可以在英荷、而預料着的。這公司從來沒有完全同情於封鎖的綱領。全是一貫的偏袒着與蘇維埃的商業關係的。若說它與蘇維埃訂定契約是犯了罪，但是這是它的真實性質戰用了暫時的虛偽的謙讓。

可是美孚煤油公司又怎麼呢？美國托辣斯，是封鎖原理上的最有力量而呼喊得最高的戰員。「排斥赤色煤油」的標語，大書特書地寫在它的旗幟上。可是同一年的冬天，或許是在同一月裏，當特忒定的手下人，在倫敦與阿柯斯（Avcos）公司交易時，美孚，煤油公司的職員多治（Dotz）先生，恰在莫斯科。我會與他在那裏談過話，他的來，不但是購買煤油而已。那是英荷亞細亞公司的小過失。他的來是要獲得租讓。這租讓將於另一章裏序述。現在這就夠我們注意了，穩固的石油組合前線，是建立于包圍蘇維埃，直至它們屈服的公開目標上的，不過半年後，兩個——最大的兩個——商業團體，却離棄了隊伍，而怠工於他們同意奮鬥的目標了。雖然，這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離棄，因為一方面還允准這些組織，加入禁止會員與蘇維埃往來的組合裏去，同時，它們又與被咒詛的布爾希維克派，進行商務和解，或是想進行商業和解，它們是一面圍困城市，一面與城內人民共食麵包！

煤油業人的反覆游移，斯丕斯石油公司的董事們，便是最引人注目的例證之一。這公司在革命以前，是有很大的產業在古羅士尼的。這公司的董事長忒維氏，在熱內亞是非常活動於反對英荷的獲得租讓，而動員法人及比人以反抗俄國的租借。他在海牙會議裏，那在一九二二年七月，也做了同樣的事務。但是在八月裏他與他的同事們，即在柏林與蘇維埃當局談判租讓事件，湊巧得很比國阿克浮篤夫 (Akverdov) 公司的委員們，也是如此。隔了一月，他又以「組合」的組織者之一，出現於巴黎了。這組合的會員，是不可接觸蘇維埃租讓。或是單獨與俄人談判的。可是，十一月二十日，斯丕斯的董事們又決定與組合脫離，而恢復與莫斯科政府的關係了。而且，十一月裏，斯丕斯石油公司，還寫了一封長信給在柏林的俄國商務專使 斯托那可夫氏 (Stomonyakov)，它在這裏是明顯的指議會，這公司是「願以我們的組織，在可能的最早時期，回至俄國，而且預備借給，收回我們於俄煤國油工業關係上所必要的新資

本]

這信繼續着說：「現在是，嚴重談判的時期到了。」可是，在這時候，斯不斯公司依然是這組合的封鎖聯合戰線中的一員。

有人會希冀法國人至少是忠實的。但是，八月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這組合在特武定的主持之下，會集於雕維爾，(Deauville) 以「致慮報告來的，某法國人之進行於獲得俄油租讓之「嘗試」。這會決定教法政府注意這種交涉之危險」。試想亨利據案評判個干例禁者的景象！

所論及的「人」，便是渥姆銜痕國際石油公司(Omnian International de Petrole)的委員們，這是普通稱為美孚的輔助機關的法國公司。

「法國人」想出價購買俄國國家的煤油產業而不要私有國或國家沒收的油由，現在却成就了法國政府政策的激劇轉變。這是發現於一九二三年九月六日，這組合公開給石油委員品腦氏的信裏的。

三十二公司所簽定的通信上寫着：「盧倫武氏以法比新狄嘉代表以及我們團體中的會員資格，說是代表你以通知我們，關於所謂俄國的國家石油油由，你與我們的意見不同。你以為這些油田，可以做一方面是新團體，另一方面是蘇維埃當局之間，商訂契約之目的物。」

對於這問題經過慎重考量後，我們的團體，請你注意，我們關於油田組織決議的第三段，這是完全依照法比政府在熱內亞及海牙會議中堅決主持着的決議的精神。」

這組合的抗議，是這個國際會議的進程上的起始材料之有趣貢獻，但是牠並沒有成就什麼。這組合的精神，現在是全然崩頹了。宗旨被大小公司所出賣了，現在更被牠有力的庇護者所出賣，這便是法國。但是更大的打擊仍在準備中，現在要說到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五日，這組合所舉行的會了，——恰在牠產生以後的一年。

特武定不免又當了主席。依據消息正確的石油日報的巴黎訪員所說「這團體決定，關於在俄國的各種產業及其開拓事業，應與蘇維埃政府立即進步談判……」

這位記者批評道：「所以，一九二二年九月的有名的決議，好像騰普斯報所說『不須闡發，也不必借用牠們到任何雙關語上去』，是趨向到許多別種優良議決案上去了」。

這決議是等于自動解散了這組合。奸逆者，不過在幾月以前，是野蠻地煽動購買蘇維埃火油的，現在更把道德上的論點都包括在內，說明他的「營業祇是營業」的批評非常正確。而且說，與莫斯科討論事項，比較實際機會逝失而死守着一個理論上的人，要好得多多。

不須說，許多組合裏的份子，是不慍於意「與布爾希維克派談判」的決議的。以此，他們形成「俄國煤油公司的國際同盟委員會」。這是發生於一九二

三年十月裏的下半月的；換言之，這是立即跟着英荷意見，在組合中獲得勝利而來的。英法比俄的商行，聯入這個新團體，可是牠比舊組織薄弱許多，而且更不能動人心目。這些背叛組織者，採取了與組合所阻攔的相同的章程。

這組合的破裂，並未激怒亨利爵士。實在，這幾乎是適合了他的目的。現在，他享受行動上的絕對自由了。應當注意的是，這組合的瓦解，很可疑的，與倫敦的俄國大樞克雷沁及特忒定間的賠償討論，若合符節，而且柴哈洛夫 (Basil Zaharov) 與厄闊哈忒 (Urgunart) 還傍聽了這會議呢。不過在十一月裏，這談判是決裂了。

這組合與國際聯盟委員會，並駕齊驅地繼續存在着。後者的會員，保持着他們在前者中的會員資格。但是這組合，不過是牠自身的一個影子罷了；牠已沒有意旨與特殊作用，而成爲英荷公司的御用機關了。牠代表了特忒定的組織，以及亨利所買或自己統轄的俄國大公司。特忒定部屬，未經邀請法比代

表，便會召集這組合的會議，於是他們可行動於這些會議所一致採取的決議上了。這計謀的明顯例證，便是特武定的計劃。想這組合，把英國斯丕斯石油公司以及比國阿克浮篤夫公司排斥出去，因為牠們雖沒有反抗他的狄克推多，可是不甘屈從。這計劃立即使團體國際同盟委員會從這組合退出。這樣，祇留下英荷，諾貝爾商人，以及俄人了。而且，從上述兩大公司發出一封非常有味的信，在那裏牠啓示着亞細亞的活動，而證明了亨利爵士的估惡不悛。亨利是直到一九二四年，還沒有廢除這計劃的。他在熱內亞及滄牙，是堅決地急進着，想爲英荷公司得着完全壟讓的。這斯丕斯同阿克浮篤夫的信，寫着如下：

「我們昨天從信裏得着消息，知道吉爾本康 (C. J. Berthel) 在本月八日說及，石油會社國際團的會員一致的要求我們脫離國際同盟委員會，或是，在相反方面，便是認定我們自案已從國際組合裏開除了出來。

「這種決定，若是真的造成的話，是造成於我們缺席，以及國際組合中一部份會員還沒有曉得的時候的，他們簡直沒有諮詢過。這是不合法的，要曉得這組合的委員會的一切決定，應經全體一致同意，始能有效。我們深引為遺憾的，便是爲了下列的緣由，我們視為更進一步的協力於國際組合的工作，是不可能了。」

「（一）國際組合的綱領，是由組織大會上所採取的三大基本決議所規定的。用不着我們的正式抗議的態度，組合裏的某幾個份子，屢次的把這決議破壞了。這是記載在委員會的備忘錄上的。我們想起英荷亞細亞團體以及諾貝爾團體，向蘇維埃購買煤油商品，便是可注目的例證。」

「（二）特忒定爵士，在某種情形之下，曾做了國際組合的挾持誓約者，對十歸還單純的沒收產業的問題上，刺探着蘇維埃政府。特忒定曾允諾在未經諮詢組合裏的會友以前他不進行談判；他也曾允諾在可能的最短時期內，將報

告他與蘇維埃的第一次談話。所允諾的沒有實現，而特忒定反直或間接的繼續他的談判，不是爲了單純的留漢沒收產業於其法律上的主人的原故，而是爲了組織他團體所能駕馭的公司。而且還允許不正確言論的刊載，說國際組合會訓令他這麼幹的。

「(三) 在上次十月二十五日這組合的會議裏，特忒定延不出席，派遣高爾本康報告與蘇維埃的談話，在答覆我們所問的疑問時，高爾本康確說英荷亞細亞公司是沒有組織保管公司的願望，而且這問題尙未蘇維埃提出。這實言是由我們的要求提出於會議上，而想記入記錄簿的，但以後給高爾本康禁止了。我們所提出的抗議，終于沒有結果。所以，結果是，這組合的一部份份子的不忠實，把組織決議，在精神上及信札上都破壞甚盡了。所以，我們願意正式宣布，我們對於這組合的現行組織，再沒有什麼信念了。牠在我們眼光中喪失了種種存在的理由。

「請注意這組合的某幾個份子，是漠視了種種正確而公平的原理。廢棄了煤油工業者聯合起來，想互相保障的利益和權利。這組合本身就不能反抗對手所說的權利的擾亂與破壞。我們要求從國際組合裏引退出來，以便保留我們將來的行動自由。」

打擊以後，這組合立即化為烏有，沒有什麼人再來注意這樁事了。國際組合繼續着死息奄奄地存在好久。聽說他間或在巴黎會集着。俄國人是被擯除的。法人及比人是多少對牠忠實的，不過英國人中，祇有忒威特及忒利歐出席，而且還是不定期的出席。牠沒有做出什麼花樣，而且在這個環境下，不能比大英俄國債主聯合會（Association of English Creditors of Russia）以及法國的相當組織，會做得更多些。這兩個組織計劃着想阻礙與蘇維埃的出價租讓，而抵擋「偷來」俄油流入他們國境。可是不管他們如何努力，俄國的石油出口是繼續增進的。

缺 页

第五章 美孚公司與列強承認蘇俄

亞居哈 (Leslie Urquhart) 是俄國革命前的大實業家。他起初從事于俄國的煤油業，後來成爲俄國最大的礦務企業家。所以對於俄國的人民，語言，以及一切，他都能深切地瞭解。他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十日的英倫金融日報上這樣說：

1. 『俄國油田不能生產若干煤油供應外國。
2. 『俄國恢復一九一七年的最低生產率，至少需五年的慘淡經營。
3. 『此五年中，除恢復從前工作狀況所需的鉅大費用外，還需一筆額外費用，其總數在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
4. 即使一九一七年的生產率可以恢復，俄國的運輸與工業的經營，亦將耗用煤油業的所得。所以最近幾年中，俄國的煤油祇能輸入，而不能輸出。』

倫敦煤油週報在五月十三日的刊物上登載了亞居哈的話，而且說：「總而言之，本刊的意見亦正如此。然而預言家的話統統錯了，就是亞居哈，他的觀察亦未不為其主觀的成見所影響。也許他祇注意到生產的工具與技術，但革命後蘇俄布爾希維克所產生的精神與生氣，他都完全忘却了。」

現在歷史已證明亞居哈的錯誤了。他所說一九二二年後祇能輸入不能輸出的國家，實際上不僅源源輸出，而且輸出額又極鉅大；總計一九二二——二三年共輸出三三〇〇〇噸，一九二三——二四年，共輸出七七一〇〇〇（中國及波斯尚不在此列），一九二四——二五年共輸出一三六〇〇〇噸。

平心而論，這樣的紀錄真是驚人的成功，因為革命後既沒有國外投資和援助，且世界諸煤油托辣斯的政府，又極嚴重地反對，俄國的煤油業是這種環境中成功的！

俄油的入口，在英國與法國遭遇最大的反對，他們都極力地排擠俄油的銷

行。然而石油新狄嘉在英國的銷場極大，在法國亦不少。例如，一九二四——二五年，俄國輸出煤油，共八一〇〇〇〇〇〇普特，英國購去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普特。此外，意大利購去一四九九八〇〇〇普特，德國購去一〇九六四〇〇〇〇，法國購去八五〇六〇〇〇普特。至于美國的不購俄油，其原因是很明顯的。

蘇維埃的煤油雖然在四面楚歌中，但在歐洲及近東諸國的工商業中，日漸佔重要的地位。據俄國政府的紀錄，俄油輸入各國，占各國入口油的百分率是這樣的：

德國	一九二三——二四年	百分之九·六
	一九二四——二五年	百分之二四·八
法國	一九二三——二四年	百分之四·三
	一九二四——二五年	百分之九·九

意大利

一九二三——二四年 百分之七·七

一九二四——二五年 百分之四〇·八

土耳其

一九二三——二四年 百分之二八·六

一九二四——二五年 百分之四六·七

巨哥斯拉夫

一九二三——二四年 百分之〇·〇

一九二四——二五年 百分之一三·八

埃及

一九二三——二四年 百分之二五·〇

一九二四——二五年 百分之四七·三

英國

一九二三——二四年 百分之三·八

一九二四——二五年 百分之五·八

這個比較百分比，明白地顯示蘇俄煤油業，在十二個月中所得的進步。現在再把輸出油的噸數及國名列表如下：

國名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間 所購俄油的噸數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間 所購俄油的噸數
德國	六九一一〇	一七五五〇〇
法國	五六六〇〇	一三七三〇〇
意大利	四一九〇〇	二四一八四〇
土耳其	一六二〇〇	三一八〇〇
巨哥斯拉夫	—	八三〇〇
埃及	七五〇〇〇	一八〇四〇〇
英國	一八〇二〇〇	三二一六〇〇

俄國的煤油供給四個資本主義國家——英，法，意大利及希臘——的海軍油艱；這彷彿不足相信，但事實確是如此。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石油新

狹嘉的主席洛麻夫 (G. Lomov) 與法國駐俄公使哈勃 (J. Herbatte) 在莫斯科

簽訂合同，約定於本年年底以前，撥給法國海軍部長煤油七五〇〇〇噸。一九二四年洛麻夫與墨沙利尼 (Mussolini) 晤而之後，也即爲意大利海軍簽訂同樣的合同。從各方面看，意大利是俄油的最大市場；一九二五年意大利所燃柴油完全購自高加索。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的英倫煤油週報說：『意大利工業明年需柴油約共一二〇〇〇噸；意大利銀行團已與俄國石油新狄嘉約定，于十二個月中供給是項煤油，此事已載上期本刊』。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八日，煤油週報又謂意大利已與俄國新狄嘉簽約，要俄國於一九二六年撥給各種煤油共二四〇〇〇噸。所以石油新狄嘉在意大利油市上，給英波煤油公司以極大的打擊，識者甚謂英波公司不久即將與美孚油公司一樣，完全爲石油新狄嘉所排擠。石油新狄嘉在土耳其的進步亦復如此，牠到處設立零售分銷處，藉以推廣營業，因此石油新狄嘉與美孚油公司遂大相競賣，後者甚且虧本減價，壞破新狄嘉的營業。即使在靠近油產地羅馬尼亞的布加利亞，俄油亦到處排擠羅馬尼

亞的煤油；所以沙非亞（Sofia）的羅馬尼亞商業外交官報告該國政府說：「俄油現正設法入境，占取羅馬尼亞煤油的固有地位。蘇俄油煤業者盡量改善他們的油質，布格利亞人皆以俄油物美價廉，無有不愛好之者。羅馬尼亞政府所載如此。此外，在英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埃及，高加索油亦是英托辣斯的眼中釘。俄油在地中海一帶暢銷之不可抵禦，這是沒有問題的。」

俄國出口油為數雖不很多，但隨時——尤其在英國和法國——皆引起高加索的英法煤油企業家的暴怒與牽制。不過，這些週期的風波，平常並不是各油公司（因俄油的侵入，本身大受損失的各油公司）所主使；又因各油公司逐漸成爲石油新狄加的顧客，所以上述的暴怒與牽制亦日漸減少。祇有英國于一九二五的下半年，排擠俄油的怒潮突然高漲，較尋常尤爲劇烈。

反俄油的風潮不是各油公司所主使——至少不是直接主使；主其事者，實是大英俄國債主聯合會。有人說該聯合會是英荷亞細亞公司的工具，其目前

的作用，正與從前被亞居哈所利用時的作用一樣，當其機關附設在亞居哈的辦公處的時候，完全是前俄國礦業主的口碑。有些人甚且說，最近對俄油在英國銷行的排擠運動，是由該聯合會劃出一筆款子來幹的。這一點大概是可靠的，因為聯合會的主席副主席等，都與煤油業有密切關係。

大英俄國債主聯合會的主要工作，在於破壞俄國駐英公使賴可夫斯基與英首相麥克唐納兒於一九二四年所訂的協約。這種企圖結果是成功了的，一直至於今日，無論在國會裏及新聞紙上，該聯合會還是繼續努力于破壞英俄協定。

聯合會在一九二五年秋間的排俄運動，一部分是破壞英俄商業與擴大排俄的宣傳空氣，但是實際其影響而不止此。照報紙對於此事所載明篇幅與民間流行的宣傳讀物的數量上說，這運動是意外地成功了的。但就另一方面看，與其說是成功，不如說是失敗，因為聯合會的陰謀和野心，都從此暴露無餘了。

聯合會排俄運動的對象是俄國油產有限公司 (Russian oil products Ltd.)。該公司爲一九二四年八月產產於英國的俄國公司。因爲要反對這個公司，聯合會乃發行公正與掠奪、蘇俄的陰謀與掠奪的事實、蘇俄關於煤油的醜事等等小冊子，以廣宣傳。宣傳小冊子的末尾又附帶要求英政府組織委員會，修改一九二一年所訂的英俄通商條約；總之，他們要根本破壞英俄中間的關係。

反俄國油產有限公司的小冊出版以後，下院會二次討論此事，且與債主聯合會取同樣態度；同時報紙亦發表關於此事的寫幾封信。格來登道爾 (Sir C. Atan Doyle) 來信抗議政府允許俄油在境內競賣。忒維忒來信說格來登道爾的抗議是爲大衆說公話的，而且對於蘇俄的掠奪問題，還加以辯論。忒忒定在給時報主筆的信中，舉出許多事實，證明英人的油產，都被蘇聯政府拿去出口售賣了。忒忒定最後還說：『如果早知這些事體，他必以較強硬的口氣質問此種競爭之合理與否』。

特忒定自己，於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間，共購俄油約五十萬噸。那末，現在他又爲什麼出來反對呢？從亞細亞公司熱心購買俄油的時候，何以未見有所謂排俄運動呢？

排擠俄油運動，在十一月裏達到最高點。十二月，作者與忒維忒和忒廬登次晤談之後，知他們想竭力避免在熱內亞及海牙反對特忒定的一切遺恨。從此可知債主聯合會與亨利，彷彿彼此已經息怒，兩方的利益，也早就一致了。

反俄風潮臻於極頂的時候，倫敦煤油週報，拒登俄國油產有限公司的一切廣告，且於十一月七日的刊物上，自吹自捧地說，「除某公司外，所有車票煤油公司，都已直接或間接對他們的行動表示同情」。所謂某公司者是誰，這是要讀者去猜度的，有人說，這個某公司就是美孚油公司，或是美孚公司的英國分公司——英美油公司；且謂，反俄油運動的動力之一，是亞細亞公司欲梗阻美孚公司購買大批俄油的進行。

債主聯合會鼓勵風潮的原因，顯然在於俄國油產公司的專在英國銷行俄油。該公司在加狄夫（Cardiff）及勃列斯托（Bristol）都有她自己的油池，有她自己的分銷處；且所售火油及徧陳等，其價格恆較英國其他各公司低廉一便士至三便士。諸油公司的營業當然立時受新興俄油減價的影響，所以俄油一經暢銷內地，諸同業即迎頭痛擊。關於此事，有一點須加注意者就是：據英國海關所記載，一九二五年一月至九月間，輸入俄油共有七萬八千萬加倫以上，其中一三四七三〇〇加倫提交俄國油產有限公司，餘皆成批分售與各大公司，亞細亞公司即其一也。

排斥俄油產公司的風潮發生時，石腦油新狄嘉與英美油公司正作重要的談判；按特忒定在時報及六月十五日晨報所示，大英債主聯合會所主使的風潮，與亞細亞公司及美孚公司間的衝突，亦不無關係。

俄國出口的煤油，在世界的煤油業上，雖占重要位置，但為數尚甚少。惟

近年發展很快，去年出口數目，已較戰前爲大。而且，各國政府雖極力設法排擠，債主們雖時發暴怒，英下院雖時常提出討論，擴大反俄油的宣傳，但俄油在外國市場還是日益有所進展。俄油之所以成功，其原因約分三點：（1）質地優美；（2）高加索鄰近歐洲市場；（3）歐洲油源的缺少。茲再說明如下：

（1）俄藉或非俄藉的煤油業者，都承認巴庫油爲世界最好的煤油。這也許有一點宣傳作用或有其他意義，但俄油的質地確甚優良。不錯，俄國的煉油工業是退步的；巴庫油的種類亦不多；高加索的裂油及提取徧陳的方法都不很新式；提煉時空耗了許多東西，許多副產物都沒有應用。但，最近已有許多運步。例如巴庫油的一部分，已經電氣化，美國化了。煉油及裂油的機器多半購自美國，舊法日漸歸于淘汰。在機械方面，俄國雖不免幼稚，但其煤油的生產力的日益增加，油質的日益改善，種類之日益加多，想都爲識者所共知。

(2) 至于地中海沿岸的近東諸國的地理，俄國自有天然的優勢。亞細亞公司要從東印度及緬甸運油；美孚公司及梅蘭公司的油源遠在墨西哥，南美洲和美國內部。里高加、維土耳其、埃及、巴爾幹、意大利及法國等處的距離較近，水道交通又極便利。運費與煤油業既有極大關係，蘇俄的石腦油新狄嘉，自有不可爭奪的權利。

對於中歐及巴爾的克(Baltic)諸國、俄國得由鐵道直接運輸煤油，其便利遠非英波公司或其他從墨西哥、委內瑞辣(Venezuela)或太平洋諸島運油的各油公司所能望其項背。加之，蘇俄的幾個領袖，若進而開發庫頁半島的油源，俄油在遠東大煤油市場中，亦很足與美孚公司及荷蘭公司作劇烈的競爭。各強大的煤油托辣斯，在許多地方，都已有健全的運輸及分配機關，但俄國僅僅有一個立足地面而已，而且油桶及油車為數亦至少。這些都足以阻礙蘇俄油業在國外的進展。不過，這都是暫時的。高加索油在國外暢銷所得的盈利即可

用以消除諸多困難，最後必能得到成功，減低其困難至最低限度。具有這種地理上的優勢，俄國在歐洲諸大工業國中，必因油田的地位的優越，獲得許多勝利。

(3) 然而最大的權利還是歐洲油源的稀少。茲錄一九二五年政治年刊所載歐洲油產比較表如下：

國名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俄羅斯	三, 九七三, 五一〇	五, 四三五, 〇〇〇	六, 六五三, 〇〇〇
羅馬尼亞	一, 三六五, 七六五	一五二, 〇〇〇	一八一, 一六〇〇
波蘭	七三二, 四八二	七三三, 〇〇〇	六七〇, 〇〇〇
法蘭西	六〇〇, 〇〇〇	五七〇, 〇〇〇	五六六, 〇〇〇
日耳曼	三四九, 六六七	四四〇, 〇〇〇	四五七, 〇〇〇

綜觀此表，俄國超過其他各國很多。德國與法國所產真不啻俄油之滄海一

粟。波蘭的油井日趨敗退。羅馬尼亞出產年來雖有進步，但尙遠不及俄油，且亦遠不足以供應全歐的需求，其地位目前尙重要，而能力至爲有限。

世界煤油之最可貴者。首推俄國油礦。這一點，從美孚公司，荷蘭公司及沁克雷公司等陰謀奪取俄油的努力，就可想見。過後，各油公司都集中力量購買大批俄油。一九二三年及一九二四年的上半年，美孚公司絕對應許亞細亞公司自由購買俄油；但一九二四年夏，該二公司的代表在巴黎協定，今後二公司取同一態度。果然，一九二五年三月間，美孚公司買了大批俄油，一部分就直接送到亞細亞的一個分公司去了。

從此，美孚公司即爲俄人的經常顧客，從一九二四年八月至一九二五年四月，共購火油及煤油約二九〇〇〇噸；且這些都還不過是美孚公司大企圖的開端而已。洛克斐勒公司，甚且要想把俄國所有煤油統統購買過來，爲期在三年至五年之間。但這種要求，布爾希維克的俄國是決不會接受的；因爲共產

黨除爲經濟情形所逼迫外，決不肯讓任何國家或公司單獨支配。一九二二年俄國饑荒頻仍，國庫幾乎破產；所以一切都向荷蘭公司讓步。但至一九二五年，經濟的復原有急轉直下之勢，與美的經濟關係業已成立，且油產在歐洲亦已有相當的市場，所以俄國可不必將全部煤油售給某一托辣斯尤其因爲美孚公司常常懷着惡意，又因爲俄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尙未穩定。

布爾喬維克早知美孚公司對於俄美邦交的恢復必有所努力。一九二五春，作者與齊采林在莫斯科與俄國與美國的關係時，齊氏謂美孚公司的態度如有改變，——當時似乎有此傾向——俄美的邦交可稍可進步。幾個月以後，新狄嘉的一個高級職員亦說，美孚公司與新狄嘉作任何談判時，美政府恆加袒護。然而，當此俄國經濟復原的時候，就使美國以承認俄國爲條件，俄國亦不至應許美孚公司有長期購油的專利。這當然是一九二五年美國提出意見之後蘇維埃領袖們的意見，嗣後首相賴柯夫（Rykov）即正式發表，說這種要求是絕對不

能接受的。

蘇維埃雖然拒絕，談判仍未中止；且兩方都急欲有所協定，美國尤甚。但任何協定都有深遠的意義與重要，又因問題關係政治，兩方又皆不便輕易決定。不過美國始終有百步啓口的傾向。因為美孚公司若不得俄油的接濟，今年明年是可過去的，明年以後也許亦可勉強經營。然而眼光頗遠的顧問們，一眼看到一九三〇年的情形與未來因煤油缺乏而起的工業的頹敗，衷心不免有所恐懼。這並不是故事驚慌；美國煤油業者若不在西半球以外獲得新油源，美國的國外煤油市場不久即可消失。

現在，美國比特國外的煤油供應國內的需要。一直到一九二〇年，美國煤油的出口都比入口爲多，嗣後出入正可相抵。但一九二一年，出口煤油共計二七二〇〇〇〇〇〇加倫，一九二二年出口三〇一二〇〇〇〇〇〇加倫，已較入口爲少。但至一九二三年，雖然產油額較去年多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加

倫，而入口已比出口超過一〇九九〇〇〇〇〇〇加倫。（一九二四年油產額又低落）

識者以爲，紐約國立銀行（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與美孚公司未沒有關係。一九二五年六月，該銀行的月刊裏有說『將來煤油大都必須取自外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這樣看來，美孚公司極力向北波斯，莫蘇爾，帕勒斯登非洲及東印度等處發展，這並不是全無意義的。因爲洛克斐爾若不能在歐洲及亞洲謀獲額外油源，東半球的煤油市場，不數年即可衰失。不僅如此，要是福特汽車公司，公用汽車公司及一般汽車業者，像過去一樣，整千整萬地繼續銷費煤油——其實不能不繼續銷費，要是汽船的數目日益加增，要是汽油機日益爲工業界所應用，美國于最近的將來即不能不依恃俄油。這一點當然不能肯定地說；新油源也許再能發現。不過年來美國及墨西哥曾發見了許多油源，而生產依然不及銷

費。政府及煤油業者對此之苦心焦慮，亦意中事也。

因爲如此，美孚公司遂向新狄嘉提出意見，要購買全俄的煤油產品。這要求被拒絕之後，談判改換了方面，斯達和平讓步的辦法。布爾希維克應許給美孚公司售賣其全部油產之半，甚且預算在德國，比利時及斯甘狄耐維亞 (Scandinavian) 諸國的市場上停止營業。不過，地中海沿岸諸國尤其是有政治關係的土耳其，想保持其自由貿易權利，藉以克服英國的競爭。

美孚公司對於蘇俄這個意見多少是同意的，不過這裏有個捆帶的條件，就是蘇俄賣給美孚的油價，必須低於另一半售給任何其他托辣斯的油價。因爲祇有這樣，美孚公司才可相當的酬謝幾個過去的油田業主，被蘇維埃沒收的油田業主。

然而這個附帶條件也被蘇俄拒絕了。美孚公司又提議，允撥給新狄嘉存款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并允許從古羅士尼 (Grosni) 各重要油田至黑海的都伯西

(Tuape) 給新狄嘉裝黃油管。但布爾希維克仍然無動于中，談判遂歸破裂。

談判雖然破裂，兩方皆不失望。到了一九二五年十月，美孚公司極欲與蘇維埃石腦油新狄嘉再作一度談判，於是兩方又在倫敦外正式交換意見。但美孚公司的委員曾與新狄嘉一樣，內部的意見又不一致。凡空煤油公司 Vacuum Oil Co. 刺孚公司的一個分公司，其商業概在埃及及近東一帶——極端贊成購買俄油。紐約的美孚公司對此事不加反對。但澤稷 (Jarey) 的美孚公司的態度却極冷淡。

美孚公司的內部意見所以如此紛歧的原因，是不難探究的：凡空煤油公司的營業，都在地中海沿岸，俄油的競爭與彼有切身的關係，紐約美孚公司，注重土耳其及布格利亞市場，設無高加索油從海道源源接濟，其商業有不能久持之虞。所以對此事之贊成與否，全以其對於美國工業前途的觀察而定。至論美國的油源，煤油業者亦有不同的意見。很有些人對於前途至為失望，以為目前

的油源不久即可耗竭。胡佛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日，在商業部 Departments of Commerce 的報告中論到煤油，即呈請政府速在外國設法，作未雨之綢繆。

但，另有許多人對於美國的煤油却極樂觀，他們以為，美國現有煤油達二十七千兆 (2,7 Billions)，煤油的需用，大可無虞。這一方面的意見，統統在美國煤油之供應與需求一書中詳細說明了。擇稷美孚公司董事部主席督格爾 T. a. I 對他們亦絕對同意。他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禮拜六晚報 (Saturday Evening Post) 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為明日的揮發油。他在這篇文章中舉出許多事實，解釋一般人信為必然來到的「煤油荒」。不過，這位樂觀的預言家對於美國煤油前途的危險，亦非完全盲目者，他這篇意在言外的文章亦不能不說，「美國慘淡經營的國外煤油業的發展，比較還是近年來的事。照一九二四年的情形，——就是入口粗油的百分之四十直接或間接由美國人經營

而來——，國外煤油業的發展對於國內各方面都極有裨益，因此目前國內每况愈下的油田，若不得新油源的維持，其結果將不堪設想。世界主要的油源地，必然移至外國，而現在的各煤油公司能否安然渡過這種革命似的劇變，確是個問題，這一件或許到來的形勢，距今日為時雖尚遠甚，但我們可說，工業必須視新環境而轉移。』

據替格爾的意思，美國煤油業的危險前途是有可能性的，但為時必遠。他的這個信念，雖然為幾個同事所反對，而澤稷美孚公司對於購買俄油所以如此冷淡者，也許就是為此。

澤稷美孚公司的態度所以如此者，第一點是對於亞細亞煤油公司的恐懼，第二點是受了亨利特忒定的影響。特忒定對於美孚公司與俄國的貿易是存心破壞的。他明知蘇俄的基礎絲毫沒有動搖的徵候，但他故意要寫信給倫敦的晨報，預言蘇俄政府在一九二六年以前就會傾覆，許多智識分子正預備信任蘇俄

的一切一切的時候，但特忒定却在各種報紙上發表，力言與不久就要傾覆的政府訂立重要協約，是極愚笨的事。他這封信，不是文學的作品，也不是他反布爾希維克的流露。他的信和所說的預言，不過要恐嚇與他自己有價接關係的新澤稷美孚公司罷了。該公司開設于法國，德國，意大利，斯甘狄耐維亞與其他消費煤油最大的國家；到處都與英荷煤油公司競爭。不過，所謂競爭，實際就是合作，因為該二大公司既不削本減價，互相詆毀，甚且彼此聯絡，定了個共同的市價。所以特忒定對於美孚公司，遂有得力的武器。最近，特忒定對凡空煤油公司幹過一次減價的競爭；凡空公司本擬和他對抗，但替格爾以為特忒定在歐洲的商業若因俄美間的協定而衰落，特忒定必背城一戰，堅持他的競爭，致兩方皆有不利。替格爾所以無意與新狄嘉周旋者，其原因在此；而澤稷美孚公司所以取冷淡態度，亦昭然若揭矣。

一九二六年正月，美孚公司中贊成俄美協定的諸委員，決定努力建設美孚

油業者的聯合戰線。英美孚煤油公司派代表到紐約，告紐約美孚公司諸領袖，說盡量購買俄油的時，已經到了。這位代表對於俄國在歐洲，商業知之甚稔，當不難得凡空油公司及紐美孚公司的信仰。但替格爾，左右美孚公司的替格爾——終以「道德問題」，態度未能決定。不過，他深恐自己的「道德」原則，尚不及這位代表先生的煤油知識，於是召集外交部的副秘書英美煤油公司代表，暨美孚公司董事們，參加討論購買俄油談判，是不是件道德的或倫理的事件。會場中有些人，以為這個糾紛問題，實際上已經解決了，因為美孚公司，事實上已經購買了千萬噸的俄油，英荷公司所買更多。會議中更指出美國俄間的貿易，日形增加，而且俄人之來美做煤油生意者，外交部皆給以護照，他無業者顯反是。參加會議者的贊成購買俄油的人都說：「商業是商業」，與其他事體不同日而語。

傳聞外交部的副秘書修士的「國際道德」(Olympic morals)亦為這回的

辯論所動搖；他自己亦承認被人說動了。果使這個傳聞是事實，那末美孚公司的董事以及替格爾子會議之後，對於購買俄油的計劃，至少有所同意；英美油公司的代表阿·英倫亦必從再與俄國通商，購用俄油；——這一切祇要蘇俄願意，事體都是可能的。更進一步，澤稷美孚公司居然對於厄姆巴油田，亦接受租讓了，俄政府本不願分出厄姆巴，但因需要大宗資本以增高油田的出產能力，又因缺少運輸的器具，蘇維埃一部分委員，咸不欲過分拒絕厄姆巴的租讓。作者深以為美政府如能禁止其排俄活動，美孚公司較任何煤油公司部更易得蘇俄的同情與考慮。

在另一方面，關於撥售大宗煤油給美孚公司，莫斯科將諸人的意見亦可分為二派。一派人的意見，以為出口的煤油，要謀較大的市場，絲毫沒有困難。新狄嘉把俄國油業剩餘下來可以出口的煤油輸至各國，日漸無有問題。所以，除非美孚公司能支付若干款項，以增加俄國油田的產額，與美孚公司訂立購買

俄油的合同，是沒有多大利益的。受了洛克斐勒或美孚公司的資本的幫忙，俄國產油每年若多出幾百萬普特（Sood），這宗超出的出產，美孚公司自然有購買的優先權。但高加索及各處油田的產額，若與前二年相仿或稍超出，那末布爾希維克與美孚公司訂約，究有什麼好處？這是一方面的意見。

另一派的意見以為：要在國外售賣大宗煤油，必須費廣大費錢的手續，處在世界各政府以及與布爾希維克針鋒相對的各煤油公司之下，俄油在外國的經理處是否能而無困難發生作用，這是完全不能擔保的。其實，各經理處將來都有根本倒閉的可能。這樣，新狄嘉油便無從銷行至于外國——尤其現在各大托辣斯却到處設立路旁的分銷處。俄國目前既不能與各托辣斯競爭，其剩餘的煤油必然要經世界各大托辣斯之手，藉以銷行外國，而托辣斯與托辣斯之間，善惡都是一樣的。現在美孚公司既能比其敵人英荷公司支付較高的價格，且美政府雖未承認蘇聯，但亦不像英政府那樣刻骨地反對布爾希維克；不與美孚公司

訂立商約，這完全沒有理由的。

蘇維埃石腦油新狄嘉將取何種前後的政策，大都將視美孚公司所投的電格而定。

英美煤油公司的代表勾留在紐約的時候，凡空油公司與新狄嘉擬定了個草約，以前者服從後者為談判的基礎。合同內容訂正撥售給凡空煤油公司以粗油，揮發油及火油共三四十萬噸，并聲明此項煤油必須售給埃及，帕勒斯登，敘利亞，西利亞亞（Cilicia），波蘭，捷克斯拉夫，巨哥斯拉夫，奧大利亞，匈牙利，葡萄牙及摩洛哥等處的凡空油公司。草約再訂明，新狄嘉的任何煤油若不願意賣給凡空油公司，亦必須售給紐約及新澤稜的美孚公司。

美孚公司爲了在上述各國的利益，居然要求這樣的一個專利權。但對於布爾希維克，這是最無興味的事。這個要求至少與價格問題同樣重要，必然會引起談判的糾紛的。蘇俄在原則上，同意有限制的專利是可能的，但應許凡空公

司在草約中所舉諸國的專利，確是不可能的。

紐約美孚公司與土耳其的關係特別重大，關於這一點，曼徹斯特商報的特別通說「從美國觀點看，土耳其油市的顛覆是不必顧慮的。」留心油業的人咸以為美孚公司對亞細亞土耳其的油市加以過分的注意；亞拿他利亞 (Anatolia) 雖明明是個窮苦非工業地方，但美孚公司似乎預備犧牲其他各地的營業，以維持其在亞拿他利亞的基礎。這使一般人懷疑，美國想在土耳其謀得根據地，其目的不在多發煤油生意，而是在於向莫蘇爾及安果拉 (Angora) 多得油田的租讓。無論所疑是否正確，紐約的美孚公司想維持牠在土耳其市場的根據地，這確是事實。不過，因土耳其當局的態度不良，事體發生許多支節。一九二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土耳其安果拉國民會議宣布煤油的分佈是政府的專利；同年三月二十五日，該決議案果然執行了。惟土耳其政府是否能購買煤油，還是個問題。現在土耳其所用煤油之半係購自新狄嘉，另半購自美孚公司；而美

孚公司的煤油之半數又爲新狄嘉所供給。安果拉人民所用煤油非自新狄嘉即自美孚公司；但他們祇知道是俄油，因爲購之久矣的原故。因此，美孚公司深知土耳其與莫斯科自有特別的關係在；此後若勉強保持其在土耳其的根基，與新狄嘉間爲友誼必受相當的影響。美孚公司於是提議兩方受共同的專利。然而洛克斐勒在巴黎及柏林的談判，都表示不能達到此種協定，且明示參加談判的諸要人，土耳其的複雜問題在新狄嘉會議中占極重要的地位。美國必欲與俄國共管土耳其油市的固執主張，使蘇俄外交當局加以重要的考量，除非美孚公司應許在他處給予相當報酬，蘇俄是否能夠同意，這是很可懷疑的。以常情而論，這個『混合公司』對於此事，事先必有所措置，蘇俄與外國資本家合作，至少是蘇維埃企業的新政策。要是美孚公司爲美國提出同樣的計劃，蘇俄當較有接受的傾向，因土耳其若與美國合作，布爾喬維克必易吃虧也。

土耳其問題把談判弄得很複雜，過後，莫斯科決定予美孚公司盡量的容納

之後，遂開始給紐約及新澤稷美孚公司發售煤油，甚且使替格爾及其同僚躬詣莫斯科，再請求厄姆巴的租讓。

現在，這項買賣中最可注意之點厥惟支付款項的方法。布爾布維克所最需要者，無非是錢，凡空煤油公司亦預備在這一方面盡量予以援助。該公司提議，由紐約公正托辣斯公司 (The Equitable Trust Company of New York City) 及美國各大銀行給新狄嘉支付大宗款項。該公司又謂，此項買賣在所定時期中，若值五百萬元，則買賣開始時，即由公正公司付給莫斯科金洋一百萬至二百萬元。作者深信，新狄嘉若與紐約及新澤稷美孚公司訂同樣的合同，美孚總公司必極願意支付更多存款也。

這是一九二七年正月間的情形。美孚公司顯然極欲與俄人有所協定；替格爾雖尚不無疑懼之處，但英美公司代表回至倫敦，已有以各美孚公司的名義購買俄油的權力。與蘇維埃競爭中，破壞熱內亞及海牙會議的美孚公司，到此才

有一線光明。

新狄嘉主席洛麻夫與美孚公司代表的談判，于二月及三月，先後在柏林及巴黎開始。果然，新狄嘉與凡空油公司訂立合同時，問題非常簡單，撥油亦非常迅速。三月初，洛麻夫與該公司指導員訂定撥售粗油八百萬噸，火油一百萬噸。這個協定的內容雖尚祕密，但人人皆知以價格而論，公司實做了一筆好生意，此後在埃及——協定中所訂購的煤油大都銷行于埃及——的煤油市場中，新狄嘉不復能與公司競爭矣。

這是蘇維埃政府與美國美孚公司間第一件商務。美國諸有名煤油企業家，經八年的競爭，現在也公然與布爾希維克通信了。而且，凡空油公司的協定，不過是美孚公司購買俄油的第一頁罷了。在巴黎的談判中，代表再進而談土耳其問題；好在凡空公司的協定已在兩方中造成和悅的空氣，次項商務已較便利，且從各方觀之，蘇俄既與凡空油公司訂是項條約，那末，與紐約及新澤稷

美孚公司，不久當亦有同樣情形也。

紐約美孚公司決定向洛薩夫努力要求承認關於土耳其的附帶條件。因爲，美孚同人明知他們在安東拉不能與俄人對抗；他們又知道，如果要從墨西哥或特克薩斯 (Texas) 遠遠地運油來打倒在土耳其的俄油，他們必然會虧本的。在決定這個重要步驟之前，澤稷美孚公司亦得先自考量一下。於是三月間，該美孚公司主席替格爾即動身來巴黎，躬與俄國石油業者有所接洽，必要時就作莫斯科之行亦不一定。

談判地點所以擇在巴黎者，無非要避免英荷煤油公司的破壞。特忒定私心急望美孚與新狄嘉的談判早日破裂，使英荷公司始終爲新狄嘉的最大顧客；他以為即可壟斷該公司的一切，因此，他曾用全力以破壞巴黎會議。但凡空油公司和美孚公司皆以一笑置之，他遂無從施其伎倆。最後，他祇能以「關係煤油界的和平的價格競爭」恐嚇替格爾。

新澤稷美孚公司對此起初有些疑懼，但最後從巴黎得來消息，知價格競爭未必實現。對方氣焰已經稍殺趨勢如此，各美孚公司即可完全登入蘇維埃石腦油新狄嘉的總賬中了。

然而這不是說英荷公司亦會歸入新狄嘉。美孚公司現已先事購買，英荷公司即可從中選擇；美孚公司若以同樣的辦法再加上一點小讓步，特忒定即可轉怒爲笑，彼此和解了事。特忒定過去曾一度購買俄國油，但其買賣不過以仙令便士計算罷了。現在替格爾若能予以相當利益，夙恨必可冰銷無疑。

美孚公司與蘇維埃的關係既如此，事實證明洛克斐勒托勒斯已實際傾向俄國；美孚公司已在贊助美政府承認蘇俄。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紐約時報發表下條巴黎來電道：

「紐約美孚公司暨凡空油公司已與蘇俄政府談妥訂購煉油 (refined oil) 九萬噸，每噸價洋十七元，共值洋三百二十萬元以上。」

翌日，該報第一頁排着一篇文章，題爲『李愛佛 (Ivy Lee) 動心援助蘇俄』，文云：

『美孚公司外交顧問李愛佛現對美國承認蘇維埃政府事，極表同情，昨聞李君發出密函多封，分致前外交部祕書羅德 (Flinn Root) 等諸要人。』

一九二六年三月三日李君函羅德云：

『對俄國從前取這種政策，漸使吾人無立足餘地；現在，最後問題非常具體，應先討論各實際問題解決之，務使世界之和平得以維持，經濟得以穩固。……足下者量各方事實，若仍以爲美國不應承認俄國，鄙意亦極贊同。但我終望諸公觀察當代情形，必有贊成「承認」的一日。』

紐約總商會的一個執行委員亦得李君的這樣的意見：

『俄國將來必有恢復其國際地位的一日，吾人最好加以援助，不應壓

迫地大入衆的俄國，使其久淪于水深火熱中。此係實際情形。且美國更不應與其他強國取不同的態度。總之，俄美通商對美國是極關重要的。」在這許多通信中，關於英、法及意大利對俄國的承認，關於美國的單獨行動等等，李君再三嚴重地提出來。

「很有許多企業家都已與俄國重開談判，欲建立兩國間較好的通商關係。去年夏間，美國某大商家爲俄美通商事，特訪英法外交官，詢問英法承認俄國事宜。鄙人所得可靠消息，歐洲列強都誰不欲中途撤回對俄的承認。」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李君致某大經濟組織的主席的信，又發表同樣的意見：「一個國家，既爲強大政府如英法等所承認，美國就似乎不易強維其說，以爲道德原則與英法不同，又以爲美國能較其他各國更爲清高。須知英國承認俄國時，其政府雖尙爲工黨政府；但後保守黨上台時，亦極

全力以維持俄國的承認。我個人以為英，法及意大利，絲毫沒有取消「承認」的意思。」

誰都不能懷疑這位洛克斐勒的人，表同情于共產黨。這裏他再表明自己的態度：

「對擁護共產黨或煽動世界革命的政府或組織，我怕比誰都不願表同情，……」

「現在的實際問題並不是：統治俄政府的黨義，是否可以贊同，或，俄政府是否須嚴重反對，照理論說，吾人必須極力打倒俄政府，但現在擺在我們目前的不是理論，而是事實。在我們一方面說，不單我們欲與俄國通商，而且要使世界各國都與俄國通商，藉以促進世界的文明以俄國而論，我們不能不承認她；因俄國人口衆多，其社會秩序的恢復，于文明的進展，極有關係也。」

「所以實際的問題是這樣：俄國如何能恢復起來，再入國際的隊伍，使其全部貢獻皆是為世界的幸福。」

這樣子的主張講說仇恨蘇維埃政府的人聽，自然會碰許多釘子。羅德在回信中說，美國若對俄國表示敬意，他怕全美的道德會因而墮落。同時，在十月革命中受過大損失的大公司經理，尤其刻骨地反對。二者統得了個婉轉的答覆以平其氣：『我亦很怕俄政府有人在此做反動的宣傳，……要是俄國派有駐美外交官，那末這一類的事，都可由他負責，吾人得隨時加以戒備。處在嫌疑地位的是項外交官，對於俄僑的行動，亦必會萬分留意約束。關於本問題的「道德方面，他說：『要是茲事祇關於較高的道德，我怕我們未必能做到那些吧。』俄國應該歸還外人一切產業，將來答應確定正當的通商關係。『這是很實際的問題，不能單人以吾人對俄政府理論的否認而解決的。』

對於那些擁護外交部政策的非常志士們，李君再說：『外交部的政策也許

是錯的。不過或是或非，我以為不應以為這是外交部的政策，即予以擁戴。吾人更不應輕信外交部有若何特別可靠的根據，肯乞其政策之無誤。因為有無根據，皆不一定也。」他又說：『照我看，經驗不能證明外交部所取的政策能給我們若何利益。』

與巴黎的談判偶然相吻合的上述通信的原因與用意，華盛頓及華爾街（Wall street）的人，都很明瞭，其消息甚且遠遠地傳到莫斯科，全場筆墨官司中，並未有一字提及煤油，但字裏行間却濃濃地充滿着煤油氣。

美孚公司的手腕，頗有獨之處，左手在美國謀俄國的承認，而右手則在巴黎交涉千萬噸的煤油生意。

第六章 蘇維埃油田的租讓

這是資產階級社會的一種最不幸的現象，就是諸煤油企業家既不能彼此團結以對抗其勁敵——布爾希維克，而內部反自相分裂。諸資本家的內部衝突，使克服俄國的經濟封鎖結果完全歸于失敗。

前章已說明經濟封鎖陣線，因歐洲市場之不能排斥俄油，已一半破碎了。諸煤油公司對於蘇維埃租讓的熱望，又把另外一半的封鎖陣線毀壞無餘；所遺留的祇是一片斷碣殘垣，永遠留爲諸公司不忠於同業的痕跡而已。

諸煤油企業家彼此聯結共取反蘇維埃政策時，其團結亦很幼稚。所謂團結反俄，不單大家一致地向莫斯科購油，且各派密使至敵人營壘交換意見，商訂條約，這一點英荷公司表現得最明顯，很有許多次，該公司與倫敦或各處的俄國公使談判正有相當成績時，不料報紙却急急發表此項消息，特武定的計劃遂

因而失敗。

英荷公司自以爲深得英政府的保護。這種觀念在熱內亞表現得最明顯。政府方面的態度，從張伯倫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九日在衆議院所說的話，就可以想見。是日，衆院有人問：『最近英荷煤油公司與蘇維埃政府的談判，是否得政府的同意？』張氏果予以肯定時答覆。不過，該公司事實上無所成功罷了。

這種行動，不僅英荷公司有之。一九二二年，八大煤油公司的煤油協社（Anglo-Malkop Corporation）亦向俄國請求特權，不過結果又無所得。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每日電聞謂：『法國有兩個私人煤油公司派人赴莫斯科及巴庫，擬向蘇維埃請求煤油特權。該代表等現已回法，據云彼等無法與蘇聯政府訂定若何滿意之協定。』這些不過是許多失敗者的少數人而已。從此可知布爾希維克實不易爲諸煤油公司所動，放棄其煤油財富。

美孚公司的企圖特別值得注意。一九二三年冬，該公司要人多治，親詣莫

斯科，且勾留了數星期之久。此時正是英荷公司與蘇聯談判決裂後一年，美孚公司以爲時機已至，很可做一筆好生意。蘇聯許多治等人均交涉，亦爲其有交涉傾向之證。但，洛克斐勒所要求的是巴庫煤油，替格爾及裴德福(Baldorf)等，都以爲從諾貝爾手中購得的油田是他們的產業。多治萊莫斯科，不過要知道莫斯科是否能夠贖回該油產罷了。必要時，他可予蘇聯以相當特權；但絕外向蘇聯政府有若何請求，換言之，多治無外想廢除巴庫油田的國有政策而已。

這在事實上有許多困難。蘇聯根本就不承認美孚公司對巴庫的任何要求。蘇聯以爲，諾貝爾是一個俄人；蘇聯政府宣佈收爲國有以後，這宗產業就不歸他私人所有，他私人亦無出賣之權力。諾貝爾個人，出賣國有的產業，與布爾希維克絕不相干，法律上祇有收買者受其損失。

俄人此種態度，一向沒有稍變，他們預備接受美孚公司相當的要求，不過

諾貝爾與美孚公司在巴黎倫敦和紐約等處所幹的任何私人交涉，都無考慮餘地。

當然，多治及美孚諸要人對此都極反對，美孚公司仍保存着巴庫的地圖，圖上更用彩色註明其產業所在處。蘇聯政府既不能使美孚公司的董事們，覺悟高加索油產不復爲己所有，乃亦無意變更其計劃，蓋以美孚公司及其他油公司頑固不明，無以理論也。

說也奇怪，美孚諸人仍希望布爾希維克能放棄其油產，最近，前外交部祕書修士，且謂以油田的開闢爲美國承認蘇聯的條件。他常利用其政治地位，爲美孚公司奮鬥。爲美索不達米亞問題，他在熱內亞，海牙及波斯等處，動卽以『開放門戶政策』爲藉口。

這當然是修士對俄國的重要態度。但過後美國對俄的態度何以因而忽然變更，這是件奇怪的事。美孚公司歸還高加索的油產，正像美國被共產黨專政起

來一樣危險，而美孚公司竟敢行之，一九二五年，美孚公司又以爲巴庫產業，有再由俄國歸還的可能性。該公司欲購買全部俄油，亦是這種表示之一。

眼前這種形勢，是美國于數年前所夢想不到的事。當他聽說其國內勁敵沁克雷已自蘇聯謀得其高加索煤油特權的時候，其由衷的煩惱蓋可想而知了。

沁克雷在煤油的戰爭中亦很重要。他的眼光至爲遠大，對煤油業頗具野心，他的公司處事頗謹慎，亦能適應環境。俄國許他將來握世界煤油的牛耳，使其地位比亞爾巴尼亞 (Albania) 還重要，故沁克雷對俄國的態度亦頗不錯。

自然，沁克雷謀得特權的機會較多，其成功亦較易。他過去對俄國不占若何利益，對俄國未呈若何要求；從未參加對俄的封鎖戰線。他還不及諸請求特權的煤油資本家之須詳加考慮。他亦未與任何團體聯盟，致引起不利蘇俄的政治形勢。況且，當時蘇俄很有接受外國的傾向；巴庫及古羅士尼的油田尤其急欲銷諸國外，還有，沁克雷是美人；予沁克雷以特權，將來也許有借款及美國

政府承認莫斯科的可能。

蘇俄深知高加索油之質料很好，極爲外人所歡迎。要是反正要賣給外人，那末，此宗買賣，不僅要謀得經濟的利益，政治的利益，亦必相當地考慮。他們從前授沁克雷以庫頁島的特權，即想藉以謀得美國的承認；現在高加索的油田，各方面都遠勝于庫頁島油田，他自然爲至少要得相等的利益才對。

沁克雷于美國政府中不無許多朋友。陶弗台 (Dougherty) 與鄧佩 (Denry) 等當時都還是美內閣閣員。美總統哈定是沁克雷的好友。真的，沁克雷很可以利用這種關係與蘇聯談判；他亦可以肯定地告訴蘇聯交涉代表列文諾人，說他自己有華盛頓頗有勢力，他可以利用其政治關係重新建設俄美間的外交關係。

美國承認蘇聯絕對是沁克雷謀得特權所必需的先決條件。因爲，第一，庫頁島油田的解決，完全視此而定。第二，他正俄國需要美國的保護。況且，布爾希維克請借款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謀沁克雷在從事謀取的大油田中，不

能不先費大筆資本。這樣大的企業，圖之于無本國外交勢力的保護時國家，實業家是不肯幹的。所以無論從那一方面看，沁克雷的全案與美國承認俄國，有萬分密切的關係。在謝希維克與沁克雷用心雖異，而有望于美政府者一也。

沁克雷一千人等于一九二三年六月抵倫敦，中有沁克雷自己，弗爾 (Senator Fact) 隊梅生 (Mason Day)、盧素佛 (Anchibael B. Roosevelt) 勞勃 (Robrk)、洛克杜威 (Dewey Loucks)、克 (E. R. Tintar)、華克 (Walker)、斯坦福 (Gvathan T. Stanford) 等與礦師二人。沁克雷對克說，他的願望是想接受俄國全部的煤油工業——巴庫，古羅士尼，厄姆巴，買廊以及其一切油田。不僅如此，他還想獨占煤油的權利。他想在各處建築輸油管以及煉油廠等等。他又想在世界各處——甚至于俄國國內——俄油都由他一人專賣。

克說不能不使沁克雷大失所望。蘇聯政府本擬予沁克雷以相當的權利，

該公司出售。公司經理事宜及紅利，由兩方平均分派，各以其資本或產業得取利息。協約有效期限爲四十九年。

該草約另外還訂了一個附帶的條件，就是沁克雷須借給俄國或俄國在紐約的任何工業以相當的借款。該草約由隊梅生簽字，說在四十五日以內再由沁克雷批准，再于四十五日以前，簽訂最後的合同。

從此沁克雷與美孚公司在美國遂作劇烈的競爭，波斯亦受了沁克雷許多打擊。沁克雷事實上已從美孚公司手中取得油田的專利，且亦已竊取洛克斐勒在俄國的油產。因爲這是很明顯的，沁克雷取得了巴厘的全部，美孚油所有的巴厘的一小部分，自然受其統轄了。美孚公司眼見沁克雷煤油業的蒸蒸日上，各方的利益多被其奪取，若仍袖手旁觀，垂涎他人的獲得物，甯非極愚笨的事！沁克雷以爲這個現象是很邏輯的。他告訴駐莫斯科的某代表說，他在俄國活動到如此地步，他怕「上天亦無嫉妒他」。真的，沁克雷公司謀得美孚公司

認爲已有油產業的時候，環境至爲危險。觸犯威赫的美孚公司而無大禍，誠幸矣。

沁克雷作俄國之行後約數月，佛卜院醜案 (Tea Pot Dome Scandal) 發見了，查辦此事的華爾舒的委員會發現許多事實；這些事實不僅損及美國界在世界上的體面，不僅暴露其貪婪的醜態，不僅暴露諸煤油公司的肆無忌憚，且亦爲沁克雷的好友鄧佩及陶弗台等解職的直接原因。這些事實的發現，深深地損壞了沁克雷的信用。他現在抵好極力恢復其信用，二萬萬五千萬元的借款更無從出借了。

這些事體發現了之後，許多災厄亦告一段落；所謂災厄，首先發生的，便是哈定總統的突然逝世。哈定死後，鄧佩及陶弗台也失了面子，沁克雷既不能使美政府承認俄國，應付給莫斯科的款項亦無法支付。接着，隊梅生的莫斯科所簽的草約，沁克雷亦不能作最後的決定，所有預約皆成泡影。佛卜院醜案，

乃爲沁克雷在高加索煤油業的最後一章。

美孚公司對此自然極快意。要是他們自己是該事件的當局，要是該事件的查辦，係美孚公司的提議，——當時很有這樣的嫌疑——其結果未必能如此有利于美孚。此事未發生時，沁克雷得了俄國油的特權，很有握世界煤油界牛耳之勢，事體發生之後，其在巴庫發展的機會幾等于零，而在波斯的油屯亦告破產。總之，美孚公司的國內勁敵已突然失其地位，不復爲美國及世界煤油工業中的「天之驕子」矣。

沁克雷下台之後，一時無人繼其宏業，與蘇聯作重要的煤油買賣。但同時，巴庫及古羅士尼油田的生產能力及產額均日益增加，獲利亦日多。古羅士尼油田已超過戰前的情形，巴庫的進步亦甚速。這些進步，予俄人以無限的自信。蘇俄領袖宣告，巴庫及古羅士尼油田的出產成績如此優越，一切皆擬不讓外人舉辦。這些俄國最富的油田，將繼續由政府管理。作者於一九二四年十月

間在巴庫及莫斯科所聞見的一般態度，亦已如此。

然而，這個決議亦非不可以轉移者。據「油田租讓委員會」(Chief Concession Committee)的秘書明金(A. E. Minchin)告作者云：「凡事皆以關於讓予的經濟的及政治的利益而定。」換言之，諸油田各有其價值罷了。時日變遷，諸油田的價值日增，乃更不易為外人所得矣。

一九二五年正月，日俄條約(Russo-Japanese Treaty)簽訂以後，不久即有傳聞，謂巴庫油田有讓給日本官煤油企業家的可能。此項傳聞雖流傳了數月之久，但結果仍證明其無事實的根據。客觀的事實決定一時的策略，茲事目前誰都不能加以預測；但蘇聯政府不肯放棄巴庫及古羅士尼油田，大概可以斷言的。

至于厄姆巴，政府的態度稍有不同。厄姆巴藏油極富，但吸取至不易易。裝置新機器，建設煉油廠，需費極為鉅大。而且油田深在沙漠中，運輸非鐵路

或油管所能及，甚且用水都非運自外界不可。雖然數年之後，所設資本都可收回，但蘇聯政府一時無此項餘資，于最近的將來似皆無心經營。所以厄姆巴始終在出讓之列。至于要求厄姆巴油田者，時而英荷公司，時而法蘭西某協社。法商代表在莫斯科與俄政府交涉至數月之久。該公司擁有大宗工商業資本，其企業等亦有法政府爲後盾。惟煤油特權始終未得俄國之許。

直至一九二五年，蘇聯又取過分留心的租讓政策。托洛茨基被任爲主要油田租讓委員會 (Chief Concessions Committee) 主席後，即發表政府的新態度。當時俄政府與英美公司和紐約哈列孟 (W. A. Harriman)，在莫斯科分別協訂合同，租授喬治亞共和國境內的錳礦。托洛茨基說：『這二個合同實開俄政府讓油時期之端。』他又說：『煤油事宜，不過近來經濟生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各資本家被他們自己的報紙所蒙蔽，還以爲俄政府處其壓迫之下，將來必能得更好的利益。他們以爲，明天的油田讓價比今天便宜些，後天也許可以

不化一錢了。這充分地表示俄政府對油田事宜實太軟弱；我們在交涉中亦太小心了些。『俄政府這種態度的變更能影響煤鐵營業至如何程度，還待將來再看。當時俄國除與日本訂庫頁島條約外，祇與外國資本家訂過二通條約。這些條約雖都不很重要，但至少亦須在此申說一下。第一通條約是與意大利的意比公司訂的，資本共值意幣一五〇〇〇〇〇元，內容是准許該公司在南西伯利亞掘取煤油。第二通條約的對象是斯多倫（F. Støeren）的挪威公司（Norwegian Corporation）。這個條約准該公司在勃薩齊半島開掘油井，為期定四十年。這個租讓前途很有希望，因其所訂地域半屬巴庫境界，藏油極豐。據一九二六年亞斯羅（Oslo）報告謂該公司於加達港（Kaldah Bay）附近已掘得煤油共一〇〇〇〇萬方啓羅米突，且發現了許多油源。該公司又擬就計劃，定于一九二六年夏開掘新油源。

俄政府急願讓與外國資本家者，祇是這樣的小租讓而已。其實俄羅斯境內

，產油區域極爲廣大，大都經一度開掘卽行停止，或曾經探索，知其藏油甚多者。美國礦務局 (Bureau of Mines) 煤油礦師范倫戴 (Valentine R. Garfias) 在他的世界煤油礦 (Petroleum Resources of The World) 一書中歷舉俄國的油礦如下：

嘉拉 (Gora) —— 維格拉斯拿夫達斯克 (Krasnovodsk) 約百哩，一八八年卽有相當出產

中亞細亞之弗花拿 (Ferghana) —— 至一九二六年尙爲俄油重要產源之一

北俄之亞倉齊 (Archangel in North Russia)

達勿斯單 (Daphestan)

古單 (Kutais)

西亞伯利亞之脫辯 (Turgai in west Siberia)

克取 (Kerch) —— 在克利摩亞 (Crimea)

亞拿巴 —— 在亞助夫 (Azov) 海岸附近。

然而俄羅斯的油礦尚不止此。烏格蘭 (Ukraine) 的米列多卜 (Melitopol)

及幹吉脫茄 (Kamchatka) 半島等處，都未始無煤油富源，關於後者，美人文

特別 (D. Vanderlip) 于一九二〇年還想向俄國請求租讓。此外，裏海的聖島

(Hoby Island) 與七列幹島 (Chelekan Island)，還有黑海岸貝統與浦的中間

的區域，這些地方都是值得提到的。七列幹島于一九二一年產油共二〇〇〇〇

〇噸。

蘇聯政府特別想把這些油田速加墾掘。莫斯科的最高經濟委員會 (Supre-

me economic Council) 的油田租讓委員會，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致其

駐外公使一函，詳細說明俄油在外國的銷路日廣，俄政府應如何乘機發展油

業，以取世界油市中的厚利。但函中又云：『擴展油業，事前即需大宗款項，

而該款資本又無成功之保證，此我政府之所以未敢貿然爲之也。因此，招集外資以廣營業，目前殊爲必需……』

俄政府心目中所謂租讓者共計：

1. 七列幹島，該島于一九一一年共有油井六十六口；一九一七年共二十七口。所有裝置目前完全荒廢。

2. 嘉拉，此區域產油甚多，惟在沙漠中，距都市甚遠；墾掘的開辦費甚鉅。近八十年中，油井共計五口，這些油井深五六十沙存 (Sanzhen)，每日產油約六百普特。

3. 特盆區域 (Derbent area) 卽自裏海西岸之特盆城向北約四十啓羅米特之地。此區域內共有油田八口。中以加野—康德 (Koy-Kert) 與勃利基最有希望。前者有油井三組已經開掘，後者有油井三十口，目前每日產油共計四〇〇〇〇〇〇普特。

4. 克取半島 (The Kerch peninsula) —— 此處曾經開掘，已有相當出產。

5. 克黑雪亞 (Kakhetia) 卽世界馳名之產酒地也。產油地域與鐵伊鐵路 (Tibis-Elizavetpol Railway) 並行，共占二百啓羅米特。礦師已發現油源多處，但始終未成功。

6. 烏取太 (Uchia) 區域 —— 油井共有四處，各有相當出產。

7. 中亞細亞之以勃斯單 (Izbekstan) —— 此處油井過去很有成績。

上述各油地，略事經營以圖獲利，似乎皆很可靠；惟除七列幹島及弗花拿外，皆須再加以整理，且皆需大宗投資。以煤油出口的運輸便利上說，這些油田統統很可作租讓的對象，七列幹，特盆，克取，烏太與克黑雪亞尤然。七列幹以地理上關係更可利用巴庫的練油及運輸機，承租者尤有額外的利益。特盆的地置亦與七幹相似。

在過去幾年中，俄政府曾自各煤油公司接得許多租讓的要求。即以一九二五年而論，作者曾問主要租讓委員或祕書司金（Minkin）外國資本團的要求，明金答云：「是的，目下約六十件。」事件的數目雖然時有上落，但為數必不很少，有些完全不甚重要，更有些根本無從接受。因為蘇聯否認任何業主有占領其國產之權，這些要求始終不能成為討論的根基。

把英，法及意大利等列強的油公司之曾向俄政府要求租讓者一一舉出來，這是毫無意義的。這裏值得說的即是：這許多事件中祇有日本對子庫頁島及其他二國會得相當良好的結果。在每一件事體中，蘇維埃故意提出苛刻的條件，使各公司無從說起。布爾希維克談判極為狡猾，賣買極能忍耐，常使外人垂頭喪氣而回，結果毫無所得。

莫斯科對於上述諸小油田的租讓，態度雖極和緩，但欲租讓俄國第一等油田者，其成功即頗費心思。所云第一等油田者，即（1）巴庫，（2）古羅士尼，

(3) 厄姆巴，(4) 梅廓液，與(5) 庫頁島。茲再分別論之如次。

(1) 巴庫 (Baku) 目前正在發展中，出產極富，俄政府絕對不願讓諸外國。然而欲使巴庫營業發達，尙需大宗資本。煉油急應裝置新機器，巴庫與巴統之間極需新油管。巴庫郊外各地都應速加開掘。不過，近年以來，主理巴庫的亞塞爾拜然石腦油托辣斯 (Azerbaijan Naphtha Trust) 所得進步很多：貴值的機器每年自美國輸入；巴統的模範煉油廠現正在建設中。巴庫大部分現在皆已電氣化。還有，巴庫最有希望處名比比衣巴 (Bibi Ebat) 油田現已有水道直通黑海，不僅海外得從此而入，且水道中掘得水潦數處，出水極爲豐足。所以巴庫如果不在俄羅斯，而該托辣斯具如此良好市場，前途如此光明，當不難排除衆難，深得世界資本家的信任與借款了。現在，同行油公司及若干外政府既與之針鋒相對，石腦油托辣斯乃不能不慘澹經營，不能不從其所得薄利中力求營業之進步。

然而因石腦油托辣斯的經濟能力逐漸增漲，巴庫的租讓亦日趨于困難。而且，政府的管理已證明單純經理的利益；因巴庫油田如此廣大，若讓許多互相爭奪的諸公司經理，結果祇有少數大公司有能力經營，其過程必甚紛亂也。再者，英國任何公司皆以政治關係，沒有成功的希望，因俄政府中一般意見皆嚴重反對任何租讓，使英資本家在高加索等重要地域得一根據地。所以除非整個蘇俄陷入不可救拔的經濟恐慌中，巴庫將無讓諸外資的可能。

(2) 古羅士巴 (Grosni) 與巴庫的情形相似。其實，古羅士尼比巴庫更穩固，因其出產已超過戰前的產額，且曾經一度極速的發展也。此外，古羅士尼與都亞伯斯 (Tuapse) 的油管更增高其生產能力與價值。

(3) 厄姆巴 (Emba) 油田蘇俄目前尚無心發展；充其量而言之，亦不過要維持現在的產率而已。據某一報告，蘇俄於一九二五—二六年度僅想提煉五個油井。但這是很不夠的。關於厄姆巴，一般皆承認將來有成爲世界最大油田的

可能，但非費大宗款項不可。所以蘇俄政府極願把此油田讓諸外國富商。但數年來法人的企圖皆歸失敗，蓋俄政府深慮意於美或美孚公司也。（思巴產油於一九一三年共九八二九八噸，一九三二—二四年共一二五五〇〇，一九二四—二五年共一二八〇〇噸。）

（4）梅各油田已爲蘇俄政府所忽視。各國煤油企業家亦多不加关注。油田一切多歸當地政府管理。該政府對於油田事宜既無組織，又無資本，遂使該油田出產每况愈下，目前產額還不及戰前狀態，且所有裝置均須大加修理。俄政府知梅各油田有嚴加整理的必要，遂指令古羅士尼煤油托辣斯負責經營。從此可知俄政府顯欲將梅廓濱油田出讓；不過，國內外需用煤油日益增加，俄政府或即將自行經營了。

（5）庫頁島的租讓與其國際上的糾紛留在下章詳論之。

第七章 美國·日本·俄羅斯

洛加拿和約(Locarno Pact)與國際聯盟的決議雖然甚囂塵上，但遠東——尤其是中國——的國際鬥爭始終還是事實。吾人雖想把中國政局中的俄國忘却，但報紙常常登載着種種事實，光怪陸離，真使人莫名其妙。

遠東局面與俄政府在遠東的作用，其重要實不必故事鋪張。識者都以為，俄國若沒有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中國革命也許遲至一九二五年才會發生，且其方式與表現亦必有所不同。中國革命的目的在于打倒外國帝國主義。俄國亦以革命的手段脫離其外國的專制統治。中國被各省軍閥所割據，而各軍閥又都為各圖私利的世界列強所豢養所指使。一九一八及一九一九年的俄國情形亦復如此。不過俄國革命者處在歐美所派的鐵甲車，炮艦，武裝兵士及金錢的誘惑底下，畢竟把加爾塔(Koltchaks)鄧尼金(Denikins)班爾都拉(Peluras)謝米

諾夫 (Semenovs) 等等軍閥們趕走了，完成其革命的使命。中國的智識階級，學生及國民革命軍等，雖尚不能接受馬克斯與列寧的遺訓，但亦極想步俄的後塵呢，這何等非極自然的事！

處在這種情形之下，俄國對於中國的鬥爭樂意予以鼓勵和援助，兩國因而發生密切的關係，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吾人甚且可說，一九二四年五月中俄協約 (Russo-Chinese Treaty) 的簽訂就是次年革命的第一頁。因為當時美國和法國都公然反對中俄的協定，列強都在後暗中聳動。但中國居然答以特別強硬的覆書。中國對列強素極柔弱，這真是第一次打倒西方大民族的表示。

要是未得俄國的援助，中國必不敢如此強硬。不過，其實祇靠俄國的幫忙是不夠的。日本是中國的強鄰。日本當時如果傾向于諸列強，中國對英美法及歐洲諸民族的反響，想亦有所躊躇。然而當時日本不復為提出二十一條件時之日本，亦不復為文弱的中國之恐怖者了。歷史上的事實已明白告訴日本政府，

老是欺侮地大人多的中國，殊非日本之福呢。

中國的民族自覺日漸發展，但日本仍自海主義如怒潮之不可遏止。日本裏心當不無暗自驚懼，況且近年來發生的事實都使日本看透列強的真心，例如在華盛頓和會中，日本很知道美國對他沒有誠意。華會閉會後不久英國受不了美國的壓迫，因與日本訂約，日本乃益信與西方民族沒有誠意聯絡的可能。美國反日的限制移民律發表之後，日本恨心如焚；對西方民族既如是失望，于是對中國的態度亦稍變。

然而，以經濟及政治而論，日本又不能與西方完全斷絕關係。且強有力的帝國主義者及軍閥又拚命竊取國家的政權，所以日本對中國的侵吞野心不能一日無之。第以時勢所迫，乃即採取新政策，其在華治外法權的廢除與遞升駐華公使爲欽使大亞，這可說都是新政策的表示。

在華有任何利益的列強，若與中國發生任何關係，同時必影響其與俄國的

關係。這一點英國如是，美國也如是，而日本則為列強中之尤著者。

前東京外交部某職官自由黨領袖這樣寫：「日本與俄國的關係並不像與中國的關係一樣，目的在獲得國際間的地位。日本致命的外交對像祇是中國。日本對俄的政策是以俄國應響中國的程度如何而定。」

這是很明顯的：中國是日俄競爭的公地。日俄所爭執者多半在於中國。

綜此，日本俄國與中國所組織的遠東三國同盟 (Triple Alliance) 使其討論的報載了。莫斯科既不願與資產階級的國家作任何同盟的結合。不過，要是該同盟攸關他的利益。那末，布爾希維克亦未嘗不與一二資產階級的國家合作也。

日本政治家某派贊成與俄謀相當盟約；因某種原因尤贊成與赤俄有所協定。戈多 (G. G. G. G.) 可為此派的代表。莫斯科諸領袖亦有少數人作同樣的傾向；惟情形以各時期而異。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年中，俄國充滿了反

日的空氣，這種情形首先表現于密加佐（Mikatao）對華的帝國主義的政策，次則表現于日本對於俄屬庫頁島的長期的佔領。際此時期中，俄國對美國極端表示好感，且極欲與美國有所協定，再進行中俄美的同盟，藉以恢復其與國際的邦交。莫斯科有幾個政治家曾與作者晤談，以為遠東的國際形勢必然引起此種聯盟。當然，與其聯日，不如親美，前途更有希望。然而日本拒絕撤退駐北庫頁的軍隊，這件事根本妨害俄國在國際的活動，甚且談判亦無從開始。而且，日本從美國手中未曾受到任何打擊，使日本投入蘇俄懷中的實現事實亦尙未發生。所以日本對中國亦未稍變其強蠻的態度。

但美國對華却取自由政策。一般人皆以為中美是好友，日俄是仇敵。這使俄美外交更加瞭解，兩國的關係日漸穩固起來。俄國應許沁格雷公司在北庫頁島煉油當亦是此種關係的一種表現。俄國此時係用政治手腕，挑動美人深入庫頁島而取其煤油。俄政府并在北庫頁島東岸為美國油公司籌劃二個海口，一則

以制日本，一則于必要時美船可在此運輸煤炭與煤油。俄政府以爲這樣美國必能驅逐在北庫頁的日人勢力；俄國又以爲，在遠東的均權競爭場中美國必與俄國站在一途。在太平洋政治舞台上，俄美都是重要角色。但美國因離遠東太遠，又因非列濱的關係，始終不能發展其勢力。現在俄國既願親美，且西伯利亞廣漠的荒原將不期然而地交給美資本家去開墾，美國將何爲乎而不歡迎呢！俄國許沁格雷以煤油的特權，從這個事件所形成的局面如果好好地對付，美國在亞洲將得鞏固的根基，且能梗阻日俄的協定，藉以防止將來對美資本可能的危害。但不幸修士輕輕錯過了這個機會；這一部分是因爲他的省區主義，一部分因爲他對遠東採取一個極端的政策。結果使中日俄不結合的餘地；又一部分因爲在他心目中，對俄羅斯的一切考量都是爲美孚公司在高加索的利益問題。也許他決定對日本提出重負島嶼兵的要求，也許他已取敷衍的形式像煞做沁雷公司的後盾；但若進一步去承認蘇維埃共和國，則非美孚公司對巴

庫的要求完滿得到，事體不必談起。其實，每一美國煤油公司都很得外交部的寵愛，但美孚公司却不啻掌上珠焉。

日本力言尼加賴大 (Nikolaiev) 暴行屠殺，遂藉口于一九二〇年正月派兵占據北庫頁島。但蘇聯當局竟不顧這些——也許正是如此——把北庫頁的煤油租給沁克雷了。這樣一來，關心北庫頁煤油者共有四個國家，一個私人團體：煤油產主爲俄羅斯，垂涎者爲日本，爲英荷亞細亞公司費力者爲大不列顛；沁克雷與美國政府則爲勾心鬥角之尤者。

庫頁島煤油由遠東共和國 (C.I.R.) 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十四日預約給沁克雷；過後又于一九二二年正月七日由該政府正式批准。該共和國加入蘇聯之後，是項油約由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由莫斯科承認，是年八月十六日又由坦潑利頓 (Templeton) 及布爾希維克委人作最後的簽字。

這個協約應允沁克雷以暫時的專利，并許其在該島東岸建設兩個海口。該

協約的成立以美國十五年（一九二七年以前）承認蘇俄爲條件。

庫頁島實際爲西伯利亞的一部分。冬季六七個月中雪車可作島陸的交通。

而且，該島執黑龍江的嚆噠，而黑龍江又爲西伯利亞沿海各省灌溉的重要來源。其于西伯利亞的關係蓋可知已。

美國向來的策略就是撓阻日本與亞洲大陸的關係。威爾遜于凡塞爾設法驅逐山東的日僑，大戰時美國反對日本對西伯利亞武裝干涉，這次修士要求日本撤退駐庫頁島時軍隊的堅決，這些事件都是其策略的表現。

一九二一年修士對日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謂「嗣後因占據庫頁島的任何要求，美國概不承認。」這些話是在華盛頓裁兵會議中說的。該會于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開第六次大會時，華盛頓日本領事雪特哈拉男爵（Baron Shideharo）當時亦係日本代表，發表意見，謂「日本以武裝占據庫頁島不過是暫時的行動；將來此問題與俄國負責政府有滿意解決後，該項軍隊自然即可撤退。」

對於日代表的話，美代表答覆說：「日本的占據庫頁島必須認爲是一種手段，藉以與將來的俄政府有所交涉。」美代表再爲日方解釋：「日本的目的並不在乎掠奪庫頁島的煤油。」最後，美政治家遂再三堅決地說：「希望日本在最短期內能結束在俄境的軍事，交還庫頁島。」

無論日本如何說得好聽，無論修士的希望如何懇切，日本對於庫頁島始終不肯放棄。日本把庫頁島當做將來與俄國交涉時的絕好交換條件。他們不願因修士說了幾句話，便自動地丟棄這宗利益。華盛頓和會中，日本不過迫于時勢，祇得模稜兩可，宣稱所謂負責政府成立後，他們即撤退庫頁島的軍隊。這是美國對她說客氣話時的態度。但後來美國爲美孚公司認真要求開放美索不達米亞的油源時，形勢乃緊張起來。

這樣的局面維持了幾個月，絲毫沒有變更。沁克雷雖已得俄國的租讓，但因日本從中無理取鬧，採油遂無從動手。俄政府不耐其擾，屢次交涉，均歸失

敗。還有一九二二年的大專會議及次年日特派員的努力都無好結果。

同時，中國正在一九二四革命 醞釀 期。日本一般的公意受了煤油業者及在西比利亞有特別利益的影響，却有禁止占據庫頁島的要求。當時人人皆以為庫頁島之俄屬 始終不能歸給日本，他們又深望日本統轄俄屬庫頁不過是暫時的事。因為如此，日俄竟于一九二四年各派代表開始談判。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四日日俄條約 (Sino-Soviet Treaty) 由加拉罕及中國政府代表王正廷簽字。一般人皆以為這是日俄協約 的進一步。但加拉罕及日代表為此問題爭辯了幾個月，結果日本在原則上應許撤退北庫頁的軍隊。所未解決者祇有俄國賠償 本軍事的數目問題，或是俄國所許煤油 的程度問題而已。關於此點 日本的熊度極率直：他們並不唱什麼調，却截了當地說，撤兵以前非有相當的煤油權利不可。

在俄國方面，因為沁克雷的關係，問題較為複雜。現在俄國滿是各方的要求

起見，即提擬日俄及沁克雷三面均分的辦法。這個辦法初在蘇聯機關報上發表；次由外交部加以討論，嗣後即由加爾罕北平向芳澤（Yoshizawa）提出，然而沁克雷公司副主席復取（Veatch）于一九二四年到莫斯科後，即堅決反對是項提議。第以事實如此，不得已祇有服從。且亦呈俄政府設法使日本接受其辦法。

但，日本對此自然極不贊同。日本古據庫頁無非欲要謀得政治的及經濟的利益，因亦反對與美油公司利益均沾。站在自己的地位，日本提下列各條：
專利庫頁煤油九十九年；

庫頁油產俄國得享百分之五；

庫頁島不取蘇俄的勞工法；

這樣的要求加罕自然沒有考虑的餘地，談判又歸決裂，芳澤亦回東京請示辦法。此一九二四年夏的事也。照形式上看，日本好像在故意延誤時日，把

談判拖到隆冬，撤兵即可藉口天寒，再延至明春舉行。他們想利用俄國在國際上的地位的低微，藉以做一筆好生意。不過這個在事實上並無實現；一九二五年正月修士的辭職正足以加強俄國的能力，因一般人皆誤信修士辭職，美國承認俄國愈有可能。所以日俄公約果於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在芳澤的寢室中簽訂了。

日俄公約內容謂「天時一經和暖，日本即須撤退北庫頁之軍隊。」此外關於煤油事宜又規定下列各項：

「兩方同意於本公約成立以後五個月內，履行關於煤油租賃事宜之各項如左：

「蘇聯准日本所提之煤油公司依八月二日的日代表所提條件，享煤油利益，地域占北庫頁島油田之半。

「讓予之油田四周留有空地，空地面積不逾十五至四十狄亞町 (Dessiat)

各空地不得毗連。

「庫頁島其餘油田蘇聯如欲租讓任何第三者，日本有相等請讓的機會。

除上述讓予諸油田外，蘇聯得准日本所提其油田公司在北庫頁島東岸一千立方俄里以內提煉煤油，以五年至十年爲限。該煤油公司須於公約成立後一年以內開始工作，所得煤油之半歸該公司所有。

「無論煤油煤炭，讓予時期以四十年至五十年爲限。

「日本煤油公司應付油田收入總數之百分五至百分之十五，礦產總數之數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噴油井收入總數之百分之四十五，作爲租金。」

從公約中所得的煤油對於日本的重要，這是毫無疑義的。日本自己產油每年平均約二百萬桶，但僅爲國內消費之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必須自英屬東印度，波斯及加爾福尼亞等處輸入。這在政治上極爲不利。爲補救此種損失，日本屢設法在墨西哥，印度，羅馬尼亞 (Roumania) 及北波斯等處謀獲油田，

但都爲各該地政府所反對與諸煤油托辣斯的撓阻，始終不得如願。

日本這種局面——尤其是國內需油日益增加——頗爲各當局所注意。但日本國內煤油產額又絕對無法增加。

這個嚴重的煤油問題自日俄公約成立後就解決了。日本的工業及海軍日漸發達，需油亦日多，但今後北庫頁所產煤油，很足爲日本之用。北庫頁面積約占一六二八九方哩，大都皆爲產油富地。目前已知的二大油田，一在黑龍江口對面之西岸，一在亞楮 (Oka) 與良述利河 (Langeri River) 之間距東岸約二百二十哩之處，產油尤爲豐富，該處油源於一八七〇年即已發現，一八八八年斯多夫 (Sotof) 擬有計劃，但直至被日本占據以前，政府都無心煉取。

日俄公約訂定，日本撤退北庫頁島之軍隊，——南庫頁島已於日俄戰爭時讓予日本——，俄國則把煤油及煤炭礦租給日本公司。一九二五年四月，天氣轉暖，日本軍隊才離庫頁島，一切均由蘇聯派人接收。

日本租得俄國油田，這自然是件關係重大的事。最初是取消沁克雷的合同，接着又與日本代表和來俄的實業家作數月困難的談判。

日俄公約訂明日本租讓俄油，這使美國想到未來的遠東政治形勢與沁克雷所受的影響，衷心異常焦急。美人皆以爲俄國所以與沁克雷解約就是與日本締結的緣故。這個揣測似是而非，因俄國祇想三者均分。日本及沁克雷在庫頁島仍然各一畝的。況且，俄國宣佈與沁克雷解約是在日俄公約成立以前約七閱月；當時誰都不料加拉罕與芳澤交涉如此迅速，事體就得一解決也。……沁克雷所以失敗者，其國籍與對日的惡感未始非一部分原因，但嚴格地說，蘇聯政府停止沁克雷的契約，還是合法的。一九二五年正月間作者問主要油田租讓委員會秘書，如果沁克雷謂俄政府破壞合同，因在美國鼓動反俄，布爾希維克如何處置？他祇很簡單地回答說，我們祇消合同條文公布了就是了。

蘇聯政府力言沁克雷未履行條約，法庭亦維持政府的論辨。

沁克雷條約第二款訂明租讓人須於一九二三年正月至一九二四年正月開始工作；一九二四年三月底以前須製圖呈報其工作結果。這一條沁克雷並未做到，蘇聯政府依約再展期六個月，但直到展期期滿，沁克雷仍無若何動作。

這些事實沁克雷公司並不否認。但在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逐日公審時，該律師起謂該公司被武力干涉，致未履行條約。所謂武力，即指日本占據庫頁島也。初，一九二四年冬沁克雷派礦師二人考查租得地的油源。該礦師冒寒自參海威至黑龍江口，再乘雪車自西比亞飛渡而至庫頁島。詎料到埠時即被日軍司令拘捕，與同行之苦力數人同時下獄。過後待遇雖較好，但行動絕對不得自由，不久乃承日軍殷勤護送出境。當時的情形如此，沁克雷當然不能履行任何條約。所以該公司的律師以為這是武力干涉。

然而此事蘇聯政府完全否認。政府方面的意見是這樣的：沁克雷接受租讓約時，庫頁島已被日軍占據。沁克雷明知莫斯科不肯——且亦不能——以軍事

能力驅逐日軍出境；承租油田是他自己所願意的。他亦明知情形複雜，將來一有糾紛，他即不能履行條約。今條約既由沁克雷簽字，茲事當由他自己負責。

日本占據庫頁島，沁克雷及蘇俄政府等視之未忽視。蘇俄要人多次謂正因日本占據庫頁島，又因俄人希望沁克雷美的政治勢力可以制裁日本，所以油田纔租給美國公司的。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蘇聯機關報伯賴夫大 (Pravda) 發表一篇文章，內容有這樣的一段話：「沁克雷的承租俄油，當然是政治性質。協約中第一條謂將來美政府若不肯扶助該公司履行其條約，蘇俄政府有毀約之權。沁克雷公司明言此項條約將視美國 外的策略而轉移。雙方的意見均以爲條約之能實現與否祇在美國之能合作與否爲斷。然而，實際美國並未有是種合作與對外方略。蘇俄政府無論如何外交手腕忙忙沁克雷在庫頁島先事工作，但美政府始終未有若何表示。」

這篇文章的作者堅快地否認費取的話，說俄美中間有種「友誼」的關係。他再接下去說：『美政府在世界民族中最遲承認蘇聯，這不是美國的錯處。沁克雷不能使美政府予以相當的合作，藉以實現其條約，這亦不是美國的錯處。』

從這些情形看，同時從蘇聯領袖所發表的言論與報紙所登載的文章看，俄國把煤油田租給沁克雷，分明是要鼓勵美政府共同驅逐庫頁島的日軍。當時美外交部若切實照會日政府要求撤退庫頁島日軍，或者外交部對俄政府稍稍表示好意，沁克雷的租約必不至於中毀，而日俄公約亦不必會附帶規定庫頁島煤油必須租給日本新狄嘉了。美國如未錯過這一點，其在遠東——尤其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的地位當遠勝於今日呢。

莫斯科地方法庭判決沁克雷油案之後，該公司不服，爰即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向蘇俄最高法庭上訴，但最高法庭仍維持地方法庭的原判。留心此

案件者當極明瞭俄政府自有毀約之權，沁克雷在法律上絕對沒有聲辯的餘地。案件開審以前兩方律師曾仔細研究俄中情形，發現沁克雷公司破約之處殊屬不少。

關於此事，美國前外交部祕書，現任沁克雷法律顧問的勞勃·蘭新（Robert Lansing）於一九一五年三月十二日函沁克雷公司，內容係關於俄政府的毀約權問題有所辯論。但在原信中他亦承認沁克雷確未如約於限定期內開工煉油。所以沁克雷沒有保守條約中之所規定，這是各方所公認的事實。現在發生問題的厥惟武力干涉問題。但俄法官駁稱：租約簽訂時的情形不能謂為武力把持，且日本派兵占據庫頁島事條約中亦明言之；沁克雷公司所呈，認為無充分理由。

蘭新的信係致沁克雷公司副主席費取，這裏是第一次給他公布了。信中第一段是條約內容的事實記載，接着他就這樣寫：

「綜觀以上蘇俄政府取消其與沁克雷所訂條約，完全沒有根據，蘇俄法庭即加以駁斥。

「我所以如此主張的理由簡單言之如下：

「此次條約係兩方充分瞭解後的協定，當時日本占據俄屬庫頁島，其占據時間咸知必不甚暫。條約第三十五條有所謂……因「軍事行動」或「無以抵禦的勢力」……「條約所訂開場工作公司必致於遷延時日」……等語。這樣語氣分明表示簽訂條約時雙方都知道時間方面必有遷延的可能性。所謂「軍事行動」，條約中又未說明指意外發生的軍事行動而言。蘇聯政府不能貿然以此即行取消條約。

「蘇聯政府接受存款金盧布二〇〇〇〇元時，當然明道日本的武裝占據或致防礙公司的開場工作，現在俄政府竟以此沒收此項存款，其行為至不公道。

「據協約所訂，條約簽訂後五年內，公司方面除于第二年底以前建立煉油所一座，又于第五年以前建立第二座外，五年中不必作若何其他生產。現在公司方面曾忠實保守此條約，但為駐庫頁之日軍所阻止。故公司之失信完全由于武力干涉。而且，在第一年中公司亦無像蘇俄政府所云，有開始生產的責任。……」

勞勃·蘭新（簽字）」

一九二五年八月——庫頁島日軍撤退後第四月，沁克雷條約取消後第三月——油田租讓委員會與日本在莫斯科開始交涉。蘇俄特命前駐北京蘇俄公使安道夫·喬飛 (Adolph Joffe) 為委員會副主席，且命負責辦理此事。七月間日本駐俄公使 Tanah Tokichi 抵莫斯科，同行者有日本煤油公司代表 Nahozato 將軍與 Mitsubishi Corporation 之重要職員 Okumu a M zao 諸人。他們告訴租讓委員會，日銀行團已籌得一千萬元，作北庫頁煉油的資

本。

兩方交換意見後，八月十七日即開始具體的討論。租讓大綱已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廿一日的日俄公約中規定；但詳細規定又費了五個月的討論。

討論中最感困難的厥惟庫頁島的工人待遇問題與蘇聯政府徵收的租金問題。日本自始即要求在庫頁島絕對廢除蘇俄的勞工法。這一點蘇聯實無法應許。他們即使暗自贊成抽取工人一部分的利益，但事實上決不敢如此；因為這就是把工人交給國外資本家讓他們剝奪工人的利益。所以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這一點蘇聯絕對不能承認。

日本因此要求輸送日本及中國工人來庫頁島工作，其數目不加限制。但這一點蘇俄亦覺有同樣的困難。

第三點就是租金問題。

這是當然的事，日俄兩方的代表都時刻向各該政府報告情形，東京及莫斯科

科若未加以相當考慮，談判中什麼都不能決定。兩方政府都欲預聞談判的情形，日公使參加簽字禮，也是這緣故。

經過四個月的仔細考慮，經過幾次幾成僵局的危險，租讓條約終於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由兩方簽字了。當時簽字着俄方爲蘇俄最高經濟委員會 (Supreme Economic Council for the Soviet Government) 主席才欣斯基 (Felix Dzerzhinsky)，北庫頁島聯合煤油公司 (Associated Northern Sakhalien)，石油公司 (Petroleum Corporation) 方面爲 Nakasato，該約同時亦由外交部副部長簽字。

工人待遇問題最後的決定是：日本公司必須遵守蘇俄的勞工法。工會須由日人承認，在蘇俄通行的工人的社會保障，每年二星期的休假與一切類似的待遇，日公司須一例保留。工人無論隸何國籍皆受同等待遇。

工人分子凡高等技術工人百分之五十得由外國入口，但普通工人俄人須占

百分之七十五。蘇聯政府又聲明每三年政府有查驗工人成分之權。日方以爲庫頁島是工業落後的區域，人口極少，多以捕魚爲業；高等技術工人在東西比利亞實無多大用處。但俄政府以爲僱傭勞動的永久制度不合布爾希維克的原則，且入口工人的限制與人數的遞減是租讓的必須條件。在庫頁島工作的工人得無費住宿，膳食則付相當膳費，其價格由蘇聯政府規定。

租約有効期間定四十五年。北庫頁島東岸產油地面寬有四千八百狄西町 (Desiatines)，其中半數租給北庫頁聯合煤油社會，另一半或由蘇聯政府自行開採，或再租給第三者。租約又規定北庫頁其他油田約四百四十方哩，亦于今後十年中亦由聯合會社細加探索，所得由兩方均分。

關於租金，每年若出產三萬米噸，蘇聯政府抽百分之五。以後出產每加一公里噸，俄政府即多抽百分之二十五。每年出產若加至四十三萬噸，則租稅以百分之十五爲度。此外，價值噴井油百分之四十五的租金又百分之十至百分之

三十五的汽油稅金——多少以揮發油的成分而定——得每年由蘇聯政府徵收。每年百分之四的普通租金尚不在此例。

聯合會社付免稅出口油產物。一切機器，裝置及原料等，舉凡係煉油所需者，進口皆得免稅，工人所需之食料貨品亦然。公司亦得在該地建築房屋，鍊油廠以及埋設輸油管利于工作之設施。將來條約期滿，或因特別緣因，條約先期失効，則油田中的一切設施均歸蘇俄政府所有。日本一切權利均告終止。

日俄兩方的爭執歸蘇俄最高法院作最後的解決。

蘇聯對於條約內容頗為滿意，尤其因為三分之二的油源仍在自己手中。參與談判的蘇俄礦師求利未取 (M. Gurevitch) 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莫斯科工商報上寫：

「從前北庫頁島被日軍占據時，俄國與沁克雷的協定較今日所定稍欠滿意，當時想由沁克雷的政治勢力使美政府解放庫頁島。嗣後因沁克雷沒

有履行條約，協定遂爲蘇俄最高法院所撤銷。現在俄政府與日本直接交涉，結果中德，決庫頁島問題，而條件又遠勝于往昔。今後俄國經濟必有所發展。蘇聯在國際上的地位亦必提高。』

同時，日本對於此條約亦頗滿意。十二月十五日莫斯科的經濟生活 (Economic Life) 發表聯合公司代表 Nakasato 的話說：

『吾人深信今茲的協約爲日俄邦交的保障，且條件的實現將來必是兩國建立友誼的工具。』

『日本煤油的需要日漸迫切；現在北庫頁的煤油出產正足供日本工業之用。北庫頁東岸目前皆爲荒原，今後日本的企業必能使之日漸發展，日本亦得分沾蘇俄的經濟進步。』

『日俄雙方皆以爲日本的工作若上軌道，三四年以內日本即不必再向外國托辣斯購買煤油了，且即其海軍及工業亦可恃庫頁島而無恐慌。這一

點對於日本的經濟政治都有同樣的重要。還有，因庫頁島的油田一時不能達最高產額，日本還想從高加索盡量購油。所以庫頁島條約簽字後不久，駐俄公使署秘書 Sasaki 即往參觀敖得薩 (Odessa)，巴統 (Batum) 及巴庫等處，研究煤油出口至日本的可能性。沙沙基與報界記者晤面時說，日本現從美國及其他各國定購大批煤油，但尙不敷所需。

再說，『從相距五千哩的美國購油，所費至不合算。所以庫頁島的煤油對日本備極重要，因北海道與庫頁島相距僅四百哩也。』所以，不論日俄有無政治的聯結，至少他們曾有一個關於煤油的聯結；因無論從那一方面說，日本購買俄油比世界任何國都較為便宜。

俄國在與日本訂約時具有充分的誠意，當無疑議。不過，協約之所以能得最後完滿的結果當然在於兩方的態度。庫頁島之約不僅是兩邦相托及友誼的表示，且亦為將來和平的保障。世界如有不幸的事體發生，即會應響日本的

經濟狀況，茲事即能引人注意，設法加以制止。庫頁島煤油使東京一切不靖的事體都平復下去；且亦是在醞釀中的中日俄三角同盟的重要成因。

庫頁島條約之有政治彩色，日本毫不加以掩飾。聯合公司要人 Kshahava 晤莫斯科以斯乏西亞 (Ivestia) 記者時，公然把庫頁島條約與中日俄同盟連在一氣。他力言日本如何需要俄國的煤油，煤炭，麻皮食鹽等物，并說：

「因此，日本與蘇聯對於彼此間經濟關係的發展應極加留意。這個是很大的刺激，使日俄與中國聯成三角同盟，將來在遠東的政治上當占極高的地位。三角同盟的成立對於各該國內的利益又絕無妨礙。所以這個同盟目前殊為可能。」

關於庫頁島事宜尚有一問題沒有解決者，就是俄國自己保留着的庫頁島油田的租讓問題。這塊油田所產煤油至少與日本公司所租得者相等。然則俄國對此將如何處置呢？他們也許把牠租給歐美的油公司，也許會再給日本公司；也

許他們就自己動手提煉亦未可知。

俄國若要把這塊油租給任何美國公司，勢必發生許多政治的障礙。若租給英國或法國，日本亦必同樣地反對。不過，是否應該和蘇托給日本，而予以相當專利，這在蘇聯方面是個問題。然而亦未嘗為不可能的事也。

蘇聯國內煤油界亦有許多對象。這許多人中，莫斯可石騰油新欽堯主席洛麻夫很可得政府的租讓。中國為煤油大市場，該處工業正在發達，鐵路正在建築，而煤油燈之應用尤不能勝計。俄人從前若自己在庫頁島煉油，其在四萬萬居民的市場中的營業當遠勝于今日；霸佔中國油市，現在互相競爭的美孚公司與亞細亞公司現在當不能施其伎倆了。現在若重新去開闢新油田，則非具大筆資本不可。大宗資本，是目前的俄國所辦不到的事。

非日屬的庫頁島油田的將來因此陷于不可揣測之中。其解決大概視日本公司的進行情形而定。庫頁島的油約把日本從世界二大油王——即美國與英國——

手中解放出來，二者皆爲日本之勁敵。日本公司若始能明瞭這一點，其與蘇聯政府的關係當無多大阻礙。

第八章 在波斯王國的種種

整個世界鬧着油荒，人們在地球表致處尋找煤油的時候，與巴庫隔海遙遙相對的北波斯煤油富源却冷冷地在等候着。這個近裏海的煤油礦，美孚公司，英波公司，沁克雷，法銀行團以及日本等都在殫心極力謀獲該油田的所有權。然而，他們的企圖結果皆歸泡影，因為俄羅斯政府手執該處的鎖鑰，始終不肯放棄。

在煤油的逐鹿場上，油源的所有權固極重要，但油源的治管能力的重要，殊有過之無不及焉。照這一點說，波斯油源事實上不能不為蘇聯所有矣。

俄國對於北波斯油源所以有優越的地位者，第一是地理的，第二是政治的。試觀地圖，波斯的北五省毗連巴庫，距波斯海峽有七百哩的高山廣漠。從油田與海峽之間埋設輸油管祇可說是工程上的偉績，且若經高山峻嶺壓油而至

海口，出品的價格必致中傷其營業。波斯絕對沒有鐵路，一切機器及裝置南面不能輸入，非藉千萬駱駝之力不可。其困難可以想見。

從商業的觀點說，北波斯油田惟一的出口祇有經過巴庫，渡高加索至巴士統，再至達達尼爾 (Dardanelles)。不然，即使油管可以直通波斯海峽，但從布什爾 (Bushire) 或其他海口至歐洲的航路較自黑海的航路遠得多。至於鐵路，即使可以建築，成本亦不合算。總之，波斯油田的必需品的入口，及其出產物的出口都各經高加索不可。這是很可能的，該油田的粗油可在巴庫煉油廠提煉，其產物由巴庫，巴士統線輸至海口。最後的結果，俄海口 巴士統將成為波斯煤油輸至市場的門戶。

所以單就地理上的形勢說，俄國是足以梗阻波斯油田的任何稱讓，因承租者如不與俄國構通，俄國隨時可以拒絕其經過俄國境地的。『大自然』祇應用其「優勝劣敗」的原則，忘却人類之所謂平等；其所賦予的客觀的形勢被人

類的心王所利用，所發生的結果就是政治。

波斯油田之歷史，始於俄國時代的一個偶然同事。這是一九一六年的三月，一個喬治亞 (Georgia) 籍的俄人名 阿克基·尼佛列夫 (Akaki Neflerov) 者得波斯政府的允許，擬在北五省煉油。不過，這個特權經由俄皇壟斷授許，未經波斯國之通過。這是波斯的政治經濟的柔弱使然。老大的波斯近來歷爲英俄所爭逐的小鹿。因爲俄國要向南發展，英國則向北發展。其前鋒共抵于波斯，波斯遂爲二強國死力競爭的對象。英國欲取得波斯，藉以抵禦俄國向中亞細亞的進展，亦以防衛其玉璽印度，且亦可以北溯高加索。同時，俄國要在波斯謀得根據地，藉以抵禦英國向高加索的進攻，抑以保護其在中亞的產業。英俄兩國相搏，競爭了許多年代。直到一九〇七年宣佈其在東方的休戰。因爲英國需俄國的協助，以抵抗日趨強悍的意志；同時俄國亦得匈奧的進攻巴爾幹所擾。還有俄國垂涎土耳其與海峽。彼此利益相通，英俄法遂結

爲三角同盟共禦德意志、土耳其與匈奧。處在這種情形之下，俄國與英國的衝突不能不有妥善的處置。這一點試觀俄國無力與英國繼續苦鬥又不能專事孤獨的事實，其底蘊便可想見：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中，俄國受日本重重的一個打擊，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國內發生革命風潮，巴庫損失最大，國家元氣大傷，其在亞洲的休戚遂成爲絕對必需的事。因此，一九〇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俄外交部長以斯弗爾斯基 (Svolsky) 與英國駐俄公使尼哥爾生 (Sir Arthm Nicolson) 在彼得 簽訂條約。這個條約訂明兩方皆不預西藏，俄國承認英國保護阿富汗；波斯 由英俄劃分管理。公管的區域，俄國取北部，一邊與俄邊界及黑海 界，另一邊與波斯 界線，自喀 至喀 (Kashgari-Ishin) 經伊里巴罕 (Isabar)、葉斯 (Yezd)、喀克 (Kakhek)。至波斯邊界及阿富汗邊界的交界處爲止。北部以下爲中部，不屬任何國所有。中部以下爲南部，與阿富汗及俾路芝斯坦 (Beluchistan) 相毗連，歸英國管理。從一九

○七年至一九十七年波斯都受這樣的瓜分管理，波斯民衆竟默無一言焉。

俄皇軍隊駐于波斯北部。如果他再解散波斯的國會，或要驅逐波斯政府的美籍經濟顧問出境，他就任意進兵；占據從英俄協約條來的波斯北部。所以吾人不難明瞭俄皇何以能爲波斯政府把北波斯的油田公債租給澳大利亞。此一九一六年事也。一年以後，俄國又爲革命所擾，布爾希維克累于內戰，無暇及此，其在波斯的勢力遂等于零；于是英國乃奪取波斯全部，派兵進駐高加索，想從俄國手中奪取其煤油富源。

然而不久之後，紅軍即滲透高加索，其勢力且伸至北波斯的英軍根據地。加斯太利亞很知道必否認俄皇的租讓，遂于一九二〇年五月八日把其租讓權賣給英波公司，得價銀十萬磅。（傳聞事後又得二十二萬五千鎊云）

英荷公司必以爲俄國必須費若干時間以恢復其在波斯的勢力，故遂安心接收加斯太利亞的租讓權。然而，這個估量是錯了的，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蘇俄政府與波斯政府訂了個條約，四月間第一個蘇俄駐波公使羅斯丁 (Teodor A. Rohstein) 遂入德哈蘭 (Teheran)。俄國依據條約，自動地放棄前俄皇所掠取的一切租讓及特權。不過，條約又訂明，這些歸還的租讓等等如未得蘇俄政府應許，不得轉讓其他外資。

加斯太利租讓就這樣自然地取消了。同時，英荷公使從加斯太利亞得來的租讓當然亦歸無效。波斯對此自然極其稱意；因為英荷公司于一九〇一年在南波斯的豐裕租讓，使該公司及英政府于波斯國內的經濟政治及和平已有極大的應響。現在波斯北部若再作荷蘭租讓，波斯必至于如伏地的諸侯了；這種租讓在俄國亦必是個勁敵，因革命的俄國對於這被壓迫的東方民族深表同情也。

然而英荷公司始終不肯接受波斯政府的話。該公司開年會時，公司老板查里斯·格林葛 (Sir Charles G. Geelway) 對於波斯政府表示十分驚異，且始終

懷疑波斯政府是否真地採取自殺的政策，拋棄英荷公司的要求。

英荷公司與英外交部都謂加斯特利亞係喬治亞人，并否認蘇聯政府在喬治亞的太上君權。

但在另一方面，波斯官場以為茲事已經了結，并已與美孚公司開始談判。談判的結果頗為滿意，且于一九二一年麥本黑利 (Medwell) 即照會波斯政府應許洛克斐勒會社在北波斯油田得五十年的租讓。關於此事，羅斯丁寫：「波斯此舉完全錯誤，因俄波條約第十三款訂明該項油田若未得俄政府同意，即不能租給第三者。此點波斯竟完全忘之。」這是羅斯丁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致德哈蘭外交部的國書的內容大致如此。

英荷公司對此亦迅加反對。該公司買了加斯特利亞的租讓，就力為這是該公司自己的租讓，美孚公司沒有接受之權。美孚公司遂因而大怒，這不單因為英荷公司是她的歷史上的同行大敵，且直接是由於英政府（英政府是英荷公司

的大股東)。這種情形實際加重英美外交上的暗礁。英美外交早已發生糾紛了的。一九二〇年四月，聖勒摩煤油協定 (San Remo Petroleum Agreement) 由英法兩政府安定，均分米索不達米亞的油田，使美國絲毫無着。從此以後英美的外交形勢遂趨嚴重。

這件事在美國油業者，確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因為這就是世界最富的油田被他們奪取去了。接着，國際間的形勢好像觸電一般，美國外交部與重寧街 (Downing Street) 之間的充滿了血腥的國書不斷地往來于太平洋上。威爾遜總統於聖勒摩問題發生時，即抗議英法于一九二〇年三月四日瓜分伊來克 (Iraq) 油田。三月十五日倫敦的美國公使 大衛 (John W. Davis) 兩科崇伯爵 (Earl Curzon)，簽謂『帕勒斯登及伊來克的英政府當局已私自給予英煤油業者以特殊利益，且暗中積極謀占該地的油源。此舉所給美人士的印象極為惡劣。』柯崇未及答復以前，聖勒摩協定即于七月二十日由報紙發表；大衛立即協

向英外交部呈遞國書，警告英政府，謂英法間此種協定根本違背敕令的原則；所謂敕令的原則，即帕勒斯登及美亞不遠米亞事實上已為英國殖民地也。柯崇于八月九日回他一個諜文，語氣極強硬。他說：「英國在牙軍隊占據地時期即暗自計算以奪取其油源……此語毫無根據……」他再概然地說，美國未加入國祭連盟時，即無從干預英國的屬地問題。真的，諜文滿紙都是受的話，暗射美國在海地 (Haiti) 與喀斯泰里加 (Costa Rica) 的紊亂的煤油政策。諜文中語句的無理，美外交部于十一月二十日的覆書中甚有「子誑不辯」之句。美外部秘書苛爾培 (Colby) 謂美國既曾參加大戰，又為大戰的調解人，那末大戰善後事宜的討論美國何嘗不能參加，和平條約 (Treaties of Peace) 所規定的特權，美國何嘗不可享呢。

這個論點，英政府「和平堅決」地繼續加以駁覆。幾月嚴重的時期過去之後，英國總覺其在東方的帝國主義的政策已被干涉；伊來克的亞拉伯人日趨活

動，很爲英國所焦慮；猶太民族主義者在磨拳擦掌，靜待其在帕勒斯登政權的批准；大不列顛在近東的從大戰得來的利益亦無從收受。她很想國際聯盟同盟者能予以臂助，但英國或其他任何國都不敢觸美國之怒。而美國少何嘗甘心稍予讓步呢！

不得已，英國遂派卡德曼 (Sir John Curran) 親赴美國冀求問題之解決。卡德曼于戰前曾任聯合煤油會社指導 (Inter-Allied Oil Director)，嗣後任英政府之煤油發行委員會主席。又英波公司職員。聖勒摩協約亦是 he 起草的。這次他的美國之行是英國在她世界煤油政策上與美政府漸趨瞭解的表示。

然而在美國的一般空氣對於卡德曼的使命的完成竟毫無補益。關於此華外交部與美孚公司意見相同。且彼此實互相鼓勵焉。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即卡德曼抵美之前一日，替格爾在美國煤油業聯合會的華盛頓會議席上作這樣

的演說：

「我們的英國同行們解釋英國自休戰以後所取的地位，因此告訴我們，美國若能供給世界煤油之百分之七十，英人當默無一言。這完全是滑稽的論調。他們不是所以叫我們閉着眼睛趕快耗竭我們的煤油，趕快丟開我們的煤油業呢？老實說，美國的煤油工業絕對不被他們所愚。美油業者必須注意國外煤油業的發展。」

替格爾接着又坦直地討論聖勒摩協定，并附帶警告其國人，謂美國「爲自衛起見，也許不能不停止其國外的煤油供給。」換言之，美國要預備對英及英煤油公司宣布煤油的封鎖。

忠實的政治家把這問題在美政府的上院提出討論。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議員麥克拉(McKetta)解釋此說：「英國若不得美國的煤油供給，其海軍的恐慌將不堪設想，多數潛水艇將歸無用。英國不得已必與美國作最後的決鬥。」

現任外交部秘書的議員閣洛克 (Kellie) 提議，政府利用條約保護美國在國外煤油業的發展。加爾福尼亞的議員弗蘭 (Phelan) 所言亦如是。參議員之維持美孚公司者殊不乏人。

卡德曼在美國少事勾留，即回英國，其努力當然歸於失敗。回國後晤新聞記者時，其語氣頗為消極。他總括目前的情形是一種危險的局面，且持此說者亦不止彼一人。吾人祇消看當時的兩方報紙，即可知一般的意見如何憤激，而兩國的關係又為如何險惡。有幾種雜誌甚且預計英美有戰爭的可能呢。

然而一九二二年三月四日，修士繼哥爾培之職以後，他立刻着手解決此事，因煤油政治比什麼都重要也。兩國紛紛地交換了許多諜文之後，英國雖尚不服美國的駁覆，但柯崇於三月六日的答覆已可算有了解語氣，糾紛遂暫時告一段落。國家到了恐慌時候，飛天的外交手腕亦無從施展技，一笑！

一九二二年美孚公司向波斯國會謀得北波斯油田的租讓。這在一方面說，

英美油戰中新添一層戰雲，兩方衝突愈深，敵氛應愈濃厚；但就另一方面說，解決反愈加容易。因此，卡德曼乃再作紐約之行。此行形式上雖爲英波公司顧問，但實際仍是英政府的代表，對煤油事宜仍負有相當使命也。

美孚公司在波斯所得的租讓使牠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卡德曼向美孚公司提這樣的意見：如果美公司應許英波公司分沾北波斯油田的租讓，那末英荷公司亦必把美索不達米亞及帕勒斯登油田的利益讓給美孚公司。然而不料這個半斤八兩的辦法居然止息了這場油戰，消散了美英間的戰雲呢。這個解決辦法形式上雖然很簡單，但其影響及其性質的確實爲吾人臆測所不及也。

一九二一年聖誕節所開的全美煤油業聯合青年會，比去年空氣和緩得多了，在會場中卡德曼與其美所停此提了幾次友愛的抗議，結果一切都好好地過去了。年會閉會後，卡德曼榮回英國，荷巴裏藏著英美的合作根據，臉上堆滿了由衷的微笑。美人一切反對都消弭了，國際聯盟未予以批准以前就消弭

了。

美孚公司從此再進而鞏固其北波斯的租讓。該公司以七分利息予波斯政府以一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借款，且以爲借款答謝之後，目的就達到了。然而不料，波斯却很不同意。波斯竟不顧目前的經濟恐慌，出人意料地於一九二二年三月二日拒絕了美孚公司的借款；這就是說，北波斯的租讓還未待最後的批准。不久之後，美外交部遂替洛克斐勒曾社向波斯取相當步驟。三月十七日從德哈蘭傳來消息，謂彼處的美外交機關接受政府的命令抗議波斯政府破壞『開放門戶政策』。但波斯政府對此始終不肯屈服。

然則波斯內閣究竟何以持此特殊的態度呢？個中情形，從華盛頓的波斯公使於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一日給美外交部遞了一通諜文之後，一切都明白了。駐美的波斯政府財政專使毛根·雷斯德（W. Morgan Shuster）與美孚公司作非正式的談判之後，其條文摘錄如下：

「波斯國會經一度考慮之後，即決定把北波斯油田租給新浮羅的美孚公司，并決定幾條附帶的條件，冀能保全各方的利益，附帶條件中有一條是美孚公司如未得波斯政府的同意，不得擅自轉讓油田，此不過明白告人，油田純由美資而已。這個決議遂由雷斯轉達美孚公司，并問該公司是否已就敝政府熟望，遂予以具體的確定。

「交涉經數閱月；交涉期中英波公司代表會特訪美孚公司，并知照該公司，謂加斯太利亞所擬租讓。波斯政府已經許該公司繼承。一九二二年二月美孚公司遂表示願與英波公司在平均互惠的原則上，共圖波斯油田的發展。此後美孚公司與英波公司所作協定的條文，我屢索不得，於其內容無從知悉。但我深知美孚公司與英波公司合作，此事必為敝政府所不滿，我亦曾一再告美孚公司，勸其不立爾爾。惟該公司以爲這是唯一可能的辦法，并擬新草約，於本年二月間呈敝政府核准。果然此二月草約因與

英波公司有關係，遂爲敵政府所拒絕。波斯國會與美孚公司與英波公司有如此關係，爲政府儘量解決油田問題起見，終於本年六月十一日議決，許政府得完全權與任何獨立負責之美公司交涉北波斯油田的租讓。政府既得全權解決此事，遂與沁克雷煤油公司及美孚公司同時進行其交涉。

「六月收盡，美孚公司表示不願接受波斯國會前決議，暫獨承租北波斯油田。美孚公司此種斷絕英波公司的希望的新態度於六月三十日諮呈波政府。同時波政府接沁克雷會社的意見。八月間美孚公司重新呈遞意見，并擬有具體的草約。波政府因煤油租讓極重要，慎重起見，遂將二大公司的意見交國會特別組織詳加討論。

「國會及政府對二公司的意見詳加討論後，美孚公司又不欲具體決定其辦法，遂派代表來波重與波政府直接洽商。政府以二公司的意見均不足保安波斯的利益，一概加以拒絕。因爲如此，國會遂想把油田的租讓事宜

決定其詳細的辦法；任何著名美公司若有誠意租讓，政府即可依法進行交涉。這些油田租讓法，美孚公司似乎不能服從，故亦不作若何提議，而沁克雷會社則絕對同意於國會的決定。所以去年十二月波政府與沁克雷代表簽訂煤油租讓契約。

「北波斯油田由純粹的美國經營，其發展為意中事；新澤稷與美孚公司對於所謂加斯太利亞租讓仍在美孚英波合作的原則上再作進一步的要求。

「關於租田的詳細爭辯不必再事謀議，免瀆河聽。美孚公司若以為藉與英波公司合作之力已得具體的租讓權，何必費二年之久與波政府周旋此事？二年來的交涉經過，很足以表示美孚公司今茲表示之誠意的可疑。

「美孚公司為美國大會社，但際此情勢當採取波斯民族所唾罵的政策，而又公然宣布其自加斯太利亞所得租讓權的成立，願於波斯政府否認

底下勉強施諸實現，此誠為吾人所大不解者。

「美孚公司同情於英波公司，不負責的競爭，此舉殊為錯誤。余與雪斯德一再提出忠告，但美孚公司仍于一九二二年二月遞呈意見，尚欲依平等互惠的原則與英波公司合力提取北五省的煤油……」

蘇俄政府贊成并維持波斯政府的意見。美孚公司與英波公司取同樣態度，在蘇俄的眼中看，美孚公司將與英波公司一樣地不可接受。即使在煤油競爭以前，煤油尚未為世界最大的商品以前，俄國回來的政策就是勿使不列顛接近裏海，因不列顛一入裏海即可應響俄國在高加索及中亞細亞的權勢；百年來英俄所鬥爭者在此，一九〇七年兩國訂約暫時休戰者，在乎此。現在世界到了煤油時代，俄國對英的老策略尤有加緊實施的必要，因英國眼見巴庫及古羅士的油產，覬覦之心日切矣。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之間，俄國正忙于內戰的時候，英公使與油業者乃從容設策謀高加索，該處半徑三百哩之廣皆為世界最富

的煤油區域。這塊油地若是租給任何英公司或英美聯合公司，英勢力必可及于俄邊境，他們即可以此為根據地，漸漸向俄羅斯進侵，結果有自俄手中奪得高加索的可能。在俄人眼中，英的野心確是如此。

因為如此，蘇聯政府根據俄波條約第十三款所訂，於卡德曼的紐約和會之後，遂亦抗議美孚公司的租讓。要是美孚公司單獨進行，蘇俄亦不特別反對；但現在該公司與英波公司攜手，其為蘇俄所不許，實有過于不列顛矣。

美孚公司與英波公司雖遭波政府的峻拒，但還繼續其努力，且又鼓動國內的反動勢力，以資挾。斯時沁克雷會社亦正在要求租讓中。

沁克雷對於北波斯油田的競爭是以商部祕書胡佛的提議而參加的。參加時正當「美孚公司已得租讓權而絕不夢想其有撤銷之一日的時候也」。

商部 (Department of Commerce) 對於外交部之維持美孚公司，竟出此形同陰謀的手段，這點令人不解。關於此點，尚有更吾人注意者：波斯政府的美

籍經濟顧問密爾斯保博士 (Dr. Mi. Ispaigh) 與美國駐波公使賴皮康非 (Rabbi Cornfield) 爲油田租讓問題屢屢發生衝突。密爾斯保博士係于一九二二年赴波。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二年之間經濟顧問曾爲美外部的煤油專使，其意趣傾向于誰，讀者當可想見。傳聞謂密爾斯保與賴皮的衝突終于使傾向于沁克雷的賴波不能不下台。

無論事實怎樣，沁克雷于一九二一年下半年至一九二二年底在波斯統取進攻的形勢。他亦効法美孚，英波各公司，極力謀各政黨的維持，後來果然使波斯國會于一九二三年六月十日撤銷美孚公司的租讓權，且宣言北波斯油田將租給任何獨立的美公司。沁克雷的前途遂大放光明。

像波斯這樣的國家，時機的轉變極慢。這個東方民族老歡喜裝腔作調，盤馬彎弓，故事不發，政黨領袖們得藉此弄一注橫財。所以結果勝利歸于沁克雷。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波斯政府與沁克雷簽訂草約，沁克雷以一〇〇〇

○○○借款的代價租得北波斯的油田了。

然而正當此時，轟動一時的梯卜院醜案發生了，沁克雷的信用完全掃地。好事者特別把此事遍傳波斯境地，以之破壞沁克雷的名譽。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正當沁克雷納賄的醜案宣傳得甚囂塵上的時候，德哈蘭報紙又登載沁克雷向波斯首相納賄有二十七萬五千元的消息。這個消息雖為當局更正，但傳聞又遍及全國矣。

一九二四年沁克雷代表與波斯當局作詳細的討論，但無論租讓或借款，都未得具體的決定。

際此暫時靜寂的時期，日本商人抵波斯，此項商人聞與日政府有密切關係。因此倫敦日日電聞社的外交通信員謂：沁克雷承租北波斯油田的困難或將有利于日本焉。不過這位先生的揣測終于錯了；日本與北波斯油田關係後竟毫無所聞。

最近法國又來了。法資本家對波斯政府提這個饒有趣味的提議：法資本家發起組織一國際資本團，每國入股不得逾百分之二十。據波斯報紙麥克雪 (Meksher) 謂，該資本團予波政府借款五千萬元作鐵路建築費，惟以北波斯油田的租讓為條件。波政府得享油業盈餘的百分之二十，但四分之三應劃作償還債務之用。

法資本團是項計劃能否見諸事實，目前不能預卜。但該資本團若與德國的美孚公司銀行有若何關係，前途必與美孚，英波同遭打擊。照現在看——該資團仍是與沁克雷同夥的。

梯卜院醜案發生以前——尤其是俄國表示厭惡以前，沁克雷深得波政府信任，這是沒有問題的。一九二四年波政府似已決定把油田租給沁克雷，甚且願先支借款。詎料正在此時這獨立的美公司却于轉瞬間失其獨立性，交涉遂歸停。一九二五年波斯新聞界得報謂沁克雷與不共戴天的美孚公司交涉受盤事

宜。不數月，俄政府即知沁克雷會社根本已經倒台，其產業實際已歸洛克斐勒。無論此事兩方是否承認，蘇俄總信其如此。美孚公司與英波公司攜手的時候，即深致俄政府的拒絕與波斯民衆的反對。現在沁克雷與美孚公司聯絡，故亦招同樣的反對無疑。所以除蘇俄國在波斯的勢力完全消失，沁克雷必如美孚及英波各公司一樣難得北波斯油田的租讓；現在波斯國民黨在新國皇黎若可汗（Riza Khan）領導之下，勢力日強，而黎若可汗却深得蘇俄的同情，以為波斯必藉蘇俄之力然後可以抗英。情勢如此，沁克雷成功的機會亦可知已。當然，近東的地理形勢，就是俄屬高加索為北波斯煤油出入門戶之地理形勢，俄國自無法轉移，又一九二一年俄波條約所予俄國的政治根基，俄國當亦不肯放棄。所以伊蘭達斯德（Iran dust）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六日莫斯科的共產黨報上寫：『蘇俄政府如不可以許可，北波斯油田的租讓（該租讓全權在於俄波條約第十三條）必成僵局。這是絕對無疑的事。』

最近波斯自己對此問題似已有解決辦法。三月間，波斯實業家及高級官吏若干人——黎若可汗亦在內，當時尙爲波斯首相——共同組織採辦公司，共有資本約十八萬元，擬作開採北五省油田之用。該公司的出產大概祇能供給國內一部分的需用；因爲北五省的藏油雖報豐富，但南北交通不便，北五省各地，俄油反較便宜。北五省採油的範圍如更擴大，煉油必利用俄國一切生產器具，其出品等于俄國貨品，真的，北五省油業的發達與否將完全以俄國所投資本的多寡而定，因爲照目前的情形看，北五省的油田除俄波二國以外，他國皆不易着手，且黎若可汗的新興亦未必有其他更好的辦法。

結 論

主宰蘇俄煤油政策之主要條件，是她的經濟力量。同意於祖讓請求者，以及接受未來的躉購者與否，全然依恃這國家的發達與否。所以，最近四年裏，政策有一種急劇的轉變。公開的工商業刊的一位記者寫着說：『熱內亞及海牙時期，是永遠成爲過去了。』

枯涸于飢荒內亂及封鎖的蘇維埃，在一九二二年，幾乎是準備結束能救它們的急遽的任一買賣，雖是這種事會貽累於國家的將來，也是不願。現在，這些壓迫的環境，是永遠成爲過去了。

上述記者繼續着說：『外國資本能很有利地投資於蘇維埃聯邦。任何人們想我們可以放棄革命功績，或是，想乘機侵略我們的經濟利益，他便犯了大大的錯誤。』

這兩句簡潔明瞭的話，便是莫斯科的租讓與煤油出口的政策。煤油業者或許無暇懺悔，不過，倘若他們有時間的，那末，最好忠告他們去追悼熱內亞與海牙時期的過去，因為他們若是握住了貢獻給他們的機會，現在已管轄着俄國的石油工業了。

便是遲到一九二六年，依然可以看到有些煤油公司，還沒有得着熱內亞與海牙的教訓。他們等待着布爾希維克派必然的被逼着屈膝於他們面前。可是他們應該更明瞭些是。因為這些公司，工廠及政府，解決他們致蘇維埃的困難，延遲一刻，布爾希維克派所進行的交易，也要困難一些。歲月如流的過去着，一九二一年的破產時期遠去的消逝過去，自信力便益加發育起來，布爾希維克派的後部，也益加堅固起來。歷史的紀載顯示着，一九二二年所首肯的要求，在一九二四年是拒絕了，一九二五年準備採納的情形，在一九二六年是一概取消了。

從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甚至一九二三年，俄國的煤油富源是惹動歷次的襲擊。第一次是帝國主義的政府，派遣大兵至高加索及庫頁島（Sakhalien）。繼之，他們在會議中阻撓每一個解決俄國「問題」的計劃。最後是「大營業」公開的伸出手來。牠在承認政府的途徑中，埋置障礙物，牠想排斥石油，牠指示債主聯合會去做反對莫斯科的煽動工作，而且還援助孟希維克派在喬治亞的起事。結果是，俄國的石油富源對於蘇維埃外交，做了許多年的義務。莫斯科與華盛頓的關係，若沒有美孚所要求的巴庫石油富源時，會很久的比眼前更親善些。日本海軍的戰員，以及日本工業主義的前鋒隊，若不是以為佔有北庫頁島的油田，比租賃更需要些，那末，日本的承認蘇俄，將早些批准，而東方局面也會大不相同地造成。英荷亞細亞公司，因為一九二四年的英俄條約，或許會損害亞細亞在高加索復原有產業的可能性，所以彭動英國債主來反對這協議；否則，英俄條約也不會成爲泡影了！沒有世界對於俄油的渴

慾，在俄國恢復元氣的前途上，許多的困難，將不會發生。

布爾希維克派不論跑到什麼地方去，煤油帝國主義總是一個刺刺不休地緊隨着他們的害物，而且當他們尋求和平，商業關係，以及諒解時他總是拿敵愾心，詬罵，阻撓來對付。

起初，石油托辣斯是躲在背後而由牠們的政府代理一切。可是，以後這地位關係是變遷了，我們看到許多公司站在前線。不過牠們後面是有各國內閣的堅決維護做保鏢的。

熱內亞成爲政府干涉私人事業的利益明顯例證。亞細亞的委員，波以耳大佐，第一個以柯崇的介紹信而與沁克雷相遇。張伯倫曾在衆議院裏通知，英荷亞細亞公司，是得着英皇的官吏的同意與指示，以請求高加索的租讓的。這會議集矢於這個租讓的問題上，而在各種進行中，魯意佐治與其部屬，是爲特忒定撒姆耳以及柯黑恩等人爭鬥着的。另一方面，美國大使卡爾特，是公開的

頭着美孚煤油公司的把戲。法國與德國的政府，也是如此。海牙不過略加變更的重複一次。公開的，這是國際間的惡戰一場。實際上，外交家們是鉅大的煤油組織的從心所欲的工具。

在適當的時期，這些政客或許會承認這種行爲，而反對給他們的任何羞辱。他們能巧妙的申辯着說，爲什麼不增加我們國家所管轄的煤油富源呢。這是國家的事務，好像獲得饒富而未開發的土地一樣。好像驅遣海軍以保護糖托辣斯，砲艦以保護在中國的商業，或是立約承認墨西哥政府，以及與絕對不損害煤油公司的權利的國家，維持友善關係。

同樣，要求俄國政府所有的產業，取消國有權不是美孚公司，而是修士。但是這位國務卿，祇要知道他在加入及脫離外交部的前後，都做了這石油公司的法律顧問，便可知其梗概。因爲美國各組織的財產美孚煤油公司以外，是沒有被收歸國有的。祇有巴庫的諾貝爾油田與煉油所，是被國家取去，而這正是

美孚所要求的。所以修士要干涉了。

在庫頁島也是一樣。Mitsui商人在與俄人的數次會議上，並不主張，除非煤油租借與日本商行，北庫頁島的日兵將不能撤盡。但東京政府爲他們這樣主張着。可是當日本這一點的交涉勝利以後，穆讓又跑到Mitsui Corporation會社的手裏去了。

煤油托辣斯的利益與外交家的政策，其間的密切聯繫可說是近十年來重大而引人注目的政治發展。我們已援引無數的例證，來說明蘇俄，土耳其，墨西哥以及其他國家的外交事項，是嚴重的受着世界煤油托辣斯對於他們的態度的影響的。在美孚，英波及英荷亞細亞公司方面，擴張至外國油田的貪慾，已經是而且將來會永久增加的，在大不列顛與美國的國際關係間，刻着深深的痕迹了。這在美國方面，尤其是確實。若是美國經濟上獨立起來，她必需在世界煤油工業上，維持着她強大的把持權。而且外交部也將在美孚及其助手在國外

所戰勝的煤油產地上，照樣指示着途徑。這樣的煤油帝國主義，附帶着戰爭的最危險的種子。爲了煤油及市場的原故，美國雖不公開的，但實際上已在她的經濟範圍內，至少加上一打拉丁亞美利加的共和國了。同樣，福特菲爾斯東在來比利亞 (Liberia) 種植橡樹的計劃，可變爲美國深入非洲的第一步。我們不能希冀，講求實際而視「商業爲第一」的美國，當牠的原料來源危險時，會因任何纖芥小事而被惱止。設在十年或十年後，北美的石油富源，危險地吸近枯竭時，美國國旗將在前線領導着一批煤油播散者及油管敷設者。

美孚煤油公司與蘇維埃政府間的協議，或許可以無定限的延擱美國在別洲搜求石油土地的需要。因爲若是適當地籌劃着，俄國油田，不單能輕易的應付美孚及蘇維埃石腦油新狄嘉的歐洲顧客，而且便是加爾福尼亞，得克薩斯，俄克拉何馬，和墨西哥的出品，所不能供給的美國消費者，也可以應付裕如。

各種證據，與湯姆遜 A. Beeby Thompson) 的意見吻合。即俄國煤油「

工業是日漸進步，而產品的出口，也佔了重要地位，這是不能否認爲世界煤油事業上的經濟動力的。雖是蘇維埃石油托辣斯的總賬記載着一九二三年的虧折。現在這油的田，當豁免了報効費，地方稅，共和國及聯邦稅以後，這油田生產了大規模貨的純利，而且是工人的社會改進費的大宗收入。過剩的贏利，再投資於這油田，以便促成堅定的進展。從一九二四年起，這工業的各部，也已註冊了。

因這些發展的結果，煤油已成爲蘇維埃政府的無價資產。牠的國庫與牠的國際地位，是很有利地受了牠的影響。俄國的石油富源及出口，在她與法，意，英，土，日，美的關係中，處一異常重要的地位，煤油的命運，在俄美事項中，是註定特別重要的。因爲一個國家是最富有的大生產者，另一個是最大的消費者。石油是俄日言歸於好的膠漆。在波斯當英國繼續存在着的時候，牠增加了衝突的因子，臆測起來，這必能產生牠與蘇聯間的齟齬。不過，這是一

種絕無僅有的例。普通講起來，俄國的貨有，運用，或管理油田，牠的範圍是地面上任何地方都莫與比倫的環境上對於俄國人民發生了利益而不是損害。蘇維埃當局，現在處理這些的態度是，允許大量輸出於歐洲的大部分國家。這事實使蘇維埃代表在數次的列強外交家的會議席上，獲得相當利益。因為煤油對於外交的機械雖會常常阻礙，但有時也會擦些油上去。或許更正確些說，牠的作用是轉變了。牠起初是莫斯科與東京間友誼上的惱人的障礙。現在是引致到熱愛的氛圍中了。同樣，美孚煤油的地位，許多年來，是美國與蘇維埃間建立正式關係的最有力的阻礙。但是俄國煤油工業，及俄國普遍情形的急劇進步，加上世界市場的轉換方向，日漸不利於美國石油商人，却把美孚煤油公司的態度改變不少。這轉變一定會把美俄復關係的時期引近起來的。

「想思石油」是國際關係間喜劇與悲劇的普遍解釋、好像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想思女性」一樣。依然相信大戰是爭持着以保障和平，或是為德謨克拉西

而使世界安全，或是保衛國家光榮的人，現在已頹傷地失望了。煤油不是現代唯一的開釐原因，不過雖是把牠當做普遍應用商品的進程，非常短促，牠却比任何基督教理想的防獲手段，釀成更多的衝突來了。當牠在每一種交通事業及工業活動，變成更需要的時候，牠將釀成更多些的注意與更多些的犧牲了。時光一天天過去，恫嚇的事情，一定會發生。莫蘇爾紛紜與墨西哥糾葛，還活躍於心中的和事老，應該不會把「和平，和平，和平」向世界乾喊幾聲，就心滿意足吧。這是沒有人會聽的，因為這是不能做到的。祇是用一些力量於國際齟齬之根本原因的分析上，以及在每國民衆中和平份子的組織上，在這種鼎沸之秋，除了有做砲灰的機會以外，什麼也不會得着。渺茫地反對戰爭，是沒有勝利的。首要的事務，還是反抗造成戰爭的力量。眼前的煤油大王們，便是這些力量中的主力軍。利用他們鉅大的財產，與發展得很遼遠的組織，加以在他們的國家經濟中所佔的中樞地位，這些「瓦斯」皇帝運用驚人的政治力量，而能加

不可抵禦的壓力於各政府以及政府部屬。當一種爭點發生時，內閣閣員總是寧可保衛少數石油貴族的利益，而忽視了平民的比較大的利益。任何在美國的人，他若要詰問，煤油托辣斯怎樣操縱他們的政府時，他祇消回想梯卜院醜案。這可無疑地證明：內閣裏至少有三位閣員在參加許多計劃，想剽竊整個國家的大煤油貯藏，置諸少數私人公司之手，以便他們自私自利地開拓。

煤炭王已退位了；煤鐵或許當一九一四年夏季，鎗聲開始霹靂的時候，已在計劃上次大戰而成名了。現在煤油是正當其的時候。我們生存於煤油時代，煤油帝國主義也正在馬上耀武揚威。下一代或兩代的歷史，將於煤油戰爭的燈光底下讀之。

一九二九年八月初版

煤油帝國主義

實價 六角



著作者 斐西爾

翻譯者 聞傑鐘

發行者 明日書店

代售者 各大書局

上海 明日書局新書出版

王以仁的滅幻

王以仁遺著 實價一元二角

割匪

許世著 實價肆角

秋瑾遺著

王紹基編 實價三角

葬

顧仲起遺著 實價二角五分

春之橋

李百英著 實價三角

藝術論

蔣徑三譯述 實價二角五分

戰後世界資本主義

研究

羅巴三著 上卷實價九角 下卷實價八角

蘇俄消費組合

丁華明譯 實價三角

馬戲班(代售)

張子三著 實價六角

性的殘疾與人工受

娠

弗蘭克大衛著 (印刷中)

新興文藝短論

許傑著 (印刷中)

知覺的分析

勃洛特著 (印刷中)